

篇說部

武俠長

自

收換 = 批 7050

邊荒大俠

98

二車全

邊

俠

上冊

行刊社應供書圖達大



清代北派  
武俠小說

# 邊荒大俠傳

目錄

## 卷壹

- |     |          |          |
|-----|----------|----------|
| 第一回 | 嵩山寺僧俠識英雄 | 睢州城宦裔娶賤婦 |
| 第二回 | 爲幽歡瑣奴除眼障 | 聞奸計拾子動心機 |
| 第三回 | 詳言尸變險語驚人 | 痛哭主靈傷心逐僕 |
| 第四回 | 偵陰謀掀翻狀夫案 | 驗顱骨昭雪覆盆冤 |
| 第五回 | 走鐵鍬淫婦忍奇刑 | 探玉觚能人逢異叟 |
| 第六回 | 空堂談劍事事駭聞 | 深夜貽書種種不測 |
| 第七回 | 尸解證功風塵留迹 | 劍術剖秘仙俠同途 |
| 第八回 | 甄姑娘解示易筋經 | 張輔臣邂逅販布客 |

第九回 談盜迹騾踏袁時中 走危途店落姐己廟

第十回 迎接貴官轉驚店媪 怒誅盜探巧救章娘

第十一回 過天風喬裝酸棗嶺 馬鴿子戰賊張耳崖

第十二回 張安馬陷誤落賊巢 雲姑窮途忽逢壯士

第十三回 奮智勇雲姑救主人 脫陷阱輔臣斬頭領

第十四回 搜山寨主僕喜無恙 認黑痣姊弟巧相逢

第十五回 真切切下探地囚牢 錯惺惺誤收沙氏女

第十六回 赴祥符命婦先登程 擬詳稿幹員偏拍馬

卷貳

第十七回 聞俚語張安起情思 盜馬匹陶六喪殘生

第十八回 祥符縣刑政顯清明 磬先生風塵小遊戲

- 第十九回 訪官聲刺客留鴻爪 慨仕路歸思動尊鱸
- 第二十回 結紅絲雙俠訂良緣 署下考一官棄敝屣
- 第二十一回 祥符縣法暉露機鋒 懷沙驛張安逢將弁
- 第二十二回 料楚材口述藩王宮 張輔臣志作風雲氣
- 第二十三回 卜年命閒謁呂仙祠 赴期約重遊河洛地
- 第二十四回 覓花狸小婢窺春色 聘飛熊僮夫充上賓
- 第二十五回 炫耀武功大言不慚 侈談活佛法力無邊
- 第二十六回 鬧庫倫蒙王失政權 獵汗山淫女逢異獸
- 第二十七回 喇嘛邪術變幻無常 孤客迷途險遭不測
- 第二十八回 丁從厚患難拯童子 韓依仁賣力捉偷兒
- 第二十九回 西藏路商客戒行程 烏梁墩英雄欣聚首

第三十回 祈神符道出紅柳海 拜聖蹟相現摩耶宮

第三十一回 閒入穹廬渾忘主客 初經瀚海別有風光

第三十二回 馬鶴子獨力誅羣盜 丁從厚談話警淫夫

第三十三回 密賣金符妄懷邪念 縱游佛殿滿目奇觀

第三十四回 打魔鬼千奇又百怪 走包帳一箭中雙雕

卷叁

第三十五回 韓依仁縱慾傾殘生 郝世隆信讒欺正室

第三十六回 小丫頭憤訴中葦事 大俠客結識少年場

第三十七回 逞豪興留戀烟花院 擲纏頭起疑長舌婆

第三十八回 沙氏女圖謀傷孤雁 吳大用設局捉肥羊

第三十九回 赤手翻斗如同霹靂 黃金借客忽肇風波

- 第四十回 玉河橋酒肆逢異人 仙樵峪月夜覘俠隱
- 第四十一回 知白子藝服燕飛來 紫金杯巧盜左鄉宦
- 第四十二回 聽讒言郎舅失和氣 聞毒計鴉鬢告密情
- 第四十三回 馬鴿子拳打郝世隆 乖毛兒壓倒沙氏女
- 第四十四回 嵩山寺英雄求劍術 火夫房噩夢感秋心
- 第四十五回 苦心學藝方下工夫 感昔銜杯又逢舊友
- 第四十六回 兩標客杯酒說原因 一少年旅途恣浪蕩
- 第四十七回 鄉村農指路潞陽山 俞大娘玩客烏梅鎮
- 第四十八回 赤楓澗一婦人剪徑 烏梅鎮兩標客羞顏
- 第四十九回 辭少林遠尋琵琶女 探山寨夜渡飛索橋
- 第五十回 當場比劍慨允婚事 假意入贅暗賺標銀

第五十一回 赤楓寨氣走俞娘子 太原城忽逢張千總

第五十二回 秦王營張安買駿馬 大同鎮姜瓖練將兵

卷肆

第五十三回 臺前演武管豹一斑 山頂立功雲程初步

第五十四回 拜義父英雄歸本姓 接嬌妻夫婦判衷腸

第五十五回 甄雲姑冷眼薄繁華 替劍客熱心再游戲

第五十六回 大俠客濟人識兵氣 宵小徒作亂造童謠

第五十七回 謀晉省姜總鎮弄兵 援滎河王輔臣赴敵

第五十八回 踰滄營威震滿洲軍 絕冠纓氣奪八王子

第五十九回 勇輔臣鏖戰滎河岸 裝病卒三勸大英豪

第六十回 甄俠女神彈穩軍心 姜總鎮危城聞敗耗

- 第六十一回 八王子擒敵打虎溝 黑雲軍渡險瓦口寨  
第六十二回 失守大同佳人濺血 棲身燕市壯士虛榮  
第六十三回 充賤役榮枯嗟無定 承天眷富貴自有時  
第六十四回 感戴皇恩御前供職 晉參經略內室傾談  
第六十五回 結英豪寵賜月來姬 捉刺客巧逢金縷女  
第六十六回 定雲南洪經略奏功 鎮曲靖王輔臣專閫  
第六十七回 享富貴英雄溺世俗 招隱逸仙俠表深情  
第六十八回 恩叨金殿坐鎮平涼 禍起邊荒悲歌末路



清代北派  
武俠小說

# 邊荒大俠傳

卷壹

嶽崎生著

## 第一回 嵩山寺僧俠識英雄 睢州城宦裔娶賤婦

劍術之起。其源實出於道家。雖以剛爲體。却是以柔爲用。全在靜以制動。功成不居。如神龍一般。隱於無形。然後方能神變自由。不墮塵障。却不可馳聘於功名之會。如一落世網。再加以聲色貨利。撓其心智。斷斷沒有好收束的。修道之士。須斷戀愛。劍術亦何莫不然。所以唐人聶隱娘傳中老尼語云。此後行事。當先斷其所愛。可見這劍術一事。純以陰柔爲用。如置身功名之間。自然是處處滯碍了。所以古來俠客。無不踪跡難測。豈真性與人殊。術使之然耳。今且將作者胸中一篇絕妙文字。寫將來請教諸公。語非無稽。事可徵信。自謂奇情。

壯彩頗復可觀哩。閑話少叙。書入正傳。且說明末年間。流寇之亂。海宇鼎沸。朝廷全力勦撫。大股匪衆。尙且不暇。那有餘力肅清地面。所以一處處揭竿而起的草頭王。不一而足。其時河南地面。越法鬧得一塌胡塗。如劉洪起袁時中等人。都聚積着數萬人。打家劫舍。所以當地各村堡。都結寨自保。便是山谷間。也不得安生。其時嵩山少林寺內。有個法暉長老。知識非常。少林技擊。本是天下聞名。這法暉武功劍術。自不消說。這當兒。便有當道重聘到山。請他去教練軍伍。法暉婉言謝絕。不想當地官紳。又放他不過。一起起書幣敦請。要他教辦團練。捍衛地方。法暉付之一笑。依然謝絕。寺衆覺得他架子端的太足。便從容叩其所以。法暉道。老僧非忽然於物。不思濟衆。特吾術所託。在勢不行。劍術之授。須視其人德質。非盡人可爲。且劍術之用。

一席話爲  
輔臣反照

又在陰以濟物。不得顯張其功。當今官紳。又未見有忠盡之誠。不過慕名豪舉。思增已譽。以邀功名。吾奈何與之流轉。稍一因循。世法可慕者甚衆。不但藝術。且恐牽纏己身哩。寺衆聽了。盡皆悅服。從此法暉。只在寺內與寺衆潛修功行。恰是聲聞所被。無端賊寇。那裏敢向寺左近踏一脚兒。因此那一帶頗爲安靜。這也不在話下。一日法暉晨起。信步走出山門。只見旭日曠曠。羣峰青翠。正在策杖欣賞。只見從遠遠山徑中。笠影一閃。轉出兩騎。一面指點景物。一面徐驅走進。法暉仔細望去。前面馬上那人。年可五十餘。緩帶輕裝。氣度安雅。神態之間。是個官長模樣。後面恰是個少年僕人。青衣大帽。手握絲鞭。生得猿臂蜂腰。豐頤廣頰。兩目灼灼。有如點漆。一張俏臉。便似羊脂玉一般。更奇的是雙眉蠶臥。濃翠異常。乍望去便如世俗畫的呂溫。

侯圖像。法暉一見，不由暗詫道：怎的這等骨相，却辱在廝養，連忙和南迎上。那僕人已翩然跳下，將前面那人扶下馬來。大家廝見過，相遜而入。到禪房落坐，獻茶。那人道：下官張名德，今赴任祥符知縣，路過寶山，特一瞻仰尊宿。法暉遜道：老衲伏處待盡，曷當盛獎。名德笑道：大師盛名，遍於中州。前些時下官賤名，辱在敦請，賤啟之末，難道大師便忘記了麼？法暉一想，果然有這官兒，便道：尊官棠蔭，不是曾在彭德麼？原來這張名德，精幹廉明，甚有官聲，更能折獄鋤強，所以到處知名。當時名德笑道：正是哩，便是上憲垂愛，調任祥符。法暉驚道：那麼此去，須經過袁家寨地面，尊官輕騎簡從，一至於此，只怕不甚妥當罷？說到這裏，那少年僕人恰好遞上茶來，垂手一旁，不由微微一笑。法暉眼光甚銳，見了暗暗點頭，恰見名德笑道：實不相瞞，下

官輻重。也有十餘車輛。便連轍眷都赴任所。今現駐在山下村居。說罷。一望僕人笑道。皆因此人。還有粗氣力。途路之間。稍可放心。他名張安。河南人氏。說罷。即命張安拜過。法暉扶起道。好好趁扶起之勢。捏了他一把。張安屹然不動。法暉大笑道。端的好個姿質哩。於是命他別室歇息。這裏知客僧人。也自走來。行童擺上素點。大家一面吃一面談。甚是投機。法暉待了一霎。潛自走出。要尋張安談談。剛走過前殿。只聽後院中一陣喧譁。寺衆黑壓壓圍在那裏。走去一望。只見張安正拽起衣襟。騎馬式站穩。一手攬腰。單手把住石鼎之足。喝聲起。登時鼎起過頂。剛要挺身拽步。忽見法暉到來。連忙放在那裏。面不改色。寺衆都詫道。真好膂力。法暉也是喜悅。方要與他講話。恰好後殿檐上。一個鴿雛兒。爭食跌落。法暉心中一動。忙走去。手起一杖。

輔臣一生  
反覆無常  
總由愛見  
不斷聲在  
一失所中  
露出所謂  
婦人仁匹  
夫勇不王  
尚且不免  
何論其他  
然自是俠  
士一流

邊荒大俠傳 第一回

六

登時擊斃。張安忽的失聲道。這卻可惜。法暉一見。不由投杖長嘆。便揮退寺衆。與他談了一回。方知他雖勇力絕人。但是世俗武功。還不曾曉得劍術。便笑道。足下天姿。委實可愛。可能隨老衲山居麼。張安聽了。略一沉吟。法暉大笑道。且去去去。正這當兒。知客僧尋來。說張官兒就要下山。於是法暉同張安匆匆走去。張官已步出禪房。與法暉握手道。大師有暇。何妨辱臨敝衙。早晚得聆高論。一洗俗吏風塵。如何。張安偷眼望法暉眼光一閃。爛如岩電。笑道。這個那裏定得。遂巡之間。一行人步出山門。張安忙帶過馬來。扶張官兒乘好。自己牽騎在後。法暉道聲珍重。張安趁勢跳上馬。鞭絲一揚。擁張官兒便下山來。這裏法暉眺望良久。方回。你道這張安。究竟是何等人。說起他的來歷。十分奇特。原來睢州地面。有一個破落戶人家。主人李茂田。

生得渾渾沌沌。卻就是視酒爲命。他祖上曾作過一任學官。因此人都稱他作李官孫。這李官孫落落拓拓。百事不理。專好交結些不三不四的人。在街坊上閒撞。久而久之。便有一干青皮少年。捉他的瘟生。無非是趙大錢二孫甲李乙之類。終日價吃渴玩耍。往往半夜價聚在官孫家內。穿房入戶。通沒避忌。偏逢官孫娘子。生得花枝似的。長長身段。明眉大眼。一雙腳兒。蜻蜓也立不牢。有時節送茶送酒。作張作致。早被這千人看得心頭熱刺刺的。原來這婦人。小名瑣奴。本是牙儉家女兒。初嫁在西鄉尤大戶家。不消一年。便弄得尤大戶瘵疾死掉。瑣奴正在青年。怎守得住寡。於是就改嫁了李官孫。虧李官孫對於女色。不甚留意。過得年把。也還相安。這時見了這千少年。未免丟眉弄眼。其中李乙。最爲狡獪。背地裏和瑣奴言三語四。兩人都

有些意思了。一日李乙獨自走來。見院中靜悄悄的。剛喚得一聲。李兄在麼。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爲幽歡瑣奴除眼障 聞奸計拾子動心機

且說李乙叫得一聲。只見瑣奴笑吟吟走出。只是搖手。一面走向前道。悄沒聲的。他方纔醉臥了。說着星眸一瞟道。這裏沒人。我不留你了。李乙剛要去握他手兒。只聽門外喊道。你這廝便拉我些柴草去。也不算甚麼。說着跑進個十三四的蓬頭孩子。乳虎一般。搨着山也似一堆柴草。瑣奴喝道。你這種冒失鬼似的。驚人打怪。多早我揭掉你的皮。那孩子睜起眼道。娘。不見毛家孩子。拉我柴草麼。說着向李乙道。喏。李大叔。怎不外廂坐。我給你泡茶去。李乙滿肚不自在。只得強笑走出。這裏瑣奴那裏有好氣。一頓吆喝。將李官孫也驚醒咧。揉



着眼口內咕嚕道。你又合拾子置氣作甚。瑣奴硬性。不去理他。到得晚間。向官孫道。我看拾子。不是甚麼好性氣。終日惹的野孩子門前喧嚷。他手脚又沒輕重。前些時將後街占兒。打得頭破血出。問起他。他還合你胡吵。左右是收來的野花子。依我看。趕掉他罷。一年大一年。咱養他到幾時。官孫道。我收他時。他還小哩。只知道是姓王。他媽叫廖媽媽。有個姐姐。也不知那裏去咧。他事全不曉得。一時趕掉他。那裏去呢。便是這些年。也虧他斫柴汲水。替手換腳。等他大兩年。再遣掉他罷。瑣奴聽了。便不再說。却是從此見了拾子。臉便綳的笛膜似的。那知拾子偏覺得李乙尷尬。出入之間。暗暗留神。過了幾日。忽見李乙合官孫。越法親近。不斷的美酒嘉穀。流水送來。那趙大等人。倒有些脚步稀了。不知怎的。瑣奴也便高興異常。塗脂抹粉。一張臉。

只帶着笑。走進走出。總帶個俏步兒。一日拾子黃昏走轉。忽見李乙。喜洋洋從門內走出。一見拾子。却笑道。我剛纔到門喚你。不想你沒出來。倒出來一條狗。汪的一聲。險些咬了我的脚。虧得你娘娘。急忙趕開。原來你主人不曾在家。我脚也沒駐。便出來咧。拾子罵道。常來不息的忘八蛋。李乙聽了。只好白瞪兩眼。揚長而去。這拾子跑入。只見瑣奴正紅郁郁的臉兒。雲鬢微鬆。靠着房門。磕指甲兒。拾子沒好氣。自入廚下。吃些冷飯。剛要睡覺。只聽瑣奴在牕外吩咐道。拾子。你明日到丁字溝。斫些山柴來。我給你帶些胡餅。便當中飯。拾子一面答應。一面暗想。這當兒到處柴草。爲何巴巴的遠去。這丁字溝距家二十餘里。便須一日。惦懨之間。忽若有悟。當時沉沉睡去。次日果依言帶了繩擔胡餅。匆匆走去。卻將自己積錢數百文。就市上買了一

擔山柴寄放在相識人家。他在家們左近潛身伺察。果然已分時候。李乙走來。須臾與官孫把臂而出。一面笑道。今日咱在南窪孫桂喜那裏吃個體己酒兒。吃醉了便連夜下來。趙老大等慣胡攪毛。快別招他們。說着匆匆去了。拾子剛要探頭。只見瑣奴嘻嘻跑出。儘力子礮一聲。將門關好。李乙聽得。不由回頭一笑。拾子這當兒更瞧料幾分。便一聲不響。靜觀其變。不多時瑣奴開門探頭望望。唾了一口。重復關好。直待日斜時分。忽見李乙忙忙走來。兩支眼東張西望。觀得無人。忙去叩門。便聽得吱咿門一啟。李乙倉皇閃入。拾子見了。拔脚便跑。悄一推門。業已關得牢牢的。拾子方要轉向後牆。只聽背後闐一聲。一人直撲上來。連忙轉望。却是他同伴夏愁子。不容分說。拖住拾子道。難得你閒在這裏。咱們快要子去。拾子道。沒得工夫。愁子

閒閒着筆  
然不爲  
奸夫淫婦  
寫照

瑣奴畢竟  
心虛

作鬼臉道。好人。你只幫個場兒。等我擺佈了毛小廝。咱們吃他娘的油炸膾。那些不好。拾子急道。越說沒空哩。愁子無奈。只得撇了嘴。走去。這一耽延。不打緊。却有人大得其所。當時拾子耐着氣。等他走遠。方三脚二步。走向後牆。天生輕捷如燕。只略一聳身。已落牆內。便由夾道內角門。掩身而入。鶴行到正房牕外一聽。反靜悄悄的。一無聲息。趕忙伏窗隙一張。不看猶可。看了只氣得拾子渾身發顫。呆了半晌。連忙悄然退出。仍由後牆跳到外面。一路思忖。十分懊惱。究竟氣他不過。便飛也似取了所寄山柴。一口氣跑到門首。叩得門一片價響。待了一會。方聽瑣奴嬌喝道。是那個這等慌張。啟門一看。却是拾子。登時兩頰飛紅。怒罵道。我料得便是你哩。拾子只作沒事。一面就後院安置山柴。一面留神。却不見李乙影兒。料得是從後牆走掉。從

此瑣奴越法看拾子如眼釘肉刺。吵了幾頓。李官孫當不得咧。便悄悄給拾子幾個錢。又給他一身衣服。命他自去生活。拾子拜別當兒。十分戀戀。只抹淚道。主人以後。酒要少用。便是門戶也須謹慎。一二。李官孫那知就裏。只含糊唯唯罷了。不消說瑣奴李乙。打得一團火熱。俗語說得好。紙裏不得火。久而久之。街坊上都有些風言風語。却是事不干己。那瑣奴又潑辣非常。誰耐煩撮這蜂窩。轉眼間過了數月。這時拾子並未遠去。只就左近賣柴自給。一日斫柴疲倦。這時十月天氣。野風凜冽。拾子只着身單衣。不由肩兒一聳。暗想道。好沒來由。往時在主人家。雖說辛苦。究竟還能飽食暖衣。不想又落在這般光景。不知主人此時。被他們撮弄得甚麼樣兒。想到這裏。意氣勃勃。即使拽開拳脚。跳盪一回。原來這拾子膂力跳聳。天然來得。睢州大

世俗眼光  
大半如此

郡。多有花拳繡腿的少年。並江湖賣藝之流。每逢人家開場較藝。他便如蠅子見血一般。天下無難事。只怕用心人。不知不覺。他已會得好些拳棒。只不過沒人理會罷了。不但如此。倒氣得李官孫痛責了他兩場。當時拾子舞畢。提拳四顧。微歎道。如今再找主人斥罵兩句。都不能了。心中感慨。越法疲倦。恰好身傍有株合抱老樹。霜皮溜雨。樹腹中空。拾子頑皮性起。颯的聲跳入。石佛般坐在裏面。將頸兒一縮。十分避風。但聽得寥寥蕭蕭。頭頂上狂吹不斷。正欲合眼睡去。忽聽樹後脚步響動。接着草聲窸窣。一人道。老三。這裏避風。咱們歇歇脚罷。一人答道。很好。總比亂坟裏自在的多哩。拾子聽得語音。暗道。這不是癩毛狗。花子賀八麼。一定是合夥伴下鄉。趕門兒去咧。正要仍然睡去。只聽兩人已撲搭聲坐下。先語的那個便問道。老三。你有

李大爺那宗俏皮事。找到你。你怎麼不攜帶攜帶我。怪道前幾天。總見不着你。原來是幹夜活兒去咧。你到底得到他多少錢呀。賀八笑道。我可是憨子哩。實不相瞞。整白花銀四十兩。那人驚道。真的麼。怎蠶似的肉蟲兒。便這般貴重。賀八道。你可說麼。人家總是有大用項。據李大爺說。要配甚麼藥。嚙可也不曉得。但是那蟲兒捏到手裏。麻辣辣的直透手背。似乎有些毒性。咱又不是郎中。給他尋了來就是了。那人笑道。你說他要配藥。也許有之。你不見他合李官孫娘子。熱得不可開交麼。拾子一聽。登時睡魔都退。方恍然這李大爺便是李乙。急忙傾耳。便聽那人恨道。總是我沒財運。若早得知。同你去。便是給你巡個風兒。也落個三頭五兩。賀八道。你不去倒好。我雖得他一注錢。却險些嚇煞哩。那人道。怎麼。正說到這裏。只聽撲扯一聲。賀八

驚喝道。是那個。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便見。

第三回 詳言尸變險語驚人 痛哭主靈傷心逐僕

且說賀八吃驚喝問。仔細一望。却是樹頭老鴉。踹落巢泥。便唾了一口。接說道。我尋這蟲兒。整費了半月之功。左近大墓墳。少說着也挖了十來處。你想幹這活兒。何等費手。必須陰雲月黑的天兒。半夜間吃得醉醺醺。提起氣來。斧鑿刀鋸。悶燈繩索。一弄兒齊備。然後走向日間踏準的墓域。這當兒風吹草動。也是驚心。啟土開墓。全仗手法靈便。自不必說。獨有尸棺前和一露。這當兒必須壯起氣。自命兇神一般。另外還有一套作用。說起來甚是怕人。便是先用刀斧。猛扣前和喝問道。朋友。你休推睡夢。怎該俺酒錢。總不見還。快開門。是正經。於是將前和剔落。這當兒又喝道。你避人不見。我便拉你出來。於是



果然潑膽  
如天

料尸身平拽出。這當兒又說道。原來你又吃醉咧。待我扶起你。啊呀。呀。這時光稍一害怕。便不成功。是用一根長帶。結作長圈。一頭套在自己頸上。那一頭便套尸項。兩手扶抱尸腰。對尸面平站起來。便又喝道。你這廝好沒道理。酒氣薰人。老子須耐不得。說罷拍的一掌。尸頰便歪向一旁。然後又道。任你東躲西逃。我只剝你衣裳償酒錢。以上作用都畢。再放手尋檢。方不致有變哩。那人驚道。喲。我的佛爺桌子。虧你竟有這潑膽。賀八道。別提咧。方纔我沒說險些嚇壞麼。便是。有一日。我看準許朝奉的墳墓。又搭着他兒媳。前月死掉。入葬不久。我想趁手撈點金銀飾物。豈不是好。這時蟲兒還沒尋着。李大爺一屁股顛來。催促不算。還說道。一個尸蟲兒。都尋不着。如辦不到。我要另託他人咧。我聽了一肚皮沒好氣。行事之前。未免將酒排悶。喝多。

了些。偏逢這夜。陰雨路滑。我一氣兒跑到那裏。三不知栽了一交。頭面搶破。剛爬來。微掀悶燈。細一端相。却不是許家墳域。忙了良久。方纔辨出方向。却是西關王回回的塋地。他們回教下葬。除兩匹白布纏身外。一無零碎。我見了。越法有氣。好容易顛倒走出。要向許墓。不想恍惚間。陡覺眼前一暗。忽的黑魃魃一堵牆似的。只管隨我亂轉。忽然一陣風過。沙石交飛。樹葉兒團團旋舞。儘力子上頭撲臉。我驚道。倒霉極咧。這一定是甚鬼打牆。今日快轉去。是正經。剛一拔脚。撲哧聲又跌入淺坑。裏面蒺藜荆棘。鋒利無比。頃刻間手面上全都殷血。我竭力撐起。真個氣冲兩脇。忽想起壓解之法。便不管好歹。解褲便溺。說也奇怪。登時眼前一亮。擡頭一看。明星灼灼。不知怎的。糊裡糊塗。就到了許家墳後了。我仔細一想。整轉了個大灣子。這時我酒

深夜讀之  
不禁毛髮  
俱豎

氣越壯便忘掉一切作用。登時跑去。就墓前一陣亂掘。前和露出。隨手打開。拖出尸。不管好歹。便如法套好。扶起來。剛要動手。忽覺那尸身冷森森。噓了一口氣。這種臭味。就別提咧。我驚惶中。就星光一看。只見那張灰色乾癟臉。兩片腮皮。只管掣動。忽的爛唇一翻。透出白滲滲。七零八落的一口臭牙。我暗道不好。剛要放手。便聽那尸磔磔大笑。那人道。啊。我的媽。賀八道。你是沒聽得哩。那聲音一百個貓頭鷹也敵不住。我猛驚之下。便想跑掉。忽想起人家說過。凡尸變之怪。都隨人陽氣奔走。你越奔避。他越追趕。又有一種邪物附託。如靈狐。燥鼠之類。都能乘人心虛。來播弄人。凡遇這事。只給他個盛作其氣。倒能鎮住。如此一想。我胆子立壯。掣出一手。拍拍便是。幾記耳光。再看那尸。也便如尋常一般咧。這次雖吃嚇。還得些彩頭。不是就尸

腦檢遍。也沒尸蟲兒。當時酒氣交盛。走轉來還不怎樣。後來細一尋思。又慄懍起來。原來幹這營生。最忌的是尸變。十有八九就要犯事。喪氣的緊哩。因此我一納頭。三天不出。當不得李大爺催促得兇。沒奈何又尋挖一處老墓。這次天可憐見。居然將尸蟲尋到咧。李大爺喜得甚麼似的。貨到錢交。自不必說。却是我還想找他點小意思。不想一連去了三次。也沒找着他。原來李官孫死掉咧。他在那裏盡朋情。給人家辦喪事哩。聽說今天方過頭期。說到這裏。忽笑道。別扯淡咧。咱們向東門裏金鄉紳宅上。念喜去罷。於是一路踢躂。兩人走去。拾子這裏愣怔怔探頭悄望。後面那人可不正是癩毛狗賀八。當時悲酸之中。滿腹疑團。暗想李乙破了大錢。尋這奇怪尸蟲作甚。怎又剛得到手。李官孫好端端便會死掉。想到這裏。冷也忘咧。登時跳出

一多淨最慕最  
席不待奇秘得  
話節待者訣來  
簡言控何信胸  
許言簡控何信

寫得悽然

閒中設色  
情致纏綿

樹腹擔起柴進城就柴行胡亂賣了一氣兒跑到李官孫家擡頭一望。不由淚下如雨。果然大門上貼了白紙。門洞內塵土狼藉。一羣家雀兒正在後檐下跳咯噔兒。見拾子闖來。撲扯聲飛哩。正這當兒。家狗汪汪的跑出。一見拾子。登時前躡後跳。竟人立起來。將兩爪搭向拾子肩頭。拾子一見。越法悲感。剛要就門後拾帚去掃塵土。不想瑣奴聽得狗叫。一路笑吟吟低頭走出。猛見拾子冷清清抹淚樣兒。登時綳起面孔道。你又來胡撞怎的。拾子哭道。我聽得主人去世。特來磕個頭兒。娘莫氣惱罷。瑣奴眼兒一丟道。你耳朵倒長哩。靈在中堂。自你去號喪罷。拾子聽了。哽咽難語。便飛奔靈前。叩頭大哭。這時瑣奴沒事人一般。自入房中走去。拾子哭罷。一面就靈前掃去灰塵。一面留神。倒不見李乙影兒。便走向瑣奴窗前。略問主人病情。瑣奴沒

作者慣用  
閒筆

活畫淫婦  
之悍

好氣道。這些沒要緊。我不愛聽。我逢人便叙說他病源。還須長百十張快嘴哩。你又不是在千里百里。難道沒耳朵。不知他病倒。活着時你望他。也還罷了。這會子只管扯淡怎的。一頓搶白。拾子好難受。望望院牆角邊。自己所用那把斫柴斧頭。業已脫了柄。橫在那裏。恰好那支狗又搖尾跑來。只管繞嗅拾子衣襟。依依不捨。拾子點頭太息。回身便走。瑣奴急喚道。嘖嘖。那知那狗偏與拾子。擠向門首。瑣奴方要趕喚。只聽門首一陣劈撲亂跳。接着人嚷狗叫。鍋滾豆爛。便聽得李乙大喊道。你這廝好沒道理。怎不給我看看狗。又聽拾子怒道。各走各路。我這當兒須管不着這鳥事。瑣奴碎步跑出。正見拾子瞪起眼。注定李乙。李乙後衣襟。却被狗撕掉一塊。瑣奴大怒。登時拎起門門。向狗跨儘力一下。那狗汪的聲躡出多遠。還痛的打旋亂叫。這

裏拾子也便冷笑走去。瑣奴合李乙歸到房中。瑣奴道：「好沒來由。那會子我聽得門首狗叫。只當是你來咧。不想却是那拾子挨刀的。」李乙隨口道：「他怎麼忽的撞來。」瑣奴道：「不須理他。倒是咱那樁正經事。何時辦呀。」李乙道：「這須忙不得。只好一年半載後再說。這會子須防人起疑哩。左右我陪你便了。何爭娶你早晚。」瑣奴眼皮一抬，笑唾道：「那個稀罕你哩。」正說話間，只聽門首又敲得拍拍價響。欲知來者爲誰，且聽下回分曉。

#### 第四回 偵陰謀掀翻牝夫案 驗顱骨昭雪覆盆冤

且說瑣奴聽得叩門，忙叫李乙藏在僻室，出去一望，恰是族中兩個長輩。原來李官孫生時，待族人十分落寞，整年價不通往來。這時面子攸關，人家不能不來瞧瞧。當時瑣奴苦着臉讓進，淡淡的談了一

回喪葬之事。族人道。便是三七後下葬。也還使得。屆時再來幫忙罷。說罷走去。不必細表。且說拾子。一肚皮悲痛疑慮。悶悶走回。那裏肯罷。當日夜間。便由瑣奴後院跳入。仍到窗下。伏覘一回。可巧李乙先自走去。沒甚動靜。次夜又去。李乙雖在那裏。却只合瑣奴調笑打趣。拾子一連聽了四五日。沒作理會處。這夜微雨之後。又來伏覘。只聽李乙笑道。好人兒。勞乏你一趟。你到厨下給我取些酒來。便見瑣奴掌個火亮。婷婷走出。這裏李乙。趑起支赤脚。口內哼唧起。十分得意。待了一霎。忽聽瑣奴猛然啊呀一聲。接着蓮步碎細。驚蝴蝶似的跑入。一言不發。軟簋簋撲到乙李懷裏。只是嬌顫。李乙忙爬起抱定道。這是怎樣。瑣奴定神良久。方噴道。都是你要吃酒。我方纔從正室死鬼靈旁走過。只聽那半棺吶噤一聲。嚇得我火亮都丟掉。酒便攔在



須防隔牆  
有耳

這屋外間哩。你道嚇不煞人麼。李乙道。快不要媽媽子氣。一定是棺木偶漲。裂樵有聲。還是吃酒。是正經說罷。走去。拿入酒來。便與瑣奴對着面。坐在榻上。一面引壺而汲。一面笑道。你嚇得色都變哩。你那一晚上的膽子。那裏去了。拾子聽至此。不由悄吁一口氣。便見瑣奴打愣道。依我主意。一七後便埋掉他。沒事一大堆。豈不是好。偏你要三七後。給他風光發葬。掩他娘的甚麼耳目。如今擺在眼皮子底下。那一時不叫人提心跳膽。難道你忘了那話兒了。李乙道。一百個沒事。不是我自誇的話。李大爺神機妙算。便是有包龍圖再世。我也怕不着他。你想那尸蟲。焙乾入肚。毒氣所聚。只有尸身髮頂。現黃豆大一顆血瘤。再就是骨黑如墨。其餘通體。休想看出破綻。便抖出尸身。都不打緊。何況好端端裝在棺內呢。這其間拾子早聽得毛髮怒飛。一

口氣溜出後牆。蹀蹀脚。自作準備不提。且說這時睢州官兒。因差公出。正是鹿邑令張名德。兼代縣事。一日放告之期。接到一起呈辭。仔細一看情節。事關奸殺謀命。不由大驚。再一看原告年紀出身。越法駭異。便沉吟一回。先就內衙靜室。將原告提進。先一審他面貌。只見這人果是個貧苦孩子。恰生得精神虎虎。聲若洪鐘。便喝道。拾子。你且將狀詞述來。拾子這時。淚流滿面。滔滔叙罷。侍役人等。都聽得相顧色駭。拾子叩頭哭道。但求老爺開棺檢驗。如與呈詞不符。小人甘當誣告之罪。說罷。昂起頭來。十分慷慨。名德雖見他誠懇。那裏便信。便喝道。你可知誣人反坐。罪加一等麼。你這點年紀。懂得甚麼。一定是受人唆使。或李乙瑣奴。平日價待你不好。究竟是怎樣情節。從實說來。本縣念你年幼。與你脫罪。就是拾子聽了。越法詞氣。泉湧堅執。

不移。張官兒誘字訣既不成功。自然須用嚇字訣哩。忽的面色一沉。將驚木拍的真響。大喝道。快看大刑伺候。左右人役。暴雷似一聲諾。接着一聲傳呼。頃刻間。唏溜嘩啦一陣響。甚麼夾棍哩。籐杖哩。夾七雜八。堆到階下。值刑人役。都雄赳赳望着本官。那知拾子全不理會。張官兒暗看他神色。倒有幾分相信。只是這開棺一節。自己還担着。偌大干係。那裏便敢冒昧。當時便命將拾子暫押。分咐左右。不許走漏風聲。自己當晚公事能。却與刑名幕友。談起這案。十分躊躇。這刑友是位老先生。頗有閱歷。當時搔首道。這尸蟲一物。本載在古書的。據云是尸氣所化。其毒無比。據這層看來。斷非小孩子能知得。並偽造說出來的。只是受人唆誘。却不可不慮。如再使人從容誘之吐實。他如再堅執不移。這案情便十有八九不虛哩。這其間就在東翁神

明照燭罷。名德聽了。連連稱善。便登時喚了兩名機警家丁。教了他一套引誘言語。遣赴拾子押所。不多時轉來回話道。那原告只不怕反坐。定求檢驗。名德聽了。倒十分驚嘆。於是主見既定。單候次日傳人開堂公審。這且慢表。且說瑣奴這時。因官孫不久落葬。正邀請族人。並李乙等。經營喪事。一切冥禮祭儀。並開筵待弔等繁文。應有儘有。惟有李乙高興之至。真個腿子都跑細。這日早祭之後。大家聚在靈前。李乙正點頭慨嘆。裝他的假慈悲。瑣奴在幃後。方疏疏落落假泣的當兒。只聽院內奔馬似一陣響。吆吆喝喝。搶進幾名公人。不容分說。提索一抖。套了李乙瑣奴便走。衆人這一驚。都呆在那裏。少時聚攏來。胡噪良久。只得衆族人暫爲停喪。急去探聽不表。且說瑣奴李乙。被衆公人拖捉出來。登時傳動街坊。一路上潮水似跟了許多。

李乙還沒人理會。惟有瑣奴這種妖嬈樣兒。顧不得鞋弓襪小。被拉的跌跌撞撞。沒口子吱喳嚷道。太太犯了甚麼事。也犯不着這等裝腔。難道我發喪犯禁麼。公人道。俺這是奉令拿人。你見官辨理去罷。一路喧喧。不多時已到縣衙。報將進去。張官兒登時升堂。先將瑣奴叫將上去。一望他面貌。早已心下明白。只見他眉峯微逗。顴骨峩聳。妖媚之中。一團悍氣。因略問數語。帶過一旁。然後提筆發落。值刑吏喊道。帶李乙。左右接聲一呼。振起堂威。早將個神機妙算的李大爺。慌作一團。當時戰抖。抖跪於案下。張官兒笑問過年歲職業。猛喝道。有人告你。託尋尸蟲。賴酬不給。有這事麼。李乙方一愣。那瑣奴急說道。沒有沒有。這會子又不喂魚。誰尋濕濕蟲作甚。你老爺連捉蟲打鳥的小事。都管起來。不怕累壞了麼。左右喝道。禁聲。張官兒一見。哈

哈哈大笑。袍袖一擺。急的從屏後帶過兩人。一個是癩毛狗賀八。一個便是拾子。原來昨夜晚上。已將賀八拉到哩。李乙一見。便覺頂門上颼的一聲。恰還當是賀八放詐。剛要開口。那知瑣奴忽見拾子。料得事兒尷尬。又驚又氣。登時眼珠一轉。哭喊道。老爺給小婦作主罷。這奴才人小詭大。他因調戲我。被李乙撞見。方纔趕掉的。有一日清晨。他還偷藏在茅廁邊。覷我屁股哩。張官兒怒喝道。掌嘴。正這當兒。只見賀八哭道。我的李大爺。坑煞俺哩。你那白花四兩。還剩三十九兩九哩。只好那輩子再花去哩。這陣胡噪。各有狀態。張官兒一一喝住。然後命拾子侃侃陳辭。從頭至尾。將李乙瑣奴一段奸情。並同謀害死李官孫之事。說了一遍。將看聽大衆。都驚得吐舌不已。賀八將挖墓尋蟲。供了一遍。叩頭道。尋蟲是實。但交給李乙後。俺便通不

神機妙算  
何在

曉得哩。李乙料難抵賴。只是叩頭。張官兒登時命人抬得棺來。當堂檢驗。果然一如拾子所告。毒證鑿鑿。於是李乙伏首請供。瑣奴怒罵道。太太不曉得這干鳥事。給賣你們這塊肉罷。說罷雙眉一皺。索性一聲不哼。正這當兒。只聽堂下有人喊冤。衆人不由一怔。欲知來人是誰。且待下文分解。

第五回 走鐵鍬淫婦忍奇刑 探玉觚能人逢異叟

且說張官兒。命帶上聲冤人。細一研問。却是李官孫一個族長。原來瑣奴的淫濫行爲。族衆懷憤已久。今遇拾子仗義鳴冤。所以急趕來質明其事。張官兒見案情都實。只羞着瑣奴招供。便拍案喝道。瑣奴賤婦。你還賴到那裏。快些招來。連問幾句。瑣奴只是不響。張官不由大怒。喝命杖脊。早有狼虎似公人。應聲跑上。那管瑣奴花研玉潤。一

把拖翻。剝去上衣。早露出雪也似一身細肉。趁着酥胸玉乳。真個是漫髮號呼。玉容無主。却緊蹙眉頭。咬得牙吱吱怪響。忽的湧身一掙。便奔拾子。早被公人手快。登時拖轉。七手八脚。服事到杖牀上去。雙懸玉臂。拳跪兩脚。早現出玉版似一段脊梁。李乙一見。只痛的兩手爬地。大哭道。謀殺之事。是我一人所爲。這婦人並不知情。瑣奴聽了。忽的嫣然一笑道。得哩。李哥你有這句話。我總算沒白結識你。由他們擺佈罷。說罷纖腰一挺。只聽刷刷。簾條早落。真是一鞭一條痕。登時紅雨四飛。桃花亂落。直杖到數百。瑣奴始終無語。却是面色大變。抖喘欲絕。張官兒只很將一千人。各付所管。暫且退堂。從此一連三五日。拷問瑣奴。各種酷刑。歷試皆遍。他只是熬刑不招。水葱似的人兒。已磨折的鬼怪一般。這日却有人教與張官兒一種奇刑。便如

痛快之至



瑣奴至此  
猶不脫一  
悍字

法備好。將瑣奴捉上堂來。這時瑣奴已蓬頭垢面。轉動須人。往日風姿一些也沒得。獨有兩支眼。還似水池一般。當時一步一拐。扶吏役上得堂。偷眼一望堂下。便大笑道。你太太正想煎餅吃哩。還是我兒子孝順我。原來堂下一字兒排起了數盤鐵熬。都燒得碧熒熒的。相去數步。炙人毛髮。另有四名隸役。守在那裏。便是那所備奇刑。當時張官兒提問瑣奴。依然沒供。於是張官舉目。屢望鐵熬。慨然道。這案定如山。已不可移。你何須皮肉受苦。瑣奴唾道。太太準備合你頑頑哩。張官怒道。便喝拉下去。早有人架起瑣奴。飛奔熬前。一把掀倒。先給他脫光兩腳。瘦伶伶角黍一般。不容分說。扶站熬上。只聽吱辣一聲。青烟冒起。那一股焦而且臭的氣味。就不用提咧。於是左右人架定。走了一趟。張官喝道。轉來。如此走法。五個來回。瑣奴面孔。那裏還

此係遜清末葉光緒  
季年實事  
後此婦終  
脫於獄足  
落匍匐行  
乞作者特  
借寫來以  
著奇獄

有人形。兩目如燈。牙咬都碎。一陣額汗。淋雨一般。不由搖搖欲倒。張官見不是事。且命扶下。只聽瑣奴慘笑道。太太脚氣。剛有些熨自在。咧。孩兒們快來。你看太太饒搭上一趟。說罷。真個又走回去。恰是下熬時。爛泥般跌在地下。張官沒法。且令收禁。不多幾日。瑣奴在獄。如有所見。情知王法難逃。方纔真供無諱。張官兒將李乙瑣奴賀八一千人。如例定罪。不必細表。只有拾子仗義報主。張官兒甚爲喜悅。又知他流落無歸。便收入衙中。當了一名小僕。取名張安。執役以來。十分循謹。這當兒地面不靖。各官衙都有拳師家將等人。張安當差之暇。但以拳棒爲事。馬上步下。件件皆通。至於超越聳跳。更不消說。有時節合隊較武。張安跨上劣馬。使一桿方天畫戟。真有辟易萬夫之概。又因他捷疾如風。人都喚他作馬鷄子。隨張官兒擒捕諸盜。甚是

得力。却是他不敢自足。遇會得武功的。必要殷殷叩請。這也不在話下。一日張官兒任登封縣時。忽的縣中大戶。累累失竊。都是極貴重的金珠寶物。深扇秘閉。不翼而飛。報案呈辭。正雪片似飛來。忽的張官兒一件傳世玉觚。三不知也便失掉。合衙大索。人仰馬翻。却在失觚之所。見了兩根白髮。亮而且長。十分瑩澤。衆人倉慌。都沒留意。惟有張安暗暗納罕。過了幾天。各捕役被枷責的走頭無路。還是一無頭緒。張安見主人悶悶。便從容回道。此賊來頭。定非尋常。小人願易裝出衙。跟求一回。或能有些踪迹。也未可定。張官喜道。如此甚好。倘須多人捕拿。急來報告。於是張安草草改裝。只扮作個賣花粉的貨郎兒。穿一身毛藍短褲子。腰藏匕首。頭戴穿沿氈笠。百忙中還貼了張太陽膏。就鏡一照。活脫一個俏皮小販。於是背起小藤箱。手持搖

鼓走出衙來。衆人都笑道：「好個貨郎兒，不用拿驚閨葉麼？」一路調笑。張安就偷佯而去。走過幾條街坊，逐處留神，通沒道理。只有茶館酒肆間，大家刮刮而談，拿近來被竊等事，說得離奇萬狀。張安一連兩日，踏遍城關，還是杳無聞見。不由暗忖道：「或鄉間僻靜，倒有些方向麼？」於是附城莊村，又踏了兩日，隨處投店，更不回衙。這日夕陽欲落，走到一處小小村落，數十家柴門相望，十分幽靜。小兒女成羣作隊的呼鷄叫豕，一抹殘陽，淡淡掛在樹梢，甚是有趣。張安有事在懷，也不理會。只一手扶頭，坐在一家門首石轆轤上，正在沉思。忽聽背後所置搖鼓，嘩唧一響，回頭一看，恰是個八九歲的胖女孩，正靠定門，一指吞在嘴內，一手播弄搖鼓，笑吟吟，注定張安，搖頭晃腦。張安隨手拿過搖鼓道：「莫要淘氣。」女孩道：「噫，你坐扁俺的轆轤，值得多哩。」

張安一聽。不由笑將起來。正這當兒。只聽門內道。這死丫頭。越等他抱柴。越尋不着他。說着又一女孩跳出。比胖女稍大。一見張安。笑道。俺恰待換針線哩。你別走哇。說時飛跑進內。須臾又走出。那胖女已有些不自在。只瞪着眼呆望。便見大女從懷中掏出一物。張安一見。不由吃驚。原來是支九子金鳳銜珠釵。製作的十分精巧。連忙接過細看。斷非平常莊戶家之物。便一面胡亂檢給他針線等物。一面想用話動問他此物來歷。只聽胖女急嚷道。大姐姐。你須分與我一半針線。這銅釵子。甄大姊說是給咱倆的。那大女一聽。笑着跑入。這裏胖女登時哇一聲撇了酥咧。張安趁勢勸好他。把與他一包針線。笑問道。你甄大姐是那個呀。他有這銅釵子麼。胖女道。他那裏好頑的緊哩。許多的亮晶晶黃澄澄。彈兒圈兒的。諸般耍物。只有他爹那個。

樵老頭子。我見了他便害怕。說着忽頓兒一縮。用手急指道。突的那樵老頭子。不是來了。說罷如飛跑入。這裏張安忙隨指望去。只見樹林影裏。轉出一人。年有六十餘歲。頭戴逍遙巾。穿一件大布真襪。生得身似寒松。面如滿月。顧盼之間。神彩照人。一部銀條似長髯。直垂過腹。笑容藹然。徐徐走來。張安猛見他長白髯。不由心上一跳。原來正與那兩根白鬚一樣瑩澤。方在驚詫。那老翁已走到面前。微笑道。便是小女正要買些花粉。足下可跟我來。張安一聽。正中下懷。便提起箱跟在後面。却見他迂緩樣兒。又不像甚麼歹人。遲疑之間。已到門首。小小院落。倒也幽靜。張安到此。方要止步。老翁道。裏面來檢貨罷。於是走進。恰是三間寬敞草堂。望到二門裏。一帶房舍。甚是深遠。當時老翁讓張安進得草堂。裏面空空洞洞。只臨窗白木几上。兩卷

素書靠壁一榻。跌印隱然。還有一把長劍。懸在壁上。鞞塵都滿。像久不動的光景。於是兩人就榻落坐。張安逡巡間。正要開箱。老翁道。這不必忙。足下奔馳口燥。且用杯茶罷。說罷喚道。雲姑泡茶。便聽二門內。嬌應一聲。須臾香風飄處。一個女郎。端茶走進。年可十六七。生得端麗異常。從從容容置茶退去。老翁一面讓茶。一面道。這便是賤息。張安這時越法懷疑。因尋常買貨。那有這般光景。正想話頭。要探人家根底。只聽老翁哈哈大笑。管家不必瞞我。可是我那兩條白鬚。牽得你來麼。張安大驚。不由一回手。要掏匕首。欲知老翁怎樣光景。且待下文便見。

第六回 空堂談劍事事駭聞 深夜貽書種種不測

且說張安。猛被人識破行藏。恐有不測。要掏匕首。老翁越法大笑道。

何必如此。快請安靜些。我正有起道哩。張安一聽。倒覺羞愧無地。手又縮不轉。只得掏出道。我孤身流轉。不過借以防身。老丈莫怪。老翁隨手接過匕首。鏗的聲音用指一彈。點頭道。倒也是純綱精鑄。我與你淬磨一番如何。說罷。口兒一張。便如靈蛇吐信。冷森森一股白氣。直注匕首。餘勢一矯。颯的聲由張安面前射過。然後一翻轉。如矢之投。壺復被老翁吸入口。張安一個寒噤。氣逼良久。再看那匕首時。業已斜斷爲兩。嗒琅聲丟在地下。這時張安情知不妙。不由再拜於地。索性一字不瞞。將跟緝之故說出。老翁扶起道。這本是我有意致你。那裏怪你訪我。我正想到官了。我大事哩。明日咱們赴官。就是我踏遍各處。要訪個好官兒。完我事體。因聽得這張官兒。甚有賢聲。我所以來此哩。於是將張官兒治行。細細一問。大悅道。好好。便是賤息也。



奇語令讀者悶然惟方快絕也

一語斷定

託身有所省得無端魔障。只管歪纏。張安聽了不解所謂。恰料定是非常大俠。便殷殷叩請姓氏。老翁只笑道。我姓甄。餘事不久便曉。等我死後與你長談一回如何。張安聽罷。那裏還敢深問。遲疑之間。方要辭去。老翁道。日光已落。不須去得。明晨我隨你投案。豈不爽快。說罷。站起。邀張安直入二門。廂室中明燈輝煌。酒飯已備。却是整個價豚肩猪首。各一大盤。上面明晃晃插定尖刀。於是老翁遜客就坐。張安這當兒滿腹怔忡。略用便罷。老翁却痛飲大嚼。頃刻間酒肉都盡。然後捫腹笑道。怎的足下終有些兒女氣。可惜可惜。張安趁勢讚道。看老丈這番飲啖豪氣。也就不同尋常。老翁道。說來好笑。這個須看我興之所至。有時厭食起來。便經旬不用。也是常事。張安駭道。那麼老文真個神仙中人了。老翁大笑道。明日我便爲階下之囚。且莫聞。

談足下姑且看看我的贖物。說罷攜了張安直入正室。只見華燈光閃。那端茶女郎却早翩然迎出。此時換了一身勁裝短服。明瑤灼灼。銳履翹翹。越顯得丰姿如畫。張安一見。恍若有失。老翁却笑道。雲姑夜課。要著了手麼。那女郎微微一笑。側身自去。這裏老翁方讓客走進。張安眼光陡的一睨。只見滿室中厨几羅列。一層層堆滿金珠瑰寶。璀璨光銑。直射多遠。一層層一處處。都有籤標字注。截然不紊。仔細一看。却是寫的得此物的來歷。並估價若干。物主姓氏。大概各省都有。物主以顯宦豪權爲多。總約其價。不可勝計。張安直驚的目定口呆。恹恍走至東壁角下。却有一張矮几。亂糟糟排列之物。只有一總標籤。上寫登封縣三字。望到中央。張安不由失聲。原來張官兒那玉觚業已好端端供在那裏。老翁撫掌道。你看世上可有盜犯領捕

快人快語

人遍看贓物的麼。張安那裏敢多語。只低頭走去。須臾又見一櫛門兒半掩。張安信手一推。裏面却有抽屜。抽來一看。却有個大瓦缶在內。缶內灰鋪。不知何用。張安略一沉吟。老翁道。這便是惡人寄宿之所。張安聽了。越法納悶。便見老翁就上層抽屜。取出一缶。揭蓋一看。張安大驚。却是鬚髮模糊一顆人頭。不由急問道。這是怎的。老翁一面置頭於地。一面道。不須吃驚。天下不義丈夫。便應這般處置。老夫頻年遊行。那裏記得許多。只是這頭昨日方纔取到。我還憶得是縣紳戚廷詩的哩。張安一想。果有這戚鄉紳。素行豪橫。不過單是上年登封歲饑。他借名募積數萬銀兩。差不多都入私橐。以致縣民饑死流離。不計其數。張安出衙的當兒。他還因說訟進衙。與馬揚揚十分氣概哩。張安聽罷。越法莫測。老翁從容收頭。貯在一布囊中。攔在一

旁又徘徊一回。方與張安走出。恰曲曲灣灣。非復來逕。須臾至一廠院。黑魃魃的百步之外。恰有亮瑩瑩數支香火。錯落斜布。如星斗一般。便聽身後弓弦一響。連珠彈出。登時火亮都熄。老翁大笑道。這妮子又來熬跳了。便聽暗中嗤嗤的笑。老翁道。深宵無以娛客。你且來追逐我。試試手法何如。說罷爛銀似尺許白氣。從口飛出。天矯扶搖直上天半。倏然注落。平凝下來。四面遊射。疾如擲梭。便如銀蛇萬道。騰輝耀彩。就聽得彈聲打將去。賽如疾雨撒荷。一顆顆都落在地。連一絲白光。都沾不着。張安望得入神。只得喝彩。老翁一笑。收進白光。黑暗中却嬌嗔道。誰又能及得父親哩。一路蓮步細碎。竟跑去了。這裏老翁撫掌大笑。依然與張安走回草堂。張安見這等絕倫武功。好不小心。痒難撓。便不由殷殷叩問。老翁道。且莫理會。等我事後與你一

談。時光不早。就安息罷。說罷。讓張安登榻而臥。自己跌坐榻頭。垂眉定息。登時如老僧入定一般。張安滿腔奇駭。一時翻來覆去。那裏睡得着。直待一個更次。正要朦朧。忽聽老翁骨節。時時作響。睜眼一望。依然跌坐如故。更奇的是頂上非烟非霧。隱隱起一團華彩。閉氣良久。方纔一呼。張安大疑。便悄悄探身。伸手去候他鼻息。只覺沉重如杵。熱如火炙。趕忙縮轉來。重復臥倒。瞑目推測。倒弄的燥悶異常。心思一倦也。沉沉便睡去。及至醒來。業已天光大亮。急瞧那老翁時。早已結束停當。笑吟吟站在面前。旁倚木杖。上面便繫了那個布囊。張安連忙躍起。老翁道。事不宜遲。咱們赴官去罷。於是命張安仍携了貨箱。廝趁出來。走了數步。張安偶一回頭。還見那女郎微笑遙望。不多時將近城門。只見十餘騎壯健家丁。風也似跑來。一見張安兩人。

都各詫異。大喊道。怪道主人忽命來接候於你。不想真個來咧。張安聽了。愈加摸頭不着。老翁却哈哈大笑。衆人道。這位老翁。是那個呀。張安只模糊道。少時便知。於是一行人直奔縣衙。將老翁安置在旁室中。張安匆匆易裝。即便入見。早望見張官負手沉吟。正在房廊下走來走去。一見張安。連忙搖手示意。轉身進室。登時屏退他僕。低問道。甄俠士帶到了麼。張安這一驚。只張大了口。張官兒道。你所遇異事。我已都知。說罷。從硯下拾出一張素柬。上面字迹淋漓。十分豪氣寫的字。

令君閣下。僕遊行海內。垂四十年。一劍縱橫。與權豪相因依。殊大快意。然不過學道之餘。游戲事耳。往者大陵河之役。僕嘗統偏師。却滿人十四萬衆。會遭讒忌。幾喪其元。乃知功名之會。幾敗吾道。

嗣是冥鴻物外。潛踪濟衆。大河南北諸渠魁。所以稍晃兇鋒者。僕實陰左右之。蓋暗迹之餘。並道姓字而屢易矣。今道行垂成。法當尸解。然昂藏軀壳。願託賢侯。是用施術。弋君物色。今尊僕張安來。果罪人斯得矣。國有常典。便請授首。戚廷詩之誅。僕實藉以自爲地也。外金貲環寶若干。取諸不義。以賤窮黎於法。甚當。惟賢侯善圖之。賤息雲姑。伶仃靡託。得爲丈人屋上烏。不勝幸甚。

#### 死囚甄濟望上狀

張安看罷。連連稱奇。便將遇甄老情形。細細一說。張官兒歎道。世界上真有異人。這字兒是我今早案上所得。一定是他夜間所置。我見他再講。正說之間。忽聽二堂上一陣喧譁。欲知後事如何。下回便見。

第七回 尸解證功風塵留迹 劍術剖秘仙俠同途

且說張官兒正要查問喧譁。只見僕人飛步入報道。戚廷詩戚公子。催捕兇手。又鬧到堂上來咧。張官兒皺眉道。且請他客室少待。就說是兇手已得。少刻我便提問。僕人應命跑去。張安趁勢回道。這戚廷詩的首級。甄濟望也帶來咧。張官兒聽了。越法驚歎。沉吟良久。先命張安請進甄老。相見之下。果見他神宇不凡。甄老叩謁過。跌坐於地。張官兒道。足下柬中之意。吾已備悉。但跡奇如此。實可駭人。但盜贖坐罪。還可出入。惟有這殺人……甄老不等說完。笑道。令君慈祥厚意。感且不朽。所以犯人要託弱息哩。便請正法。不必遲疑。張官兒再三躊躇。方略一點首。又微問他劍術道理。甄老不答。正這當兒。僕人又飛報道。戚公子捧定個血淋淋的人頭。哭跳得丈把高哩。甄老便



道令君看這光景。還能法外施仁麼。原來先那僕人匆匆去安置戚公子。倉猝間。誤引入甄老旁室。戚公子見一矍鑠老翁。默坐在內。身旁倚着木杖。上繫布囊。當時兩下裏白瞪一眼。也沒打腔。少時一僕走來。將老翁帶走。戚公子閒得沒幹。便在室內慢踱。恰好走至杖旁。一陣風過。杖囊便倒。戚公子無意中扶將起來。忽聞那囊一股異常臭氣。覺得詫異。偷解來一看。不由驚倒於地。便登時捧頭哭跳起來。當時張官兒聽罷甄老之話。只得由他。便命張安將甄老帶過一旁。自己整理衣冠。忙忙升堂。方纔坐穩。那戚公子已莽熊似大步搶來。人役們都攔他不住。不容分說。將那頭置在公案。大哭大叫。張官兒道。賢契不要慌。便與你兇手就是。說罷一回頭。不多時甄老帶到。戚公子一見。勢如瘋虎。便要前撲。甄老大喝道。汝父當誅。雖假手於我。

原來如此

却是衆心皆然。如再無狀。便當連汝獸行之輩。一概誅却。你還記得西樓半夜的當兒麼。原來戚廷詩失首那夜。這戚公子正和廷詩愛姬。在西樓上香夢融融哩。戚老說罷。日光炯炯。人役等都爲駭然。再看戚公子時。已木鷄似呆在那裏。衆家暗笑。便聽得甄老不待研問。早滔滔將登封竊案。一樁樁述出。末後方說到殺掉戚廷詩一案。堂下觀者。那個不曉得廷詩居鄉德政。不由都心下痛快。便一個個擠眉弄眼。望到戚公子。戚公子覺得沒趣。便叩首請爲定案。張官兒便當堂將伊父子首。交他領去。這裏監押人犯。申備詳文。一切照例公事。不必細表。且說張安自遇此異。方知武藝無盡。自己所能。真正有限。轉覺心下愉快。如有所失。剛要趁空入獄。叩甄老武功之秘。無奈公務甚忙。接着便奉主人之命。帶了人役車騎。將甄老贓物。並雲姑

一總收來房舍入官。又將登封失竊事主。逐一招來。具呈領贓。其餘金寶等物。張官兒便貯庫存案。以備賑荒。後來縣中大饑。甚賴其用。此是後話。慢表。那雲姑當時入衙。張官兒夫婦一見。甚爲喜悅。便命他伺應夫人。這也不在話下。且說張安公務靜下來。正要入探甄老。恰好上憲公文已到。立命就地正法。這風火事兒。照例文到奉行。偏巧公文到時。將近二鼓。只好明日執行。這夜張安十分懷疑。暗想他甚麼尸解的話。究竟甚麼玄虛。難道好端端頭顱斫掉。這個人還會不交代了麼。正在沉思。忽聽杖聲。晝地。嗤嗤的響。急忙一望。正是那甄老含笑走入道。你還不寂寞麼。這些日我又取到藏書一卷。你且留看習罷。明日再作長談如何。說罷。擲書於几。張安還沒開口。他已影兒不見。驚聳中取書一見。却是本易筋經。只是上面花花綠綠。連

塗帶抹所餘清爽之字。又畫着各樣隱號。顛倒看了半晌。也湊不上一句書。却是文字極簡。不過十餘頁。與尋常刻本迥不相同。當是怔了一回。姑且收起。次日特地絕早起來。思量入獄。不想纔走出署門。又見甄老徐徐拽杖。就獄門而沒。張安見他這等離奇。便索性不去看他。不多時衙中人役陸續到來。提牢行人。也便早來伺候。這風聲一播。便關動滿城人。潮水似直趨刑場。都睜大眼睛。要看這絕世奇盜。當這兒臧公子早麻衣儼然走來。也做出苦喪臉兒。特的就刑場旁。設下香案。供了乃父木主。正在那裏作張作致。便見值役人等。高叫肅靜。衆人望去。遠遠排鎗對對。却是當地汎兵。那把總高坐馬上。左右顧盼。隨後便是壯役刑人。簇擁定一個老翁。徐徐走來。衆人都悄語道。這便是那甄濟望哩。好古怪。在獄這些日。怎倒將養的精神。

勃勃閒話之間。一行人滔滔汨汨。已到刑場。隨後鑼聲響亮。紅蓋飛揚。一乘大轎。端坐着紗帽藍袍的張官兒。距場數步。却停轎不進。早有左右人。手挾紅氍。鵠立轎旁。這當兒紅衣刑人。威風抖擻。剛一邊一個。架起甄老。左臂背刀。明亮亮鋒銚一閃。恰好張安急匆匆從人叢擠入。甄老目光一閃。大笑道。少時再見罷。就這聲裏。昂然挺坐於地。刑人會意。高唱道。大爺驗刀。一聲未盡。唳唳聲手起刀落。甄老頭顱。登時飛去。那挾氍之人。趕忙抖氍。高遮轎前。原來官中舊例。要避兇氣。張安看得明明白白。甄老橫尸在場。那裏信甚麼尸解的話。不由十分歎息。只有戚公子正忙忙哭拜木主。却忽覺後腦上紮紮實實。挨了一掌。當時官回場淨。當值人掩蓋尸身。正亂的一團糟。也沒人理論他。不消說悄悄溜去。只有張安。隨衆走轉。心內總是悒悒。忽

想起覘覘雲姑。倒底是怎生光景。便借事溜到內院。恰好雲姑笑吟吟從上房走出一些悲戚之狀也沒得轉問道。我父大事完畢了麼。張安暗道。這父女倆倒是一對兒古怪。難道我今日作夢不成。於是依然走出。直待到夜晚。越法不得主意。因想起日間慘狀。並他昨夜所語。偷直個鑽將出來。這纔嚇煞人哩。正在獨坐慄慄。偏覺冷風一吹。窗紙亂掣。一陣塵沙捲舞。那燈火燄頭。竟要燧將下去。張安這當兒。究竟膽氣未堅。剛暗道不好。便聽得窗外笑道。快活快活。今當長別。可要與君作竟夕談了。簾影一晃。一人闖然而入。直將張安嚇呆在座。原來正是那掉却頭顱的甄濟望。依然長鬚飄動。神態如故。笑微微拉住張安道。莫怕莫怕。我說過借此尸解了我大事。難道足下不曉得麼。張安驚定。便揖坐。詳叩所以。甄老道。凡修道之士。有尸解

正與輔臣  
對症下藥

之說。古籍所載。不一其人。然因緣生法。又有諸般解脫。以證清虛。如老夫生平與鐵血爲緣。所以法當兵解。在道家本不足奇。不過世眼看來。可怪罷了。張安喜道。那麼勤習武功。都可入道麼。甄老道。這却不然。世俗武功。不過氣充體勁。筋骨強健。無與於入道之事。惟深造術劍之人。方克語此。因內功罡氣。實資於導引。然後體輕氣清。騰蹕絕迹。變化無方。千里瞬息。意之所及。劍氣隨之。便駸駸有入道之基了。因仙俠兩途。事本相因。却是功行之間。先須銷除世慮。斬斷愛根。知白守黑。濟羣生於無形。然後劍術之用始尊。若一涉世途。其用便不能盡。更不必論入道之事了。張安聽罷。越法歡喜。並不思忖。冒言道。老丈看我可還能勉習此事麼。甄老笑道。足下姿稟極佳。然當於功名中著脚。性不可強。何須多問。張安又道。那麼我就一切拋却。隨

老丈去如何。正說之間。忽見隔院馬廐中。火光閃人。語嘈嘈。張安呵呀一聲。拔脚便跑。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曉。

第八回 甄姑娘解示易筋經 張輔臣邂逅販布客

且說張安。猛見火光。正要跑去。只聽隔院人喊道。不打緊的。火沒着起來。原來張安有匹愛馬在廐中。所以便要跑去。甄老微笑道。足下一馬之微。還不能割愛。似不能拋掉一切罷。張安聽了。甚是慚愧。甄老道。雖是如此。天下異人正多。嗣後如有所遇。當先求劍術植基。等世味看淡。或能易其天性。亦未可知。說罷。燈影微搖。瞥然不見。張安癡坐半晌。恍惚如夢。頗恨沒暇叩他劍術。過了幾天。將甄老這番事。從容告知張官兒。張官兒便命將甄老葬處。開來一看。裏面却是那根木杖。斬爲兩段。不由問起雲姑。雲姑只是憨笑。通莫名其妙。原來



趁筆略寫  
雲姑爲後  
文伏線

雲姑只會些世俗武功。甄老因劍術事大。不欲他學。却天生的聰捷。非常習得一手連珠彈。可稱絕技。使一口倭鐵倭葉刀。家數非常。更且端莊穩靜。沒一毫武態。當時大家驚歎一番。從此張官兒更善視雲姑。並張安。一日張安偶至內院。恰逢夫人要移那花陰石砧。那石砧恰是一青石碑頭。琢來改用。足有七八百斤。夫人便命張安去喚夫役。並帶繩索嵌槓聽用。張安走進。細一端相。微笑道。這個小人還能來得話罷。撩衣按步。蹲下襠去。兩手端定。微微一搖。那石砧已起豎少許。夫人忙道。不可兒戲。一言未盡。只聽張安喝聲起。就稍豎之勢。兩臂一奮。那石砧已平起尺餘。却是張安已累的氣息喘促。逡巡之間。礮的聲砧落於地。倒驚得夫人只管亂吵。正這當兒。雲姑走來。見張安紅着臉兒。沒作理會處。便笑道。你且喚夫役去罷。張安正沒

兩人種情  
之由在有  
意無意間

收煞登時跑去。不多時領了夫役跑來。只見夫人迎笑道。不用了。那石砧已被雲姑移停當了。張安驚望去。果然那石砧平貼貼移在曬臺前。雲姑正低鞞鬢。灣了腰兒。持帚掃拭。張安這一驚異。非同小可。當了夫人。不便多話。悶悶走轉。只彷彿掉下件甚麼事似的。不由馳念無端。忽的將雲姑一段嬌模樣。揣想一過。眼前便如有一個婷婷女郎。輕舒玉臂。歛折纖腰。就地下端移石砧一般。不覺自己倒好笑起來。便懶懶的踱了一回。忽一眼望見案上。那本易筋經。猛的有觸。頓足道。我真個呆了。此書既是其父所贈。他一定知些道理。怪道他有此異力。怎一向不能句讀。白拋在這裏。竟沒去請教他呢。想到這裏。喜不自勝。便登時揣起書。去尋雲姑。那知雲姑偏沒空隙。不是給夫人針黹。便是在後房製衣。又不便聲喚得。只好蝸蝸螻螻去覷。

爲後文大  
同節死伏  
筆

空兒。一連兩日。只急得張安熱鍋上螞蟻一般。這日夫人却命他晒晾衣服。大小箱篋。亂糟糟堆了一地。夫人檢看一回。有些疲倦。又因還須折疊積皮。便笑道。這些事兒。還是他們女孩子。來得靈便。熨貼。張安你守在這裏。我去喚雲姑來帮你收拾。說罷去了。這裏張安暗心喜。果然不多時。雲姑進來。張安道。不須你來勞碌。這粗笨事。都交給我。却有一件事。我要求你。你須不得推託。說罷無意一笑。雲姑登時嬌嗔滿面。正色道。張兄。你我一向厮擡厮敬。有話便說。何得如此尷尬。說罷蛾眉一皺。凜若冰雪。張安猛的悟會過。這室中只彼此兩人。倒羞得自己滿面通紅。趕忙從懷中掏出書來。恭敬遞與雲姑道。便是甄老丈大事畢後。賜與我的。因索性撒謊道。他還說此書非雲姑莫解。命我揣誠求教的。雲姑接書當兒。那面色詫異中已

透着淒然。這時便說道。原來如此。既重以父命。我便指示於你。張安暗幸道。妙妙。虧得我這謊撒着咧。於是雲姑捧書置几。自己落坐。那張安便如小學生就師習書一般。歪着腰兒。恭立几旁。只見雲姑纖指掀書。從頭至尾。一條條。一句句。剖析得明明白白。原來那書中隱號。各有聯絡字句之用。却是參伍綜錯。故爲離合。若非個中人。但逐篇挨行讀去。真個如天書一般了。當是張安聽罷。真賽如洪鑪點雪。心內一暢。通體泰然。不由手舞足蹈。就要拜伏在地。雲姑笑道。且莫沒要緊。快些收拾衣物罷。於是兩人皮好箱篋。當卽各散。從此張安按書勤習。神力日增。偶有滯解之處。便詢雲姑。一兩年間。早已甚是了得。這時節。萑苻遍地。張官笑吟轍所經。恃以無恐。那日張官兒去謁法暉。却正是調任祥符之時呢。且說張安。當時從張官兒走下山。

來主僕兩人。緩轡徐行。縱看山色。及到村店。只見雲姑正在店門首。張望當時張官兒下騎。先自入去。張安跳下馬。方要牽兩騎去。就槽頭。雲姑趁勢悄語道。方纔忽來一夥人。就店首探頭探腦。甚是可疑。咱們途中。須要仔細哩。張安不由捏起拳頭。哈哈笑道。此去袁家寨。還有二百餘里。料限有大股賊衆。便是有咱兩人。儘能了得。管保你那彈子兒。利市三倍哩。雲姑笑道。還是小心爲是。正言之間。只見兩個人兒走過。一色的布衣行帽。都有四十餘歲。先將張安打量兩眼。然後忽相顧色喜。雲姑悄語道。方纔探望的便是這兩人。正說時。恰好張夫人有喚。雲姑慌忙跑去。這裏張安那裏有好氣。剛惡狠狠瞪了那兩人一眼。要轉入己室。只聽兩人相語道。既逢着這主兒。咱們好歹別放過。說罷。竟蠍蠍螫螫。蹲將前來。張安只作不聽得。單看他

世上真有  
這種黏皮  
帶骨的人  
寫來好笑

兩人怎生。只前見面那人。忽的整整衣衫。拱手道。俺們要向集賢鎮去。張安眼兒一瞟。隨口道。那個問你來。那人陪笑道。不是這般講。俺聽店家說。足下這主人家。便是新任祥符縣張老爺。可知好哩。張安聽了。越法不耐。昂然道。好便怎樣。那人又笑道。便是足下這番氣概。一定是武藝高強。越法妙不過。說罷。只管彎腰嘻嘴。通沒個所以然。後面那人。却急得甚麼似的。方要自己搶上。只見張安大喝道。你這厮吞吞吐吐。定非好人。說罷。劈胸揪住。掄拳要打。只見店主人一面跑。一面笑喊道。住手住手。這是俺老主顧。楊吳兩老板。說着跑進拉開。笑向被揪的那人道。我說吳老板。莫怪人叫你作大麻木。真的也麻木個出品。有話只管說。却儘管屬癩龍的。都脫了節咧。張安聽說。是店裏客商。倒很覺自己鹵莽。於是一笑讓入室。大家見禮。談問起。

爲後文張  
本

方知這吳楊兩人都是祥符布政。方從他邑講生意走回。順便兒要到集賢鎮去。因正是一路。要廝趁同行。借點官威。覺着路上穩當些兒。張安聽了。慨然應允。又述說自己誤會之意。楊客人道。本來這當兒盜賊橫行。難怪足下小心。說着一望吳客人道。不是前些時郝大爺向鄭州接家眷去。至今還沒回頭呢。吳客人咕噥了一回道。你放一百個心。人家也是武將加鋒。怕甚裏的。你忘了去年冬裏。劉洪起那裏。三番五次價約他入夥。他正眼兒也不瞅。倒相中了買賣行咧。張安沈吟道。這劉洪起。不是大賊魁。與袁時中是一流人物麼。楊客人道。誰說不是呢。正要說下。只聽雲姑喊喚伺候起行。於是楊吳走去。整治行騎。這裏張安與雲姑也便收束行裝。服事張官夫婦。上得輿馬。大家紛紛出店。雲姑這當兒。頭挽麻姑髻。上罩青紬帕。雙紋燕

尾垂於髻後。一身短服勁裝。背了彈弓。斜佩柳葉刀。剛剛然上馬。只聽嘩唧一聲。有人翻身栽倒。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便見。

第九回 談盜迹驟踏袁時中 走危途店落姐已廟

且說雲姑等方要出店。大家正簇擁在店門首。不想店小兒端了一碗熱騰騰清滷大麵。由廚房匆匆走出。一見雲姑。兩支眼那裏還肯照顧地下。登時脚下一絆。人倒器碎。百忙中被店主人罵了一頓。大家一笑。匆匆起程。楊吳兩人。便跟在張安屁股後頭。且行且語。無非是講些生意勾當。這時吳客人却不麻木。反好說好笑。和氣得緊。剛走了十餘里。只見官道木標上。高掛着兩顆示衆盜頭。被風一吹。木橈兒晃搖不定。中有一頭。業已鬚髮皓然。吳客人趕忙唾道。這個老賊。名叫孫大旂。生平作惡多端。便是袁時中手下頭目。上年內曾夜



線錯絃來  
神情如畫

劫魏家屯方給事家。他這把子年紀。還放不過人家婦女哩。楊客人道。真個的哩。我聽說袁時中。便爲這廝。將方家都殺掉。連方公子那樣了得。也沒逃出。吳客人道。正是哩。說起這事兒來。也異樣。張安不由問道。這袁時中。究竟是何等樣人。爲何如此猖獗。吳客人吐舌道。說起這人來。更其貌不揚。身不滿五尺。尖頭濶嘴。走起路來。文縷縷秀才一般。却就是兇胆過人。滿腹機詐。你但看各路上。這裏也說袁時中。那裏也說袁時中。其實他還不定藏在那裏。凡明明聚衆紮寨。所在都是他的羽黨。他有本領指揮罷了。便如前途張耳崖那賊寨。也是他手下大頭目。叫甚麼過天風霍峻的據守哩。張兄此去。過那裏。須要仔細哩。張安聽了。只微微一笑道。不須慮得。却是方纔你向楊兄說甚麼事。異樣啞。吳客人道。哦哦。便是說的那袁時中。險些兒

即此一端  
足見袁時  
中之殘酷

被方公子索了命去。本來方公子英氣勃勃。文武皆通。上年被這孫大旂劫奪之後。豈肯甘休。便破了半年功夫。毀家募衆。將孫大旂捉縛到官。定了死罪。那知袁時中更是狠毒。便不動聲色。分派手下人。將方公子刼置在寨。說也可憐。竟生生的支解而死。一家大小更不用提。誰知方公子英靈不泯。過得幾月。恰好袁時中掠來一頭騾兒。渾身赤炭般。十分神駿。試起脚力。便如騰雲駕霧。將個袁時中愛的沒人脚處。差不多喂養刷洗。都是躬親。那騾兒見了時中。也越法有昂昂不羣之勢。從此時中出入。離他不得。一日時中易服出遊。便騎這騾。行經魏家屯前。方望着荒墟燼屋。顧盼得意。只見那騾忽的雙耳直聳。昂起頭。嗷嗷亂叫。一打轉。向一帶柳林。沒命撞去。時中方要緊轡。早一頭跌下。正撞在一眼土井旁枯柳根上。腰跨生痛。好不

有氣便跳起來罵道。瞎畜生。這是怎樣。一言未盡。只見那騾目光如炬。咆哮道。袁時中。你還認俺方某麼。俺便飲盡你一腔血。還抵不得俺全家哩。說罷奮蹄一撲。登時將他撞翻。連啃連咬。騰踏起來。時中大驚。滾避中。早已渾身都傷。鮮血滿地。這時時中從人。早嚇倒在一旁。但見時中大叫如鬼。瞅空兒滾落土井。那騾兒沒奈何。只將鋏蹄去踏井口。昂頭怪叫。將地下鮮血。舐個淨盡。這當兒從人。硬着頭皮。直聲大喊。便有過客走攏來。問知情由。都各大驚。一望那騾。却渾身汗下。好端端路旁嚼草。如常畜一般。於是大家七手八脚。將時中由井內撮弄出來。業已血人兒似的。僅存氣息。張兄。你想此事。不透着異樣麼。準是方公子橫死英靈。附到騾兒身上。張安道。既有這事。時中兇骸。應該稍斂了。楊客人歎道。那種人知甚麼驚畏。現在道。

路好不難走哩。三個遠陣閑談。已走數十里。不多時行至岔路。楊吳拱手道。俺們從此赴集賢鎮去。早晚祥符城內見罷。說罷催騎走去。這裏張安一望日影。業已西斜。距前面妲己廟宿站之處。還有三十來里。便知會雲姑。催衆贖行。自己却潑刺刺放開轡頭。前去看店。不多時到得站內。只見這所在十分荒涼。只百十戶人家。日還未落。便已緊閉圩門。張安費話許多。方纔叫得入去。就街上走過一週。通沒旅店。末後走至街尾。方見一家茅檐上。挑出個破筓籬。一個老媽子。坐在門首矮檯上。按着個十四五的孩子。給他除頭上虱垢。那邊破土牆上。還有七零八落的仕宦行臺字樣。張安一笑。便下馬走近。那老媽媽一見。早慌得兩手亂搖。一面爆豆似的說道。俺這裏不是店。一面鑿那孩子道。你這行行子。真不着掉。那會子叫你摘店鬼兒。你

直至今日  
愚民猶視  
官府萬能  
可歎

偏打你娘的瓦去。張安一見。知他見了刀馬害怕。便笑述來歷。將個老媽媽喜得嘻天哈地。沒口子說道。不是的呀。俺這裏距張兒崖。不過數十里。真被這羣天殺的攪苦咧。你這爺大馬金刀的。闖來。俺怎的不害怕。阿彌陀佛。今天官府到來。俺這裏可要睡一宿自在覺咧。說着引張安走進。一面大嚷道。苗兒嫂呀。來了天大的貴客咧。你快些將住房收拾好。幫我忙碌一切。一面又喊道。苗子哩。你快向街心黃家肉舖內打肉去。慢一點子。就怕沒得了一路胡噪。已到住房前。張安抬頭一望。那門首還貼着紅火火的大喜字兒。便見草簾起處。走出個小媳婦子。只有十八九歲。甚是伶俐。穿一身藍布衣褲。居然整潔。漆黑的雲鬢。還挿朵通草花兒。翹着兩支刺天脚。嘻嘻笑道。娘忙甚麼。說着一望張安。忽又飛紅了臉。老媽媽只樂得眼睛沒縫。向

瑣屑處恰  
是村婦口  
吻然已引  
出一章大  
娘

張安道。這是俺新娶的兒媳婦。剛過得個把月。他這住房內。還齊整些。且請夫人將就住罷。真是俺媳婦有福氣。恐怕他人一萬年也遇不着貴人在房落脚哩。說罷。引張安直入去。自己跑向前面。一揭東間簾兒。忽的啊唷道。可嚇殺我咧。原來章大娘在這裏哩。俺那媳婦就像沒嘴葫蘆。一聲兒也不響。小媳婦笑道。喲。那會子俺沒說給娘麼。章大娘來描個鞋花兒。老媽媽猛省道。是呀。我真也背晦咧。正說之間。一個少婦。年可二十五六。生得輕盈嫵娜。淡白面皮。眉目間却隱含幽意。穿一身縞素。從內走出。手內却拿個花袱。笑道。我帶得家去。插罷。老媽媽道。對不住。我送送你呀。說話間。少婦已去。張安也沒理會。便匆匆進東間。先一股新油氣味。鑽入鼻孔。仔細一望。可不正是個新房。只見紅油櫃檯上。還擺着些錫燈銅鏡之類。那邊櫃頭上。

還有半段臃腫粗的大蠟上纏紅繩連綴着喜花兒四壁雪白倒也十分乾淨。於是張安連連道好。趕忙走出飛身上馬去迎張官兒。那老媽媽一面忙碌。一面還歎道。章大娘怪好的個人兒。就是命兒孤寡哩。一望張安。早已影兒不見。原來這章大娘。是一守志寡婦。便住這在後街上。只以針黹度日。當時老媽媽婆媳兩個。掃榻拭几。百忙中那十五六歲的孩子。也持肉跑來。他便叫苗兒。是老媽媽的小兒子。正這當兒。只聽店外大喊道。喂。有活人沒有。給我拿出個把來。婆媳一望。不由大驚。欲知來者爲誰。且聽下回分曉。

第十回 迎接貴官轉驚店媪 怒誅盜探巧救章娘

且說婆媳倆正在忙碌。忽聞店外喊動。急忙一望。恰是兩個稍長大漢。都生得凶眉暴眼。敞披長衫。裏面一身密扣短衣。刀靶隱隱。橫露

腰際前面一個左頰上一記青疤。吊起兩支三角眼。好不兇實。後面那個竟一屁股坐在門首矮橈上。翹起仔踢死牛的拗嘴鞋。擠眉弄眼。很透着暇逸。老媽媽一見這兩個四不相樣兒。沒奈何走上道。客官莫怪。俺這裏方纔有人訂了店咧。那長疤的將眼一瞪道。怎麼俺幸虧不來住店。若要住店。憑他長兩個腦袋。也得讓給俺。這種烏官府。俺還沒瞅到眼裏哩。老媽暗記道。怎的他便知得哩。剛要問其所以。偏巧那塊鮮肉三不知被狗銜來。小媳婦持杖追出。那狗業已跑到坐矮橈的那人面前。那人哈哈大笑。站起一脚。將狗踢翻。拾起肉。兩眼直夠夠便奔小媳婦。老媽媽連忙接過肉。小媳婦早如飛跑進。那人却笑道。好身段兒。怎這裏還有一個。老媽媽滿肚是氣。不敢發作。只得勉強笑道。客官究竟來此爲何。那人喝道。實對你說。俺方纔



見從你店中走出一針線娘兒。他住在那裏。俺要做件衣服哩。老媽媽慌忙中。不及忖度。失口道。他便住在後街。那兩人一聽。掉頭便走。正這當兒。只聽馬蹄亂響。張官兒一千人衆。業已到來。登時與馬紛紛。集滿店院。雲姑早如一朶彩雲。翻身下馬。就輿中扶出夫人。老媽媽婆媳趕忙接進。張官兒自有張安引入廂室。安置一切。大家忙得一團糟。也沒人去探那兩人。少時張安繫喂馬畢。衆從人隨意出進。他也便走至門首。望望市面。只見那兩人正背着臉子。交頭接耳。一人笑道。反正悞不了事。咱們前半夜。且樂得頑一下子。我看方纔這雌兒越法……忽一回頭。只見張安雄赳赳立在背後。兩下裏向衆客翻白眼。恰好老媽媽忙忙走過。張安便發話道。俺主人既已落店。這閑襍人。店主人須要去掉。那兩人冷笑道。都是尋店客人。甚麼

叫閑襟人。你這種虎威勢。給那個看。張安大怒。方要捏拳。那兩人也橫眼跳起。虧得老媽媽作好作歹。那兩人方憤憤而去。這裏老媽媽悄說道。張爺莫生氣。俺這裏因距張兒崖近。凡遇這等四不相的人。誰敢得罪他。就怕的是或是寨中耳目哩。張安一笑。那裏在意。須臾晚膳罷。業已將二更。小市面安息都早。已經靜悄悄的。張安提刀。就院內外。周巡一踫。聽聽。主人都已安歇。順步兒行到後院。只聽老媽媽婆媳尙自閑話。老媽媽道。今天可忙煞咧。你看這位雲姑娘人家。真賽如絹製的人兒。我看比章大娘子還好哩。小媳婦道。真個的哩。那會子娘不該將章大娘住處。說給那兩人。他們四支賊眼。好不可惡。老媽媽笑道。那當兒亂成一片。誰可想的到哇。一面說。一面熄燈安歇。張安走了一回。也便自去就枕。行路勞頓。倒頭便着。一覺醒來。

惡賊可殺

聽聽街柝方交三鼓。忙跳起去。喂坐騎。剛到馬棚旁。忽聽得婦人哭聲隱隱。仔細一聽。還聞得有兵杖拍敲之聲。不由心下大疑。恰好這馬棚。便靠後牆。便一躍上去。再一頃耳。那哭聲却由後巷裏一家發出。凝眸望去。還見燈光影約。當時張安更不怠慢。便一連幾躍。由人家屋上。跳過後巷。尋聲奔去。却是一小戶人家。那哭聲入耳。越法嬌滴滴。十分真切。猛聞拍的一刀。斫在案上。哭聲頓止。接着有男子聲音。只管喊啞。張安忙從旁垣飛身躍入。便見正房窗上。男子影兒一閃。急就窗隙一張。不由氣湧如山。原來正是日間店首那兩人。那長青疤的。方攩腿坐定。懷中抱緊個少婦。業已嚇得痴迷不醒。長青疤的道。老大快些了事。今天讓你個頭籌兒何如。桌案上却插定一把潑風刀。餘勢猶晃。當時張安眼中發火。方要搶入。只見窗階下有一

根通鏽鐵條。張安忙拎在手。一聲大叱。踹開些。搶步直入。恰好那人正掀着大屁股。張安趁勢一挺鐵條。哧的一聲。正中腎囊。那人頭不及回。大叫死掉。長青疤的驚急之中。先將所抱婦人。向張安一擲。張安閃過當兒。他早已拔起插刀。大呼斫來。室中窄小。放不開手脚。張安只一挫身。早風也似搶到他脇下。索性拋掉鐵條。來了個單拳直冲。長青疤的被打的身形一晃。刀勢方舉。却又被張安飛起一脚。正中手腕。那把刀直飛觸屋梁。碰落下來。那長青疤的情知不敵。便忽的猛喝道。老二你快來取他背後。哄得張安果一回頭。只聽啞噪一聲。窗兒踹落。張安急回望。他已從窗口跑掉。連忙趕出。登屋四望。早已影兒不見。便不暇再趕。忙入室喚醒那婦人。仔細一看。恰是那章大娘。於是章大娘一面羞慚整理衣裳。一面哭述所以。原來章大

娘將近三鼓時分。正要收拾針黹去安息。忽的大門外喊送針黹。仔細一聽。恰是童子聲音。原來這都是那長青疤的一段詭計。好使章大娘深夜不疑。果然章大娘以爲是街坊上生意到來。及開得門。却闖進兩個彪形大漢。明晃晃刀光一閃。喝住噤聲。便拖抱進屋。章大娘哭求良久。末後見那青長疤的大喝道。俺實對你說。俺們張耳崖的寨衆。怕不着那個來。你若拗我性起。便給你個痛快。說罷。插刀在案。章大娘登時嚇昏。以後便通不曉得。方纔被人一擲。這纔甦轉哩。當時張安也自述情形。章大娘連忙拜謝。張安猛省道。可惜那賊徒走掉。既是張耳崖的人。倒好捉問他些賊寨情形。如今且搜搜死賊身畔。可有些物件麼。說罷。便灣腰去搜。此時章大娘忙着舉燈高照。只見那賊還掀着屁股。爬在地下。張安就那賊渾身一摸。果從貼襟

此是張安  
細心處

衣袋中摸出張字紙來。上面字跡清楚。還標着紅點兒。張安忙展開細看。點頭道。怪不得哩。原來這死賊。正是霍峻寨中探目。名叫喬芳。這便是寨中標牌。但不知跑掉那人爲誰。想一定都是賊中探目。爲害商旅的。說罷沉吟一回。忽的驚道。不好。不暇言語。拔脚便走。再看章大娘時。早泣跪於地。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便見。

第十一回 過天風喬裝酸棗嶺 馬鷄子戰賊張耳崖

且說張安猛的想起店中。惟恐有失。剛要跑去。只見章大娘跪泣道。恩公若去。這死賊怎生處置。張安一聽。倒好笑起來。便道。此事若經官動府何等費手。好在狗一般的強盜。使想法掩滅了。倒覺痛快。章大娘道。那麼這後牆外。便有眼廢井。將這廝丟進去。倒也罷了。張安大喜。便去如法處置。拖死牛一般。由後門拖出喬芳。到井邊一脚踹

落這小子風風火火却被井眼兒吸了去咧。這裏章大娘正戰抖抖立向後門。便聽張安道。大娘子掩門去罷。俺便回店去咧。說罷颯的聲飛上屋。但見一溜烟似的。撲向前街去了。這裏章大娘呆了半晌。自去打滅血跡不題。且說張安悄悄躍進店。喜得一無動靜。便和衣要臥睡去。直待至五更將盡。那雲姑已秉燭出入。整理行件。那小媳婦子業已揉着頭兒。就竈下溫燒湯水。兩人一面整理。一面閒話。張安聽得也便走來。不由隨口道。今天午尖後。要路經張耳崖。咱門須要仔細哩。便將殺掉喬芳之事。向雲姑一說。雲姑還沒答應。只見小媳婦猛的一顫。失聲道。叫啣我的媽。手內正拾起把銅壺。手一哆嗦。登時頃入竈眼。烘一聲。冒起白烟。張安趕忙扶好壺。那小媳婦還面無人色。雲姑笑拍他道。你這不是替古人耽憂。事兒都了。還怕他怎。

的小媳婦道。俺就怯着章大娘哩。正說着老媽媽也走來。問知所以。只有念佛。這一陣喊喳。早將廂房中張官兒驚醒。已隱隱聽得些話尾。便喊進張安問罷。又將喬芳標牌紙。要過一看。沉吟道。現在道路中。難免此等事體。我們只好加倍小心罷了。又囑咐不必告知夫人。恐他驚怕。於是忙忙起身結束。不多時夫人梳洗亦畢。天光業已大亮。張安給過店貲。大家便忙忙登程。老媽媽婆媳直送至街上。雲姑揚鞭笑道。姆姆。咱們再見罷。說罷一抖絲轡。趕上張安。簇擁輿馬而去。老媽媽笑道。你看這兩個俊人兒。不像一對兒麼。難爲他就會這等武藝。小媳婦道。娘還沒理會他那張彈弓哩。我兩腳踏住弓背。雙手拉弦。莫想開得分毫。到他手裏就如綿條一般哩。且不言婆媳走回。趕忙去望章大娘。自有一番情況。且說張安一行人衆。滔滔行去。

暗映下文  
燒弦一段

我亦云然



二十里內還都是寬平官道。少時却路經叢雜。一處處坡坨上下。四外林木也覺漸稠。原來這路兒已近張耳崖。是龍門山披下來的山麓。相傳當年漢朝時。張耳陳餘曾在此處屯兵聚衆。因此前面山崖取名張耳。這崖內地勢甚好。久爲盜賊巢窟。被袁時中火併過來。便結起一座山寨。聚積着數百人。打家劫舍。并專值劫祥符府一帶的往來行旅。寨中頭領便是霍峻。此人生得身長八尺。武藝精通。善用一條蛻龍鞭。躡高聳下。件件來得。他本是延安大盜。少年時曾在陝甘一帶橫行無忌。是時中手下第一了得的。那喬芳合那個長青疤的。便是他所派偵目。長青疤的名叫紀剛。當時被張安殺跑。連夜價飛奔山寨。到得那裏。天光方亮。便忙忙稟知霍峻一切情形。那霍峻殺人半生。那裏將張安等放在心上。却問起張官兒。不由大喜。原來

袁時中酒後多語。曾與他談起有意就撫官中。但是沒得機會。在時中本是信口亂道。霍峻却信以爲實。暗想張官兒既名重一時。正好借他作個鎖線。通聞官中。便是他不肯爲力。我且劫質他一家兒。使他不得不從之勢。袁時中定然喜悅的。當時算計已定。便忙忙佈置一切。又聞得張安等了得。欲先覘情形。便選了四個勇健。嚶囉。與自己通扮作商客模樣。各藏兵器。卽刻下山。先在距張耳崖二十餘里之酸棗行等候。原來這所在。正是張安等午尖之處。是一片荒村。僅有一座客店。按下這裏。且說張安。見路徑荒僻。便囑咐雲姑小心護行。自己却策馬先進。只見遠近村落。近年來屢遭兵燹。一處處焦原頽壁。十分荒涼。連鷄犬之聲。都稀聞得。不由攬轡四顧。浩然長歎。暗想時無英雄。遂令羣盜橫恣。那得俺張安一建旗鼓。也不使白日

寫得淋漓  
兀突足見  
張安抱負  
不凡

一幅曉行

笑人。正在奇氣空湧。只見迎頭一羣客商。結隊過來。張安停騎道。尊客從前面來。路徑還安穩麼。此去酸棗行還有多少里。衆客道。路徑還不怎的。此去酸棗行只有二十來里了。說罷交臂而過。張安心下稍安。回望雲姑等。也從後面長林中轉出。淡淡晴旭。烘到雲姑臉上。十分鮮豔。於是迤邐行去。不多時將近酸棗行。只見兩面土崖高可數丈。上面密樹陰森。中陷一道。便如深溝一般。一行人騎穿將進去。鞭聲響動。將崖樹羣鳥驚得亂飛。張安正在觀望。猛聽得絃聲一響。急忙回望。却是雲姑將一支山雀彈落。正馳馬要去撿取。張安忙叫道。快趨路罷。弄這些沒要緊怎的。一言未盡。只見從崖樹影裏轉出一個樵夫模樣的人。匆匆而去。這裏張安依舊開路趨行。出得深道。便已望見酸棗行的土埭。只見道旁一座破更鋪。壞牆上還有甚麼保

衛字樣。裏面兩個更夫。穿着破爛襖。正在向陽閑話。聽得輿馬喧動。探頭一看。知是往衛的官府。登時笑吟吟跑出。向鋪旁一站。向張安道。爺台赴站去。可要俺引路伺候麼。張安笑着。將頭一搖。人馬已騰踏而過。便一緊轡頭。先奔圩門裏。只見一條長街。僅有數十家住戶。街盡處却有一座旅店。恰好市肆下有個小販。張安心一仔細。便問道。此處有幾家客店。小販笑道。俺這裏從古以來。便是這座客店。說着用手一指道。這纔是數百年的老古董哩。俺這里有句口號。是行盡江湖路。還是吳家宿。這吳家老店。再好沒有的。張安一笑。拍馬跑去。離店數步。店夥已飛也似迎上。滿口裏辛苦寒溫。將馬帶住。張安一面下騎。一面道。俺後面人騎衆多。你那裏可容得下。店夥笑道。俺那裏跨院子院。田場草場。驢棚馬棚。寬得緊哩。你便有一啗人馬也。

著得下。您老儘管擎好子罷。一路胡噪。引張安直進店門。那裏還有三五店夥。早接過馬。忙碌一切。張安一望店院。果然寬敞。正室中空着沒人。那西廂中。却有三四客商。走進走出。衣履都十分樸素。少時從室中。扶出個長大漢子。厚布包額。呻吟有聲。似傳染病怕風一般。就廂前設座坐定。忽的眼光一瞟。却十分銳利。張安匆匆中也沒在意。就室中看罷。即便出迎主人。不多時。輿馬到來。紛紛入店。那大漢一面安坐。一面留神。直至大家都入室去。雲姑隨手將彈弓兒倚在正室廊前。那大漢方微微一笑。便向一客商一招手。兩人相扶進屋。不一時。那客商却匆匆出去了。張安這當兒。正在院棚下飲茶歇息。便隨口問店夥道。那一客人想是患病麼。店夥道。他們到這裏也不多時。說是偶患頭風。便打發個夥伴。向什麼相好的家取藥。想是等

取來方走哩。正說之間。只見一人匆匆跑來。店夥指道。這便是那取藥的人走轉哩。張安望去。那人已入廂室。却是一瞥後影。頗像那土崖上所見樵夫。正這當兒。只見一羣兒童。風也似撞到店門。喊得震天。互相嬉逐。中有一個惱將起來。便趕着一雙角小兒揪打。那小兒鬼頭鬼腦。十分靈便。登時一縮身。閃入店門。鑽在個店夥屁股後作鬼臉。門外羣兒。却一擁而去。這裏店人。正忙碌飲膳。以爲左不過是街坊頑童。誰也沒入理會。不想那小兒。竟走到正室廊下。就彈弓左右跳躍好久。方纔走去。雲姑雖出入望見。通沒理會。不多時。廂室衆客。各命鞍馬。大家扶那大漢。紛紛而去。登時院中靜下來。張安踱了一回。恰值雲姑出來。張安便笑道。少時起行。便要過張耳崖了。我看咱們分作兩隊。我帶領幾人。在先試路。你便專護主人與馬。隨後進

反振下文

發。偷有動靜。前後都可照應。你道好麼。雲姑點頭。張安便忙忙揀了兩名健僕。跟隨自己。分撥已定。上下午飯都畢。望望天光。業經過午。便不敢耽延。匆匆起行。這時張安全身勁裝。跨刀上馬。出得店門。便與健僕兩人。鞭馬先去。隨後雲姑一騎當先。護大家跟來。只見這路徑。越法崎嶇。一處處檉柳掩映。高下相連。野風獵獵。吹得雲姑衣帶飛揚。一望張安帽影。只隱隱在遠樹間出沒。一氣兒行了十餘里。甚是安穩。雲姑暗想道。凡事傳聞來。大半有一尺說一丈。這平平道徑。賊在那裏。便就夫人輿前安慰數語。依然躡行慢表。且說張安。這當兒一路留神。剛躍馬當先。轉過一座山坡。只聽樹林內。唳的聲飛起。一支響箭。喊聲起處。颼颼。早從林中。闖到四五騎。上面都是精壯莽漢。明晃晃刀鎗亂舉。一字排開。居中一人。手執蛻龍鞭。威風抖擻。

勒馬大喝道。俺霍峻恭候多時。特請你家人。到俺敝寨。張安大怒。急望去。却是店中那個病漢。料得尷尬。便拔步大叱道。你們張耳崖。這夥賊徒。遇着俺張安。應當命盡咧。說罷。飛馬奔去。倏然先左手一揚。只聽賊中一人大叫不好。回馬便跑。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曉。

第十二回

張安馬陷誤落賊巢

雲姑窮途忽逢壯士

且說霍峻正要飛馬迎敵。只見張安忽的先手起一鏢。正打在一個頭目肩上。身形一晃。回馬便走。霍峻大怒。順手一鞭。先將那頭目打得腦漿迸裂。然後一聲狂吼。直取張安。兩馬相交。各奮威武。但見刀光鞭影。攪作一片。刀飛鞭逐。錦千團。鞭去刀來。花一簇。酣鬪數十回合。不分勝敗。兩騎馬盪起塵頭。早將兩名健僕嚇呆。百忙中插不下



手去。這當兒霍峻手下。却一擁齊上。喊叫如雷。將張安困在垓心。兩健僕大驚。忙商議道。這光景不對。快着一人轉去飛報。於是一人鞭馬跑去。這裏一人也便挺刀斫入。只見張安一柄刀。神出鬼沒。越殺越勇。頃刻間將羣賊逼得走馬燈似的。紛紛倒轉。少時刀光一按。嘹啞聲正斫在霍峻鎧馬上。霍峻趁勢舉鞭一招。撥馬便跑。羣賊聞一聲爭先逃命。張安大喝道。那裏走。一磕馬腹。便如流星趕月般。直追將去。這健僕壯起氣來。也便大呼馳來。眼看着將到一帶樹林旁。只見霍峻忽的一撥馬。閃入林中。張安馬勢如飛。急切間收勒不住。說時遲。那時快。只聽撲通一聲。張安人馬跌入陷坑。喊聲起處。兩傍叢莽中。鉤索齊出。登時將張安揉頭獅子般捉縛出來。霍峻却大叫道。且押這廝到寨中。急忙轉來。還不悞事。於是一擁而去。這裏健僕離

得半里路。看得分明。於是兜轉馬。沒命的跑回。且說先轉去的那健僕。跑得喘吁吁。迎着雲姑。正在那裏忙忙報告張安力戰羣賊。雲姑大怒。方要飛馬去助戰。不想張官兒文人勾當。這時節還不改常度。只管細問情形。一面又躊躇道。唔呀。雲姑你若去了。倘賊衆分人搶到這裏。這便怎處。正沉吟間。只見留的那健僕。飛馬闖到。瞪起兩支眼。荷荷半晌。方將張安被捉。夾七雜八的說出。雲姑一聽。更不再問。登時眉黛間簇起殺氣。揚眉嬌叱道。不打緊的。主人既怕這裏有失。便都隨我來。婢子一張彈弓。足了此輩。定須奪張安轉來。理說罷。拍馬跑去。張安兒沒奈何。只得押定輿馬。在後緊跟。且說雲姑芳心焦燥。一面鞭馬。一面整好彈囊。剛走得三四里。只見對面塵頭大起。數十騎順風胡哨而來。中有一人揚鞭大叫道。俺霍峻來請長官。到寨

敘話。尊紀張安。現已屈在那裏。說罷。用鞭一揮。羣賊蜂擁而至。雲姑大怒。一揮手。約住輿馬。摘下背上弓。拈彈在手。斜擲香軀。兩膀用力。一開。只聽拍的聲。彈子兒通沒發出。倒震得自己身形一晃。原來那弓弦。三不知便迸斷咧。雲姑情知被算。只叫得一聲不好。一磕馬斜岔出半里餘。剛拔出柳葉刀。要重複捲上。只見羣賊業已擁了張官兒等。飛也似去了。霍峻却領十餘悍賊。橫鞭斷後。雲姑自知勢孤。不敢造次。芳心一轉。反索性就岔道跑去。去賊稍遠。就馬上略一思忖。不由恍然。便將弦斷處仔細一看。果有些黃焦燒痕。再想着霍峻。假裝病夫。來覘情形。這絃兒一定是他暗遣小兒。弄的手脚。只是這會子孤掌難鳴。怎的區處呢。心下一煩悶。倒無意中合轉大路。也順着霍峻等走來。走了十餘里。方纔覺得。不由長歎一聲。隨手將弓稍撥。

奇峯又起

且不揭破  
妙妙

向草際只聽草內驚叫道。大王饒命。一語未盡。突的跳出一人。戰抖抖。只管叩頭。倒將雲姑嚇了一跳。仔細一看。却是個五十餘歲的老兒。青衣氈帽。似乎是僕人模樣。驚惶中。深鎖愁眉。一臉淚痕。雲姑道。俺非歹道。却是遭事的行客。你這人爲何伏藏草間。落得這般光景。那老兒神定。一望雲姑英俊氣概。暗暗納罕。便叉手不離方寸。說出一席話來。聽得雲姑。忽怒忽喜。水零零秋波。只管亂轉。便點頭道。原來如此。此賊萬惡已極。只我也便是爲賊所算。方思忖破賊之法。因將自己來歷。並被劫之事。說了一遍。老兒驚道。原來姑娘也是落難的小人。那會子趁霍峻率衆下山。看守疎懈。幸脫性命。所以藏在此間。要連夜報官請兵。今姑娘思量救主。咱們便同去赴官罷。說罷。一整衣履。倒很有些精神。雲姑笑道。官中如能了事。羣賊還不致這等

嚇煞

猖狂哩。我倒有個計較。咱們且覓一僻靜落腳之處。細細商來。正說之間。只聽叢樹後有人大叫道。你兩個作得好事。快些隨我見霍首領去。聲盡處。轉出一人。年可三十餘。身形壯健。一身土色大布短衣。肩荷獵叉。上懸兩支兔兒。昂然立定。雙眸灼灼。雲姑大怒。方要策馬冲去。只見那人微笑道。不須如此。你兩人一番話。俺俱聽得。俺也是有心人。何妨同議破賊呢。敝廬不遠。便請辱臨。說罷向歧徑一指。果見二里外。有一片碎石短牆。那老兒尙在躊躇。雲姑自恃藝高。又見那人頗頗樸實。便道。如此甚好。那人喜道。還是雲姑娘爽快得緊。可惜俺妹子也好武功。便這等了結咧。說罷。泫然淚下。於是轉身前導。一霎時已到。雲姑下馬。細望短垣內一片院落。只有數間草屋。清冷冷確是山家。便賓主相讓而入。雲姑就繫馬入室坐定。那一痕殘陽。

已遠掛屋角。那人忙置下叉兔。合那老兒見禮落坐道。在下姓樊。名建業。本非此間土著。原籍徐州。却因投親來此。誰想命途乖厄。無端忽遭霍峻荼毒。便是俺有一妹子。頗好拳棒。自幼許給同里人曾治望爲妻。未及結褵。治望家貧遠遊。一去八年餘。杳無音聞。後忽接其來書。却在霍峻手下。當了一名頭目。俺那時一氣之下。便要合他絕婚。當不得俺妹子守定從一之義。又因他書中辭意。說霍峻時有就撫之意。將來定可從盜中拔身。終是俺粗魯無見識。因他意在完婚。俺便將妹子親身送到此間。與他擇日成婚。治望意思。倒是確信霍峻一席話。指望他就撫後。自己或能跟討個出身。俺那時諄囑一番。便要回鄉。治望道。左右令妹骨肉。既在這裏。舅兄本是家無長物。孤零零一身。何妨到處爲家。大家廝靠着。豈不甚好。俺仔細一想。倒也

有理。便在此間築起幾間草室。寓居下來。以打獵度日。過得年把。倒也安然。俺妹子隨治望住在寨內。俺時時走去望他。因此寨中形勢。甚是熟悉。雲姑聽到這裏。一望那老兒。不由面有喜色。建業接說道。不想上月初旬。俺忽聞治望被霍峻尋事殺掉。俺驚痛之下。忙跑去要探看妹子。剛匆匆走至寨前。忽的背後有人。一把將俺揪牢。悄喝道。你好大膽。快跟我來。俺回頭驚望。却是寨卒王大。此人好酒。俺凡尋來野味。他便沽酒走來。痛飲方去。因此甚是相得。當時俺情知有異。忙跟他到僻靜之處。王大頓足道。通說不得咧。你這當兒。還不快避風頭。怎還向寨前晃來晃去。你可知曾治望。爲甚死掉。便是霍峻看中你妹子姿色。借事殺掉他。刻下你妹子。已被霍峻軟拘起來。正着人勸說從他哩。俺當時恨極。便要捨去命闖去。王大搖手道。明不

合石頭碰你這樣兒。濟得甚事。好在看拘的一班人。都不直霍峻所爲。等事體稍沉沉。還是設法將你妹子放脫子的好。正說之間。恰好有兩卒遠遠的走過。一面笑道。今天寨主得了心上人的笑臉。咧。不消說。一高興。定有賞賜的。咱們且準備肚皮。裝酒肉罷。王大聽得。詫異道。怪呀。樊大哥。你伏在這裏。等我探探去再講。說罷。追上那兩卒。喊喳一回。怏怏轉來。沉吟良久。方向我說道。樊兄不必著惱。咧。令妹已經應允好事。這當兒寨中正殺牛宰馬。預備霍峻喜筵。並大犒寨衆哩。雲姑聽到這裏。不由蛾眉倒豎。站起便走。建業合那老兒都各。大驚。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曉。

第十三回 奮智勇雲姑救主人 脫陷阱輔臣斬頭領

且說建業一見雲姑著惱。忙說道。姑娘且坐。待在下細述原委。便是。



原來樊建業有殺妹之仇

俺樊某。那當兒也深恨小妹無志哩。因揮淚道。當時俺一言不發。一氣兒捱回。氣憤中過得一宵。拚掉不問這事。正忙忙結束行裝。要作歸程。只見王大急匆匆走來。突的一伸大拇指道。咳。令妹真是這一個兒。可恨霍峻却脫却鋼鋒。俺急忙一問。說也可憐。原來俺妹子假意從他。却暗藏利刃。趁酒罷安歇。當兒竟刺霍峻。不想氣力終薄。登時被霍峻殺死。俺驚痛之下。昏絕於地。王大喚醒俺。安慰數語。也便走去。從此後俺便索性不去。想伺隙刺殺霍峻。每日環山遊獵。伏覘他出入之道。以冀那厮萬一獨身游行。不想總未如願。今日俺伏在草內。却聽得姑娘等一席話。如有用俺之處。萬死不辭。說罷撲翻身。便拜雲姑。連忙拉起。慨然道。咱三人既抱同憤。理宜相助。你二人既明寨中形勢。再好沒有。可俱述來。大家計議。於是兩人娓娓說罷。雲

姑喜道。如此却有計較了。我看這事。先須除掉霍峻。餘賊自散。然後救人不遲。因向建業道。如此如此。又向老兒道。如此如此。但聽更柝三敲。即便行事。我自有一道理。殺賊。兩人大喜。牢記下。建業便忙忙掌上燈火。與那老兒七手八腳。去燒夜飯。獵人家有的是獸筋之類。雲姑趁空將弓弦修理好。不多時飯熟。大家飽餐罷。各帶應用之物。結束起行。那老兒居然精神勇躍。百忙中尋了把撲刀。拎在手裏。於是跟雲姑走出。建業這裏熄火閉門。與雲姑的馬銜了口橛。然後從垣上一躍而出。當先引路。三個人屏息疾趨。不上二鼓。已到崖前。這崖勢本不甚高。不過路徑曲折。好在建業等深如奧秘。便盤旋委折。引雲姑直到寨後。只聽遠近更鑼。傳呼相應。建業向寨後高聲聳一片房舍。悄指道。姑娘看那裏。便是他積糧草之所哩。從此去有一捷

卽寫分撥  
兩人筆致  
虛實不同

徑不須入寨。便可到糧院後房。雲姑道：如此事不宜遲。快些混入。靜聽更柝罷。建業應聲而去。雲姑又命老兒依所定計畫奔赴去了。這裏雲姑思忖一回。也便從寨後堅柵一躍而入。這且慢表。且說霍峻興匆匆。却得張官兒耀武揚威。回到山寨。先命他掠收的婦女。將夫人攬入靜室。一切伺應飲食。不敢怠慢。然後知會羣賊。頃刻間擺起臭排場。就寨廳中威列兵仗。明晃晃刀劍耀目。各頭目雁翼排開。一個個橫眉弩目。然後他猴在座上。請將張官兒來。張官兒雖是文弱。畢竟多年老吏。有個主心骨兒。當時並不驚惶。徐步而入。霍峻這賊骨頭。終是撐不住勁。不知不覺。屁股尖欠將起來。便命左右看坐。請張官兒坐了。然後喝道。俺霍峻是粗莽漢子。有驚長官。長官生平官聲。便是與我輩作對。今既被捉。還有何說。說罷兇睛一閃。一望左右。

只見羣賊登時昂首按刀。十分兇惡。那知張官兒全不理會。只微笑道。俺職任所在。那得不然。便如頭領。在甚麼袁時中手下。今日舉動。想也是不得不然哩。生死惟命。何須多話。說罷神態洒然。只見霍峻哈哈大笑。一揮手退去羣賊。左右只有兩名目頭。然後拱手道。俺特請長官並無歹意。因將袁時中有意就撫一節。說了一遍。張官兒笑道。此等大事。也非下官所能主持。便如袁首領之意。下官越法不當。留此。便是這劫質官長一層。恐朝廷立時來勦。還有甚麼就撫可言。一席話不卑不抗。倒將霍峻問得張口結舌。沒奈何只得放出強盜面孔。冷笑道。長官既如此說。只好屈尊兩日。等俺報結袁時中。候他定奪罷。說罷喝左右將張官兒與張安。拘在一處。自己只管沉吟此事。不多時頭目來報。所拘某老兒忽的逃脫。霍峻正沒好氣。便喝道。

從城人口  
中綸敘張  
安省筆之  
至

這等沒要緊。也來呼叫。只仔細看守他主人。便了不多時。二鼓以後。那霍峻正在寨廳。問左右張安情形。左右道。那廝好不氣概。只管罵不絕口。方纔見得他主人。倒稍爲安靜些。咧。正說之間。忽聞前寨遠遠的人語嘈雜。少時反靜。不多時。又喧鬧起來。便聽院中羣賊互相詫訝。接者一個頭目。飛步入報。道。寨前那片崗林中。忽的星火閃爍。高下錯布。恐有奸細在內。請命定奪。霍峻夷然道。甚麼人便敢到此。想是狐魔之類。且令寨前頭目。留神觀望。不許忘動。一言未盡。又有兩寨卒飛報。道。那星火越法繁密。並明明有胡哨之聲。刻下衆頭目恐有不測。已大半領衆搶去。咧。正說之間。只見寨外火燦高舉。羣賊也潮果似吶喊奔去。霍峻大怒。突的跳起。提鞭便走。正這當兒。只聽寨後糧房前。忽的一聲喊。霍峻一躍出廳。早望見那所在。一片紅光。

騰起丈餘。此時北風烈烈。只捲得火燄頭雲催霧釐。頃刻間一片糧房。火燒起來。霍峻叫聲不好。顧不得奔望前寨。一翻身便撲後面。方轉過廳後身。只見後寨護糧衆頭目。有七八人。從各屋紛紛搶出一個個。揉頭廠衣。看光景是從睡中驚起。望了一片火勢。只管亂喊。便有四五人。喊率寨卒。一面鳴鑼。一面亂糟糟尋救火器具。方奔到寨後糧房前。便聽得拍拍拍。一陣連珠彈。勢如急雨。前一排羣賊。便如麻林般。頃刻仆地。後面的急切間收不住脚。此時連絆帶撞。正如虱蛆似的亂滾。弓弦響處。那彈兒又撒豆似打將來。這時霍峻業經奔到。方叫得一聲拿奸細。只聽颼一聲。二顆彈由耳穿邊過。霍峻趕一伏身。但見糧正房後脊。飛也似躡下一人。就火光烘映中。便如一朵彩雲。條的飄落。輕軀一聳。用一個紫燕穿簾式。一擺刀直取霍峻。霍

峻一望是雲姑。反心下安貼。便大喝道。你這丫頭。俺本已放掉你。却自來尋死。說罷舉鞭相迎。登時殺在一處。以爲雲姑強煞了是個女子。不消幾合。便可捉來。那知雲姑一柄刀。翻飛上下。颼颼的旋風颼雪。將一個俏影兒。渾裹在刀光下。任你使盡本領。休想尋他破綻。更步步緊逼。捷疾非常。霍峻勇力雖有。只是馳逐之間。脚步兒竟有些遲笨下來。正在着忙。忽見雲姑虛晃一刀。跳出圈回身便走。展眼間躍出寨柵。條然不見。這時火勢越法兇猛。嘩嘩碌碌。映得半天通紅。霍峻正在提鞭張皇。只見一個寨卒服色的人。蒙面跑來。大叫道。寨主仔細。張安那厮跑掉咧。霍峻急望那寨卒。只見他驀的一露面。竟是個陌生男子。說時遲。那時快。只聽背後大喝道。霍峻你這厮認得俺麼。語音未盡。刷一刀夾腦後便剝。霍峻不及回身。一擗腰。反手一

了結霍峻

鞭啞。啞聲火星亂爆。急忙旋身驚望。正是張安。霍峻這一驚。非同小可。情知被算。便大喝道。不時你。便是我。說罷。鞭影一擡。使出平生本領。合張安殺在一處。却是久戰之後。氣力不加。怎當張安這支出柙之虎。一柄刀左旋右掠。鋒芒霍霍。只取他要害之處。正這當兒。突聽得前寨驚喊連天。霍峻方才一亂。恰好一鞭斫空。步下一躡踵。身子一撲。張安趁勢一旋身。飛起右腳。啞的聲正中霍峻左脇。身形一晃。撲地便倒。張安趕去。重復一脚。直將賴項蹂歪。然後一刀殺掉那寨卒服色的人。已橫刀大叫道。賊首已死。餘衆無罪。俺大股官軍。隨後便到。這當兒衆頭目。大半中彈死掉。其餘寨卒。誰敢出頭。登時都服貼貼棄械跑到。張安命他們起去救滅火。便同那寨卒服色的忙奔前寨。原來這寨卒服色的人。便是樊建業從糧房放起火後。雲姑便



單候霍峻命他混入先救張安。建業素聞曾治望說過那尋常拘人  
之所。便一直奔去。衆寨卒驚亂當兒。都當他是自家人。所以竟容易  
被他救出。又將張官兒安置在僻靜之處。纔一同殺向後寨。雲姑  
眼快。早已望見。所以拋掉霍峻。去趕殺前寨衆頭目。至於建業這身  
服色。那裏得來的呢。便是治望在寨時。因他出入不便。特給他一身  
服色。免得盤詰費口。不想這當兒竟大得其用。却說張安正趕到前  
寨。只聽羣賊齊齊一聲喊。勢如天崩地塌。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  
分曉。

第十四回 搜山寨主僕喜無恙 認黑痣姊弟巧相逢

却說張安驚望去。只見雲姑橫刀卓立。四面寨卒跪了一地。齊呼饒  
命。原來雲姑趕赴前寨。正值衆頭目探得崗林中沒甚動靜。風也似

捲回。被雲姑放手一陣彈。頃刻尸橫滿地。中有悍目恃強奔上的。又都膏了刀頭。所以衆寨卒奔躡無路。大叫救命。當時張安見事已成。功便不肯枉殺無辜。卽當衆宣諭一回。衆皆大悅。便不待張安吩咐。早將雲姑等先導入寨廳。然後將夫人從靜室中請出。雲姑拜見過夫人。恍忽如夢。不由挽定雲姑。掉下淚來。正這當兒。只聽廳外一陣吱吱喳喳。不多時粉白黛綠。撞進十餘人。其中只一婦人。年歲稍長。有三十餘歲。愁眉淚眼的。跟在後面。原來這羣婦女。都是霍峻掠來的。這時恐夫人丟掉他們。進得廳來。黑壓壓跪了一地。求救之下。百忙中偏自述家鄉。你說我吵。好不熱鬧。只有那長年婦人含淚無語。夫人忙道。你們且站過一旁。少時俺家老爺自有發落。正說之間。張安已將張官兒請得來。見了夫人雲姑。各自欣喜。不由歎道。今日若

非雲姑就險得狠了。便一面落坐。一面問了回破賊情形。十分讚歎。這當兒羣寨卒都鵠立待命。張官兒沉吟半晌。便就廳正中昂然高坐。張安按刀侍立於後。先叫過兩名頭目。問過寨中情形。然後吩咐道。據你說來。寨中餘卒。還只有百十餘人。便可酌給貲斧。散遣歸鄉。且將霍峻積蓄。都與我搬將來。兩頭目應命。率衆入後室。不多時。箱籠等物。陸續都至。堆滿廳院。一件件打開來。金資衣物。無所不有。張官兒命取出數百金。依舊將箱籠封閉。點明件數。命頭目贍了一紙。張官兒閱過收起。然後取金之半。俵散給衆寨卒。衆家大悅。頓時叩謝四散。不消說。隨手攜點子寨中餘物。並頭口之類。誰來管這閒賬。頃刻一座大寨。前後靜嘯嘯的。這裏張安兒方要發遣婦女。只見兩頭目連忙跪倒。只管磕頭。張官兒笑道。不必恐怕。我留你兩人。不過

明日到官中作個證口。保你無罪便了。事畢後依然賞遣你的。兩頭目謝過侍立一旁。這時衆婦女一壁價交頭接耳。一壁價望着夫人雲姑。形態百出。惟有那年長婦人。越法珠淚溶溶。且前且却。望了張官兒。只管欲言不敢。恰好張官偶一回頭。以爲他年長。必係在寨日久。要問他數語。就叫他散給衆婦金資。便叫他進前。一問姓氏。那婦人叩頭泣道。小婦人母家王氏。嫁與郝姓爲妻。丈夫便在祥符。新開了一處店面。因先是寓居鄭州。便接眷來店。不想走到此間。無端的去見霍峻。說是霍峻當年曾欠他紋銀兩千餘。小婦人也不知底細。不想霍峻登時翻了面孔。便將我丈夫拘禁起來。連小婦人一同落難。雲姑聽說早已心下了然。忽想起那老兒。剛要說明緣故。前去尋他。只見張官兒微笑道。你丈夫也大膽的緊。這不是從虎口奪食麼。

正這當兒。張安也想起楊吳兩客人。說甚麼郝大爺暗想。或者就是這姓郝的哩。無意中走進案前。一勒袖去鑷燭花。只見那婦人神氣一聳。怔怔的向張安端相半晌。忽的急問道。你這位爺台。敢是姓王麼。張安出其不意。竟有人問他這丟冷了的老姓。不由應道。你怎的便知那婦人突的站起。急又問道。你母親可是廖媽媽。張安一聽。楞怔怔只管點頭。只見那婦人不暇言語。忽的拉住張安大哭道。啊。我的兄弟。可苦煞你姊姊咧。這一聲不打緊。滿室人都是一怔。張安恍忽如墮雲霧。更不消說。那婦人恰悲悲切切。說出一番話來。原來這婦人。正是張安那失散的姊姊。當饑荒年間。合他母廖氏並張安。流落河南一帶。那時張安方五六歲。一日天晚行乞。剛趕到一片村落。偎在一家大戶門檐下安歇。不想土寇肆劫大戶。半夜間喊殺起。

偏將官盜  
合來說雖  
是調侃恰  
是感憤

來將廖氏等嚇呆在那裏。只見刀仗搶攘中。火把一舉。雄赳赳走來。個大漢。一見張安姊姊。登時大悅。不容分說。連廖氏擁了便走。只將張安孤另另丟在那裏。廖氏等哭喊之下。早被人掇得去了。不多時。擁入賊巢。強盜行爲。何須細表。一言以蔽之。那張安姊姊。頃刻作了壓寨夫人。就官中一面看。自然說是賊妻。恰是就強盜一面看。合巢中也都敬他如掌印夫人一般。廖媽媽不消說。倒得了個大王快婿。便跟着論秤分金銀。碗酒塊肉。受用起來。方知這盜首姓郝名世隆。就是那楊吳兩客說的那郝此爺了。過了幾年。廖氏死掉。郝世隆趁了十年強運。縱橫於流寇土賊之間。東也搭幫。西也入夥。江湖中頗頗有名。綠林之豪。結識的很爲不少。那當兒霍峻還是個無名小卒。世隆見他很有點賊出息。左右有的是不費力的錢。便常常貸借與

他陸續實足有兩千餘金。後來霍峻威名日起。便夤緣到袁時中手下。便與世隆久不相聞。世隆作賊。也有些煩壓。便洗手不幹。流轉到鄭州地面。寓居下來。日子一久。誰還知他賊底細。俗語說好得。光棍當老了。還有些淳酒滋味。頗頗可交。何況世隆是見過大世面的。畧出交結手段。更加手頭濶綽。世上人眼孔大的有幾個。便是有略知他來歷。誰肯掉討厭舌頭。去傷個面孔。於是將郝大爺三字。喊得震天價響。世隆在鄭州。竟是個富紳脚色。張安姊妹。自然主持內政。是個安人身分。却是思念起兄弟失落。時時流涕。幸得他牢記下兄弟一點特誌。便暗囑世隆。留意物色。那知張安自失母姊後。却踽踽行乞。落在睢州地面。被李官孫所收養。當時世隆在鄭州兩年。正想作些產業。銷磨歲月。一日在酒筵間。遇着楊吳兩客人。談起詳

符地面。商務好作。世隆大悅。便先同楊吳。到祥符去了一趟。經營個把月。竟有頭緒。便興匆匆。接得妻子。並一應輜重。都赴祥符。不想路經張耳崕。恰自尋一場苦惱。當時王氏含淚述罷。張安雖聽得動情含悽。却是不敢便認。只見王氏懇切切。拉住張安一臂道。你這點黑痣。且爲姊牢記心頭的。說罷忙給他勒起袖。真有一點黑痣。如棋子大小。衆人一見。不由同聲嗟歎。張安急一望王氏眉目。不由骨肉之感。性從天中發作出來。那兩點英雄淚。不由簌簌而落。正在姊弟悲憫。只見兩個人奔馬似闖進。中有一人。向王氏納頭便拜。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曉。

第十五回 真切切下探地囚牢 錯惺惺誤收沙氏女

且說衆人急一望闖來兩人。却是樊建業合那老兒。原來那老兒自



受了雲姑密計。暗奔崗林。張市繩火之後。便赶忙躲向一旁。只聞得寨前後。喊殺良久。靜了好久。他還不敢便出。直待建業就寨中尋他不見。又趕赴崗林。他方從後草叢鑽出。恰遇建業呼喚。便同行奔來。一眼望見王氏合張安相攜而泣。他摸頭不着。便慌向王氏拜將下去。王氏道。原來何富你也出來了。且先見過你家舅爺。於是向張安一指。何富只得楞怔怔叩頭起來。方要夾七雜八的。說你救主之事。只見雲姑笑吟吟走過道。這都留着消停閒再磕罷。却是你家人。端的在那裏呢。一句話提醒王氏。張安便不暇語。早帶了兩名頭目。並何富跑去。就寨中各處大索。只是不見。沒奈何要尋雲姑計較。走轉廳上。王氏聽尋不見他丈夫。早嚇得淚如雨下。雲姑也沒作理會處。張安憔悴起來。氣勢湧湧。只管摩拳擦掌。將兩個頭目嚇得逼定。

鬼似的。忽的呵呀一聲。張安喝道。怎麼一個頭目戰抖抖道。便是方纔俺們嚇昏咧。如今想起來。霍峻還有一處拘人地牢哩。因郝爺十分強勁。所以拘在那裏。張安不等說完。率何富催了他們便走。由廳左曲曲灣灣。來至一處小院。內有三個廠廳。却供着個青臉紅髮的神道。全身甲冑。一手仗劍。那一手却拎着副人肝。據說是強盜老祖。戰國時甚麼柳盜跖。這神座之後。恰有塊機關地板。當時兩頭目慌忙一按。啟機。刷的地板一旋。下露深窟。兩頭目高舉火把。張安仔細下望。裏面雖黑洞洞的。却有階級可循。何富大喜。便要撩衣當先。張安忙拉住他。却命兩頭目舉火先導。大家魚貫而下。直灣環百十級。方可到地牢。其中陰霉潮濕。不可言狀。有兩間屋大小。到着四個木柙。鎖聲響處。早見一木柙上虎也似蹲坐一人。便是郝世隆。生得帶

世隆之狠  
爲寡恩於  
此可見

爲後文郎  
舅相忤張  
本

眉深目淡黃面皮。正顛弄手鎖。咬牙切齒。一見兩卒大喝道。你這鳥人。有朝都死在我手內。何富一見。不由奔上前。便命兩頭目先開鎖。柙一面草草將破賊之事一說。世隆聽了。並沒悲喜之色。只淡淡一笑。見張安站在那裏。只微瞟一眼。然後道。我們至戚。相遇着這等所。在倒也可喜。張安見了。暗暗納罕。正要求將扶他。只見他突的站起。不想腳力軟了。困許多時。乍一着地。不覺搖搖欲倒。張安忙走進扶定。隨口道。姊丈仔細。任你金剛般漢子。誰也當不得折磨哩。這句話。本是尋常慰藉語。不想世隆登時面色一沉。哈哈冷笑道。好了好了。俺有這英雄舅兄。再不怕遇見甚麼鳥人咧。張安聽了。也沒在意。便忙將世隆攙扶出牢。直奔寨廳。王氏一見。自有一番悲况。便同世隆。從新與張官兒叩頭。並謝過雲姑建業。張官兒慨然道。今日破賊之

功雲姑樊壯士自不消說。便是老僕何富也真正可嘉。此後郝君倒要重看他一二。世隆趕忙唯唯。倒弄得何富跼蹐不安起來。正這當兒。只聽衆婦女肚兒內。東一聲咕嚕。西一聲刷拉。雲姑心眼快。不由咬了唇暗笑。便附着夫人耳朵一說。夫人笑道。虧得你來提醒。便是我也覺得餓咧。張官兒恍然道。正是正是。這一聲不打緊。招得滿室中人全都笑咧。於是兩頭目領了建業何富。自去整備酒飯。並尋齊張官衆僕從輿夫等。這裏雲姑便領衆婦女。請張官夫人到廳後靜室。歇坐閒談。張安這當兒。方趁空將自己失落後。一往情形。向世隆夫婦草草一說。王氏聽了。又復揮淚。便道。天可憐兒。咱們難中相遇。且喜都赴祥符。此後相親相敘。日子正長哩。說罷姊妹都喜。只有世隆却默然而坐。正這當兒。只見張官兒走將來。王氏趁勢站起。去尋

王氏全節  
就人口補  
出不能省  
筆亦所以

夫人這裏張官兒向世隆閒談一回。又問知張耳崖距所屬縣治還有四五十里。便自語道：如此還須耽擱一日。說罷沉吟不表。且說王氏走到後院靜室前。已聽得室內衆婦女連說帶笑。有的道：今日天可開眼咧。我就恨霍峻那副賊眼。怎的剜掉他纔好。便有打趣的道：罷啲。這會子你纔這般說。只怕那會子霍峻活跳跳的。巴不得他多瞟你兩眼哩。那個罵道：等我撕你的嘴。接着一陣大笑。王氏剛要走進。忽一沉吟。暗想道：且聽聽這羣蹄子。怎的編派我。便一傾耳。果聽得一人笑道：說了半天。還是人家王大嫂有氣度。就是霍峻那種軟中硬的死纏腿。猴兒相。他竟能不村不俏。拿出老嫂身分。只得了他屁股論面孔。果然將霍峻給軟禁住。不然好些日。那裏洗清白人去。王氏聽了。心頭一塊石。方纔落地。於是擧簾走進。只見夫人與雲姑。

翰旋於輔  
臣名奕布  
子都無聞  
着

對坐榻上。衆人如肉屏風般。都擠坐兩旁。正眉歡眼笑的望了雲姑。一見王氏。不由齊笑道。背地莫談人。談人沒好事。今日我們背地裏偏談起你的好事來咧。於是王氏倒覺赧然。夫人見了。果然十分歡喜。便拉他坐了。問了回姊弟相逢之事。然後向衆人笑道。人都有個不得已。且喜大家脫難。往事休提。且論現在罷。雲姑聽了。不由嗤的一笑。夫人道。端的你等都是何處人氏。可一一述來。說不定須當官報明。招家屬來領哩。衆婦女述畢。却大半是左近州縣人氏。只有一個二十三四歲的婦人。生得妖妖嬈嬈。皮膚兒分外白淨。趑趑着尖尖腳兒。流淚無語。問起他來。却是湖南人氏。姓沙。已經無家可歸。夫人聽了。正在沉吟。不想王氏因自己夫妻脫難。又遇兄弟。一喜之下。慈悲心動。不覺失口道。那麼沙大嫂。如不嫌棄。何妨跟了我去。便替

便見勤般  
此等人得  
意便能制  
人人苦不  
覺耳

作官者亦  
當諦聽

我些手脚針黹豈不甚好這句話不打緊不想後來竟弄得夫妻反目。出了許多緣故。可見遽喜遽怒之下。萬不可處置事。因沒有前思。後忖。往往敗事哩。沙氏聽了。登時歡然拜謝。便依依靠進王氏。瞧他後衣襟。縐了一塊。便探手給他舒展開。正這當兒。只見張安來領衆僕。熱騰騰端到酒飯肉蔬之類。且是齊整。於是衆婦女七手八脚。接進來安置停當。便請夫人上座。大家圍擁來。一面吃一面笑道。霍峻那厮也受用盡咧。這都是百姓膏血哩。須臾飯罷檢出。夫人起身閒步。無意中推開複室門兒。雲姑用燭一照。只見裏面桌几之類。十分淨潔。四壁雪洞一般。却有一具大雕花榻。上面衾裯燦爛。一條長枕。足可睡四五人。雲姑莫名其妙。剛道得一聲。這枕頭却長得詫異。夫人趕忙趕子他一眼。那沙氏不由附了夫人耳朵。悄悄一說。衆婦女

賄寫霍峻  
淫惡亦不  
可少之筆

不禁紅了臉兒。低下頭去。雲姑也似恍然。不由眉稜間霜氣森森。拍的聲將門掩上。置燭於案。夫人睡道。那厮作孽如此。安得不死。正說之間。忽聽晨鷄喔喔。接着一陣馬蹄響動。雲姑大驚。提刀便走。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曉。

第十六回 赴祥符命婦先登程 擬詳稿幹員偏拍馬

且說雲姑趕向寒廳前。急望去原來不相干。却是張安指揮衆從人。端整輿馬。便向前一問。張安道。主人吩咐的。你便同樊建業保護夫人。同郝世隆等先行。我隨主人在這裏。還須有些耽擱。便是報官事體。咱們已差人賚了主人手函。飛馬去咧。好在此去祥符。都是平坦路咧。所以請夫人先行一步。雲姑點頭道。如此說來。那樊建業。莫非主人收留下了麼。張安道。正是哩。便是那會子大家用飯當兒。主人



說起留用他。他喜得飯也沒吃飽。趕向他草室內收拾去。咧正說之間。恰好建業背了個大包裹。還拎着那把獵叉。大踏步走來。一見雲姑。喜的倒唱了個無禮喏。雲姑也笑道。咱們萍水相逢。倒撞到一家來咧。建業笑道。還是人家張爺興會。倒撞着個滴親姊妹。大家一笑。雲姑忙轉去。稟明夫人。衆婦女聽得夫人要去。又都怔忡不安。夫人道。俺家老爺自有處置。絕不爲難你們。只有沙氏得意的只管要笑。正站在王氏背後。夫人向王氏道。你便同你丈夫起程去罷。左右都是一道。於是王氏領了沙氏。合世隆喚齊從人車馬。即便起行。只留了老僕何富。準備質官。不多時。張安整好輿馬。雲姑也便護夫人登程。這時天光也便大亮。張官兒合張安何富。在寨前後踏勘一回。只見焦土頽垣。戶橫遍地。各屋宇大半空空。想是散掉寨卒。隨手撈去。

看過一週。十分嗟歎。便大家隨意歇息。直到巳分時。那差去人却匆匆跑來。回張官兒道。本縣老爺卽刻就到。張安聽了。便就寨外高處一望。果見崖下一簇人馬。于于而來。樹影裏轉出一柄紅傘。蓋鑼聲隱隱。中雜喝道之聲。風傳可聞。不多時。一騎馬先行馳到。上面一個青衣大帽的僕人。張安迎上。僕人忙聲下馬來。問知張安脚色。忙拱手。掏出主人名帖。遞給張安道。敝上就到。敢煩傳稟。說罷牽馬轉迎去。這裏張安飛步入報。偷眼瞧那名帖。却寫着寅弟湯慕劬頓首。一行字樣。張官見了。不由眉頭一縐。自語道。原來他又到這裏咧。此人却是著名幹員哩。張安不敢答語。便跟張官兒匆匆迎出。方到寨門。只見人騎吏役。紛紛都到。那湯官兒已經下馬。生得細高條身量。灣蝦一般。白晳面孔。兩撇短鬚。一副死羊眼。呆而且白。遍體行裝。脚

凡官海機  
械事偏都  
是幹員會  
作可歎

著官靴。望見張官兒。登時一抖機伶。趨躄而進。這幾步真鬧了個乾板。搦字等閒人那裏學得來。此人是江西人氏。乙榜出身。未登仕版之先。只在鄉里間調詞架訟。練得一手好刀筆。他常說道。公牘上筆墨。便如秀才家作文一般。作文貴在審題。那字句間。倒好通融。若講到公牘。不但審題。更須審字。一字未安。必有絕大關係。這一字用去。須要落紙有聲。下語如鑄。不然會扣的住案情。沒躲閃麼。人家聽了。倒狠服他。後來爲一樁訟事。被縣官捉去。大受敲楚。他一氣便破掉家私。夤緣入仕。真個是駕輕車就熟路。公事漂亮。就不用提咧。因此甚著能聲。當時他兒了張官兒手函。老大不自在。因本地面這般大盜。自己素日。只以敷衍了事。忽的被過路官員。不費公家一糧一矢。勦得肅清。居了這等功去。未免與自己面孔。落不下台。繼而沉吟良。

久。忽又喜溢眉宇。便重賞差人。匆匆走來。却是肚兒肉早擺下鬼八卦咧。當時湯官兒春風滿面。搶到跟前。一把拉住張官兒。大笑道。呵。嘻嘻。我的寅兄。你特也客氣咧。既到敵境。怎的不先賞封信。小弟遣人接候接候。也穩便許多。便是小弟這當兒。也正招聚民壯。要入寨勦賊哩。張官兒不由一笑。讓他先走。他那裏肯。一面嘴內唏溜。一面道。豈有反主爲客的道理。張安聽他下字兒。頗有斤兩。不由暗暗納罕。這時他已將張官兒推在面前。直入寨廳。不暇叙禮。翻身便拜。張官兒忙同叩而起。他重新又復下拜。張官兒扶起道。寅兄。這是爲何。只見他一整面孔。肅然道。吾兄菩薩心腸。霹靂手段。除此劇盜大患。小弟忝轄一邑。自當爲本境百姓叩謝。此一當拜。便是吾兄多吃驚。恐小弟不能先事預防。理宜負荆。難道不當又一拜麼。說罷。哈哈大笑。

滿腹可畏  
森然張官  
便將張官  
兒之意成  
功爲自己  
出爲留地  
分功有下  
步真鑄之  
語如鑄之  
勢

笑。於是賓主相遜入座。張官兒又將大家破賊情形說了一遍。聽的他點頭播腦。只是歎息。忽的站起。向張安便是一揖。張安連忙笑躲。他落坐。拍膝大贊道。古人詩云。得劍乍如添健僕。像吾兄這等健僕。更不用仗劍行千里了。說罷又一迭聲價。要見老寅嫂道。駕後知夫人已去。方纔罷了。張官兒等他亂罷。便先叫何富叩見。述過主人被陷出難一段事。湯官兒越法稱歎。張官兒便道。今大概如此。現在霍峻。賊私都封閉在此。便請吾兄。照單點看過。貯庫中詳。其餘寨舍等事。儘在吾兄處置。小弟程期在卽。不得久留。說罷從懷中掏出一紙箱篋單。遞將過去。湯官登時一怔。忽又笑讚道。原來吾兄早已料理清楚。咧。真敏捷得很。忙接過收起。目示衆從人道。少時聽呼喚再來。張官兒會意。也便屏退張安。這裏湯官兒將座兒移近。然後悄語道。

兄弟躊躇的。就是這事兒。詳文一節。若拋掉兄弟。未免本地本管。委實不好看相。不知吾兄。可肯容兄弟列個名麼。說罷。噙了嘴。連連打躬道。我們同寅協恭。將來多少事體。都要互相扶助哩。張官兒本是大量人。便忙道。這算甚麼。寅兄便不提。小弟一定要借重芳銜的。湯官兒大悅。登時從靴筒內。鬼鬼崇崇。掏出個詳稿兒來。原來他來時。瞅空兒便擬就咧。張官兒接來細看。未免心下老大不自在。原來那稿中大意。是說湯官兒正來夜剿賊寨。恰遇張安。來報官請救主。於是率領張安。登時破賊。將這段大功。都輕輕攔他身上。張官兒一面看一面沉吟。湯官兒覺得有些不彷彿。忙笑道。這不過兄弟草草所擬。正要吾兄指教斟酌。張官兒笑道。話不是這等講。雖說公文設有十分實在。却也須不離格兒。恐上憲倫或有訪察着。大家不便。兄弟

爲後文興  
讓張本

却不爲居功起見。卽如這件事。寅兄要面上好看。但說自己本已準備剿賊。恰值小弟過境。偶爲賊困。幸有僕人張安。率受賊害之義民。樊建業何富等。同力破賊。立誅此鉅魁霍峻。寅兄聞知。當卽馳詣該寨。協助一切。並辦善後事宜。如此不卽不離。倒是公私兩盡。便如事首功。却是小婢雲姑。兄弟不願述入他。多生枝節。駭人耳目。我輩作事。豈可爲小婢暗笑麼。寅兄你還請三思。一席話直將湯官羞得甚麼似的。忽的乾笑道。對對。還是吾兄瞭亮得很。咱們就如此詳去。於是臉兒一綳。登時喊進僕人傳吏役。登將贓私箱件。逐一點過。然後一件件打開。令吏人逐一登記。亂糟糟堆了一地。好不麻煩。張官兒覺得沒甚事咧。便要告辭登程。他那裏肯放。便道。這些貯庫之物。都是吾兄經過手的。且陪兄弟驗明。再去不遲。正說之間。只聽廳外脚

邊荒大俠傳 第十六回

一二八

---

步紛紛。突的搶來一千人。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曉。



清代北派  
尚武小說

# 邊荒大俠傳

卷貳

嶽崎生著

## 第十七回 聞俚語張安起情思 盜馬匹陶六喪殘生

看他的下  
字真扣的  
住

且說張官兒正要興辭。只見那兩頭目合衆婦女。跪倒廳外。哀求發遣。湯官兒研問過。便道。你等且站向一旁。等隨我到縣。再行招親屬領取。又向張官兒道。這兩個頭目。既是寅兄許他無罪。咱們便就此遣掉如何。說罷。酌給貲斧兩頭目叩謝而去。這一番耽延。日已平西。張官兒委實候不得。湯官兒又說了許多東道客氣話。方纔放行。他這裏自辦理公事。不必細表。且說張官兒等急忙趲路。不過十餘里。日色已暮。便宿歇下。次早再行。小村店中。屋宇無多。只見一帶草房。可六七間。當中的一間。却供着山神土地的紙馬。一方縐皮脫骨肉。上

面塗的紅紅紫紫。一隻連毛帶雜的雞。嘴內還銜條紅豆粉。居中却是一尾魚。看那黝黑顏色。少說着也擱過年把。這三獻福物。配了個菜。疙疸蠟臺。上面有小指粗細一支蠟。恐風吹費油。蠟口却用桑皮紙糊了一週兒。細望那紙上。還隱隱有趙錢孫李字樣。想是從村館先生處找來的。這當兒店家翁媪都穿了新衣。正在院內掃除。百忙中還喝一個小女孩道。今天是敬神日。你怎麼還散頭撒脚。小女孩一扭頭道。喲。你不見俺花兒都戴上咧。張安望去。果見小髻上揷着朶絨福字兒。當時忙碌中。不暇細看。便同店翁將張官兒請到東間兒內去。匆匆卸裝安置畢。自己合何富想住西間。剛提了衣裝等。趨向西間。只聽屋內。淅淅有聲。似乎有人用溺鉢一般。略一駐足。只聽背後小女孩喊道。那裏去不得。俺娘在那裏哩。一言未盡。果然從西

間走出個婦人。張安一見。只得走向靠供神的東間。還聽背後婦人笑向小女道。虧得你喊得緊。饒是這等。我還忍了半截兒。說着一路嘻嘻。直奔竈下而去。張安料是店翁眷屬。便同何富安置畢。掌上燈燭。去到竈下。僱促飲膳。只見那婦人揜起兩臂。正在捍餅。店媪合小女孩。都在那裏添薪汲水。正忙得一團糟。便悄然走回去。泡張官兒的茶。剛走到東間。只聽得張官兒有說有笑。還有一人刮刮而談。張安暗想。這是誰呢。走進一看。却是那店翁。直樸樸的合張官對面坐定。正張家長李家短的談得起勁。原來張官兒性極通脫。所到之處。必要問些地面上風俗情形。張安是見慣的。並不爲異。當時店翁却趨趁。出主僕說了一回話。不多時飲膳停當。張官用罷。一路辛勞。要早歇息。吩咐張安不必伺候。即便和衣將息。這裏張安合何富草

草吃過飯也便歪倒。何富上年歲人。加以連夜辛苦。頭到枕便着。只有張安展轉不寢。只聽得店翁店媪走出。少時靜了一回。又聽得那婦人喳喳吱吱。不移時店門前又嘩嘩喇喇。放了掛小爆竹。便聽得小女孩拍掌道。利市利市。從此可要過安生日月咧。接着一羣人笑哈哈。提燈閃處。直奔神堂。恰好與張安臥處。只隔一層板壁。便起身就壁縫一張。只見神燭點得亮煌煌。店翁一家兒。正在那裏七上八下的就神前亂拜。惟有那店媪。一面顛巍巍叩頭道。但願神仙姑姑。多福多壽。要不是神通廣大。怎能指揮山神爺土地爺。一齊效力。將個偌大張耳崖。頃刻掃平。俺這裏從此過太平年。都是神仙姑姑所賜哩。但願你尋個英雄夫婿。作到一品夫人。無災無難。百歲齊眉。一席話夾七雜八。張安聽了。不由恍然。正在暗想。好笑這消息傳

聞聞寫來  
都是暗敲  
下交

村姑數典  
不啻爲雲  
佳識  
姑夫婦作

到村落中。又是一樣說法。只見那婦人一面攙扶店媪。一面笑道。娘沒的胡念禱。依我看。還是山神土地。顯聖殺賊。若像大家傳說得一朵鮮花似的。這個姑姑。不成了那三下南唐的劉金定了麼。可是這世界上那裏去尋楊宗保哇。一陣胡噪。幾乎將張安招得笑起來。連忙忍住。等他們走去。依然歪倒。不知怎樣。神馳意亂。一陣陣面紅口燥。心頭亂跳。只管思念起雲姑身世。比自己也差不許多。但覺一腔情思。說不出是惜是愛。急切間竟沒處安頓。無法擺脫。久而久之。竟覺耳根惶惶。如拷鐘鼓。一顆心直要躍出喉嚨。直待好久。方纔長吁一聲。蹶然坐起。頃耳一聽。村柝三報。靜沉沉一無聲息。望望何富。正睡得死狗一般。便悄然走出。到後院去添馬草。仔細一望。不由吃驚。只見那三匹馬。已離馬槽。恰連綴着繫在後門邊一個大石碌碌上。

推推門兒。業已掩在那裏。張安暗道。這光景是有鼠竊。方要大呼店翁。只見西間後牕上。燈光未熄。隱隱聽得那婦人咳了一聲。又似乎刀聲一觸案。張安大詫。忙走進一頃耳。只聽裏面窻窻有聲。張安忙俯牕一望。只見一個獐頭鼠腦的漢子。腰橫短擡。將那婦人按在榻上。正要胡爲。張安大怒。便要發作。忽一心細。暗想村落中無賴青皮也儘有的。既來鑽摸。必帶防身利器。或是那婦人的外交兒。也未可知。這等齷齪事。管他怎的。想到這裏。且給他個打草驚蛇。便走回數十步。忽的大喝道。那個大膽。將俺匹馬牽到這裏。一言未盡。只聽婦人呵哨一聲。接着便聞蹬蹬一陣跑。神堂穿門啟處。突的跑出那漢子。手挺利擡。兩眼直夠。夠便奔馬匹。張安這時知一定是鼠竊了。不由無明火起。闖到背後。便是一脚。那漢撲地便倒。不知怎的手中利

該死

再爲湯知  
縣與譚張  
本着一筆

攙觸地一反鋒可巧正刺在領項之間。登時手脚一紮煞。就勢兒交代。咧。張安一見。倒覺後悔。這陣亂。何富也驚醒趕來。忙喊起店翁。掌火細看。店翁驚道。呵。這不是小偷陶六麼。這種人死掉到好。只是人命關天的。還須連累見官府。倒晦氣得緊。張安道。不打緊的。實對你說。俺家主人便是大破張耳崖的那位張官府。方從中別過你們本縣官兒。來到這裏。只消俺主人去一封信。你同地保到縣裏報報案情。便一天大事完結咧。店翁聽了。不由喜出望外。一面謝一面道。左右陶六這厮。是多年積竊。當地人都認得他。再加上張老爺書信。想沒甚麼連累咧。正說之間。張安忽聞西間內齁喘有聲。不由猛想起。便推店翁道。你快向西間望望再講。店翁慌張張從神堂穿跑去。不多時便聽店翁大跳大叫。張安大驚。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

曉。

第十八回 祥符縣刑政顯清明 警先生風塵小遊戲

且說張安聽得店翁跳叫。情知有異。忙趕去一看。只見店翁喘吁吁。儘力子將那婦人連揪帶抱。從梁上弄下來。丟在榻上。原來那婦人羞憤之下。情急自縊。幸虧喉閉有聲。驚動張安。當時店翁竭力喊喚。將店媪也鬧出來。問知陶六死掉。只管亂抖。幸得那婦人悠悠醒轉。店媪不管三七二十一。抱住哭道。哎呀我的媳婦。你這不坑煞人麼。你有甚不舒齊。怎的便生這拙志呀。便止住店媪哭叫。囑他好生看守。同張安忙走出。匆匆的掌上提燈。去尋地保。這時張官兒早聽得動靜。便叫過張安。細問一遍。不多時地保走來。張安便同他一面叙說。一面看過陶六尸身。他聽了前後情形。自然也須到西間望望。問



爲下文能  
官反筆

知那婦人幾乎縊死十分歎息於是地保又去叩見張官兒張官兒  
卽寫了書函交與他。他自準備明晨同店翁報案。這且慢表。且說張  
官兒次晨起程。當日傍晚便抵祥符任。先在行館與夫人見了。各自  
欣喜。又說了回小店中事。張安瞅空兒見着雲姑。不由將店媪祝神  
一席話笑述一遍。雲姑道。沒的嚼舌根。我看是你編派我。說罷竟低  
鬟一笑。碎步兒跑去。這一笑不打緊。真個是張安從來所未見。不由  
喜出望外。覺着渾身上都合了轍兒。便笑迷迷潛自走去。何富也便  
自赴主人家。張官兒一氣兒忙碌數日。接印交代。諸事都畢。然後接  
眷入衙。世隆來叩謁過。便厚致餽禮。張官兒一概璧回。這等官府久  
有名望。又搭着張耳崖除盜一事。傳遍遠近。過了數月。真個是政簡  
刑輕。庭無留牘。頌聲洋溢。自不消說。張安伺候之暇。便常到世隆處。

親戚情話甚是在。只見世隆却是作的西藏地面的商業。無非是販去絲茶等物。將藏中之土產藥材並皮革氈絨等物販將來。雖每一次獲利甚厚。却是那地面危險非常。每一次行販。必須多人。還須壯健曉事之輩。各攜乾糧器械。便如行軍部勒一般。聽世隆談起來。頗頗有趣。一日張安從世隆家走轉。剛走到縣衙後一條僻巷。只見一家門兒。忽的一啟。從裏面走出個瞎先生。明杖三絃。一弄兒俱全。文縐縐一手長指甲。長可數寸。瑩潔非常。後面却送出個婦人。笑道。先生卦禮。俺給你裝到背袋裏咧。俺這條巷緊靠縣衙。都是吃官飯的住戶。出手兒都來的潤綽。先生常到這裏走走。生意且是好作哩。瞎先生聽了。將明杖一擊地。不由昂頭道。哦哦。我是新到此地。街道兒通不曉得。原來這裏近縣衙呀。說罷拽了明杖。大步小步的便走。

偶然身兒一晃。背袋中掉出數文錢。他通不理會。頃刻間已出巷口。脚步兒踏去。並且很有根柱。張安望得分明。不由心下怙憊。便隨後趁來。又走過一條短坊。恰見那瞎先生入一客店而去。這時店門前。人衆雜亂。張安不便窺探。便認清店號。悶悶走轉。一路上只管尋思。及至到衙。業已上燈時分。只見張官兒晚飯後。正在忙碌公務。就花廳中排了長案。上面文件瑣委。看光景便須半夜了畢。張安侍立一霎。心頭有事。便悄悄去尋雲姑。恰好雲姑正在自己房內。正支頤沉吟。蹙起眉有些不樂。張安便道。雲妹怎的敢是有些不自好麼。雲姑笑道。我們都是孤另另雁兒似的。又沒親人。知痛覺熱。還敢不自己痛自己麼。在端端的爲甚不舒齊。說罷又嫣然笑道。失言失言。你還有個親姊姊哩。張安聽了。一時抓不着話靶。不知怎樣安慰他纔好。

寫兩人情  
懷極有分  
寸便爲後  
照文結婚寫

湯官進議  
由雲姑口  
中敘來是  
省筆法

正在想對忘言。雲姑忽歎道。我看這仕路上。真個嶮巇。乏味得很。那會子我聽夫人說起。那湯官兒接到咱主人叙說殺掉陶六的書函。老大的不是意思。當時他詳報上憲。竟不說陶六是本地積竊。竟說是張耳崖的寨卒。被咱主人擅自遣掉。以致又在良家小店。行淫肆竊。輕輕的將咱主人炸了一下。這還不算。便是詳報張耳崖那段事。他字裏行間。竟隱約說咱主人。昧起了許多賊贓。這都是咱主人好友。從上憲衙門得來的消息。主人氣得就要謁上憲。合湯官兒揭實。夫人勸說良久方罷。據我看上憲官兒。也未必便渾蛋。聽姓湯的一面之辭。只是這口氣令人咽不下。所以我也憤憤的。當日我父親常歎仕路逼窄。今日看來。真真不錯。張安聽了。十分悒悒。因他提起甄濟望。登時想起一肚疑團。便笑道。他老人家經多見廣。甚事兒不了。

點逗情懷  
如遊絲暗

然便如方纔這事兒。他老人家若見了。一定明白。因將瞎先生一番狀態說了一遍。雲姑驚道。真的麼。既如此。委實可疑。便就掉錢不顧。看來。可見他意不在此。怎又偏聽得靠衙署進。忽然昂頭。果是瞎目。他張望的是甚麼。雖說是眇者不忘視。不忘尙可。若真個視起來。也就可怪的緊了。張安道對對。却有一件。就他那長指甲看來。又文縐縐不像歹人。雲姑沉吟道。這越法難說。當日我父親也曾說過。江湖中能人。改裝易貌的種種都有。況且我主人到任以來。屢折豪強。難保不結恨小人。今日之事。便須小心準備。張安忙道。既如此。我去暗探那厮。却是這當兒衙中暗備。却須雲妹哩。雲姑笑道。你倒像碎嘴婆子。這何須說得。張安一笑走出。便匆匆結束。暗佩短刀。直赴那客店而來。這裏雲姑也不怠慢。便就署院前後。暗暗梭巡。直至三鼓將

盡沒甚動靜。也不見張安轉來。正在心下怙憊。走至花廳背後。只聽  
颼一聲。後垣上躍登一人。足還未穩。便聽張安在垣外喝道。那裏走。  
語音未絕。雲姑連彈打去。只聽撲撲撲。如打如破皮布上一般。那人  
却笑道。小人兒們。倒也有些把戲。雲姑方要續彈。只見張安一道烟  
似的躍上垣。不及拔刀。斜刺裏攔腰便抱。那人一個鯉魚打挺。早牽  
綴張安翻落垣外。雲姑忙拋弓。一挺柳葉刀。飛身躍出。便見兩人扭  
作一團。風車兒似旋轉。展眼間如雨點黑子。追將下去。雲姑隨後趕  
來。直至一荒園邊。星月之下。只見那人離張安還有數十步。忽的哈  
哈一笑。翻身一伸拳。張安便倒。雲姑大駭。方要收步。那人一拳。又向  
自己伸來。說也奇怪。雲姑只覺胸前如一極硬木樁。碰的一撞。登時  
栽倒。連柳葉刀都擲去。那人趕回來。惡狠狠搶刀在手。不容分說。先

向張安劈頭便剝。只聽張安大叫一聲。雲姑大驚。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曉。

第十九回 訪官聲刺客留鴻爪 慨仕路歸思動尊鱸

上回書交代到張安大叫一聲。果然是個險門子。不但雲姑大驚。便連看官都要大驚。慈悲些的太太姑娘。就要哭天抹淚。以爲張安如此英雄。這般結果。鑿四方眼兒的老先生。又要啾啾唧唧。便如耽憂楊文廣被圍一般。不知通沒要緊。作者正如猴人一般。正在開鑼作場。豈肯將糊獠耍掉。沒得弄呢。閒話少叙。再說打嘴。却說雲姑驚望去。便見張安大叫道。俺張安自愧藝低。便請你斫得頭去。只見那人撲哧一笑。將張安扶起。雲姑這時不敢造次。忙站起走進。只見那人清癯白皙。着一件長袍。累累贅贅。只畧將前襟扎拽起。兩目炯炯。好

俠哉刺客

不有神隨手將柳葉刀遞給雲姑道。此間非說話之所。且都隨我來。於是三人走到僻靜處。那人笑向張安道。你可認識俺。俺便是袁時中聘來的刺客。想報那霍峻之仇。也是俺只聽了時中一面話。說張安府怎的貪酷。便是破却張耳崖時。不但私掠贓物。便連寨中婦女。他都任意收留。俺大怒之下。便尋將來。虧得不曾便造次動手。先就城中借賣卦影身。徐察官兒賢否。不想竟與時中所說大不相同。所以俺今下入衙。要給張官兒留個字簡。囑他小心在意。恐俺不轉去。那時中差人再來。也未可知。說罷。掏出字簡。交與張安。又道。你兩個想便是大破張耳崖的人物了。說罷一笑。張安忙拱手道。壯士公正如此。使人欽佩。願賜大名。以誌盛德。那人笑道。鴻爪留痕。何須姓名。他日相逢。但呼我作瞽先生罷了。張安料是異人。不敢多問。便合雲



原來一位  
劍俠

姑拜請道。壯士武功絕異。不敢多瀆。只是方纔爲何壯士略一伸拳。我們便倒呢。瞽先生笑道。兩敵相逢。若假刀劍爲用。只便落第二乘了。說罷。一抖長袍道。你看我身上可帶寸鐵。於是口兒一張。冷森森一股白氣。匹練似飛出。那光色白中隱青。寒風四射。條的矢矯一週。從兩人額兒邊飛過。隱入口中。張安等伏地大驚。正思起問。只見影兒一晃。瞽先生登時不見。兩人站起來。相顧發怔。恍若有失。張安不由歎道。看起此客來。我們真如兒戲了。雲姑道。此客劍術非常。那一伸拳。準是罡氣作用。當年我父親曾說過。百步拳法。不須觸接敵人。便能制勝。可惜那時我不能領略哩。於是一路走轉。張安一面走。一面將窺探情形。說了一遍。原來張安奔到客店。業已二鼓以後。店門早閉。就臨街屋牕下。先一伏聽。裏面客人門正高談濶論。說笑得起。

借用得妙

勁仔細一聽。大半是說的張官兒德政。並除霍峻一段事。未免添枝加葉。說得張安雲姑。如黃天霸張桂蘭一般。張安方在好笑。便聽一人道。喂。你這先生聽聽。比你說的施公案如何。衆人聽了。撫掌大笑。即有一人呵欠道。今天串街坊。委實困倦咧。夥計想着給俺來盆開水洗洗脚。店夥應道。好好說着。明杖響動。似那人出屋而去。張安暗喜。等店人各歸已室。睡下來。他便走至店後牆。一躍而入。伏覘了兩處房間。便見警先生正就燈下。在熱湯中洗手。目光閃處。直與燈光爭輝。張安暗道。慚愧。忙定神細望。却見他洗濯良久。只將長爪捲來捲去。少時竟折疊起來。十分便利。整整衣履。略一沉吟。撲一口將燈吹滅。張安識竅。趕忙一伏身。便見他扣門走出一路。徇佯。直奔後牆。及至張安躍出牆。他已在數十步外咧。張安驚忙中看那道路。正奔

宦海風波  
端的無定

衙門後身。於是躡躑趕到。那瞽先生方躍上後垣哩。當時雲姑聽罷。惟有稱奇。少時到衙後。因不欲驚動衆人。仍由垣上悄悄跳入。張安道。你便入內院去。我還須稟知主人哩。於是匆匆走進花廳。只見主人還在批閱案件。便徐徐回明。呈上字柬。張官兒吃了一驚。便接來一看。簡中大意。便是刺客不取裴晉公。張官兒沉吟一番。甚贊張安精細。須臾入內安歇。夫人正在對燭沉吟。面孔上驚惶惶的。張官兒知雲姑必已稟明原委。便先喚過他誇獎一番。然後向夫人歎道。古人說宦海宦海。真個是風波無定。我因張耳崖一事。惹出同官讒言。將來這位子穩不穩。尙未可定。今復大盜尋仇。幸遇這正氣劍客。却是俗語說得好。猛虎也有盹睡時。這夜夜防賊。真個可慮得緊。說到這裏。不由一望雲姑。夫人心中一動。便支開雲姑。接說道。我到有個

計較。我看雲姑這孩子。咱們竟離他不得。便是張耳崖救主一事。咱們也該想些安置。難道這樣人兒。放他嫁到山南海北去麼。老爺若中意時。張官兒不等說完。忽的站起。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曉。

第二十回 結紅絲雙俠訂良緣 署下考一官棄敝屣

且說張官兒連連搖首道。喂喂。豈有此理。難道我這般年紀還有意藏嬌麼。夫人真失言的很。那知夫人本是虛晃一着。特繞了個螺絲轉兒。還沒折到本題。當時趁勢一落千丈。便笑道。那麼將他配給張安。是再好沒有一來也不負甄濟望一番付託。二來他夫婦在咱跟前。還怕甚人暗算麼。要不是方纔這險事。我雖有此意。還想停停給他們辦。今既如此。不如便擇日辦起來。好歹要羈住他兩人心兒。一席話有稜有面。非常透澈。聽得張官兒拈鬚微笑。只管點頭。正這當

筆力動人

兒却聽得柵屏外衣襟窸窣一響。作者不曾身臨其境，不敢妄造黑白。請看官玲瓏七竅心，自家想這點小節目罷。還有一節，你道夫人這番建議，純乎是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行個太王之岐麼？就表面看來，是爲保護自己，却是細按起來，還有一層隱衷。便是趁勢兒使物各有主，免得張官兒倚或居心不淨。所謂婦人無妬心，天下稱奇絕。這本在情理中。當時張官夫婦計議已定，也便安歇。不知怎的，雲姑這一下，反來覆去，再也睡不着。只覺一顆心起落不定，却是無論看見甚物件，都覺有些簇新新的氣概。卽如一盞孤燈，平日對慣了，只覺冷氣颼颼。今日卸覺穗燄搖紅，溫煦非常。那燈花兒向人，都盈盈欲笑，轉弄得自己，入下裏不合轍兒。直待鷄聲唱動，方纔略一朦朧。不多時起身，方蓬鬆睡髻，開得門，却好

張安走過。便笑道。雲妹辛苦一夜。倒起得這般早。這一句平常話。不打緊。將個落落大方的雲姑兒。竟問的無言可答。臉兒一紅。翩然走進。張安那這就裏。過得幾天。衙中沒有動靜。張官兒便將許配雲姑之事。向張安一說。張安大喜。自不消說。夫人便忙碌置備奩具。十分風光。擇吉與兩人完婚。便就衙中跨院。作了青廬。一切繁文熱鬧。並署中衆僕。大吹大擂。價歎賀痛飲。不必細表。三朝以後。除早拜過主人外。一對新夫婦。自然須到郝世隆那裏走走。世隆夫婦特設盛筵。款待。大家談敘飲酒。十分歡洽。只是張安暗瞧姊姊。眉頭兒時時一縐。總有些不舒齊的。正這當兒。只見那沙氏扭頭折項。搽抹得嫩臉兒。紅紅白白。鵝鵝似的走來。笑吟吟站在世隆椅後。王氏見了。便推筋站起。恰好世隆飛過一觥。張安酒力已多。便謝道。我委實吃不得。

爲後文王  
氏失寵張  
本

雲姑真好  
眼力

了。且用飯罷。那沙氏却眼兒一瞟。笑道。舅爺今天大喜日。多吃杯何妨。說罷。不管世隆。竟婷婷走進。來了個翠袖殷勤。捧玉鍾。袖兒一揚之間。已有一股肌香甜甘。鑽入張安鼻孔。張安忙道。不須不須。且置在案。我慢慢吃罷。雲姑不由嫣然一笑。便一迭聲喚得王氏來。大家又說笑一回。方纔終席各散。夫婦趑轉。談起席間情形。雲姑便笑道。於看沙氏作張作致的模樣兒。總不脫輕狂。姊姊收他來。却大欠斟酌。張安疏濶性兒。只笑道。左不過是針黹娘兒罷了。理會他怎的。不表新婚燕婉風光。且說張官兒自抵祥符以來。雖是頌聲載道。却只是百姓一方面。與上憲全沒相干。大凡廉明風骨的官員。對了上憲。未免個頭個腦。至於人事周旋。禮餽點綴。又在若有若無之間。久而久之。上憲本已不自在。偏搭着又聽了湯官兒一番捏詳。於是年

還我初服  
不失書生  
本色

終大計。便將張官署考下。考語是浮躁任性。操守不謹。八個字。糊裏糊塗。便將張官兒輕撤掉。公事到來。百姓大闕。便登時奔走號召。聚集數萬人。一定要聯名保留。自然是推出頭兒腦兒。無非是當地紳富生監之類。還有些吃混飯的秀才朋友。這當兒各顯其能。傳單公啟。到處裏雪片似亂飛。這日大會於學宮。議起這段事。大家氣意慷慨。總到痛切處。頗有流涕縱橫的。借寇之舉。堪堪就要鬧上憲跟前。張官兒那知心灰氣短。宦性早闌。便合夫人商議道。我本楚狂人。幸叨官祿二十餘年。風波歷盡。今日借此收帆。到也不錯。便當歸去。植桑種秫。以樂餘年。春秋佳日。登臨之暇。再補讀數卷未見之書。吾願已足。這鴟鼠功名。還戀他怎的。夫人道。正是呢。無官一身輕。老爺所見不錯。於是張官兒大集紳民。堅謝借寇之舉。倒興匆匆整備交。



代專候起程。這日雲姑正同夫人料理歸裝。只見張安匆匆走進來尋主人。見張官兒不在內室。回身便走。雲姑詫異。忙跟將出來。只見一僕慌張迎頭跑來。向張安說道。你還不快去。那和尚打將起來。咧。張安大怒。如奔飛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曉。

第二十一回 祥符術法暉露機鋒 懷沙驛張安逢將弁

且說雲姑見張安大怒奔去。還未出內院門。恰好張官兒一腳跨入。便問怎的。張安道。便是方纔署門外有一遊方僧人。欲見主人。張安以爲是干乞之流。欲稟明主人。以取進止。不料方纔人報說。那僧人竟在門外撒起野來。張官沉吟道。如此便去看來。却不可鹵莽動手。說罷也隨張安走出。自在客室等候。且說張安跑至署外。只見許多人役。氣急敗壞的圍定一個僧人。亂喊道。你這禿廝。到好硬胳膊。真

是看定了卸任的官府咧。便敢這等放肆。正在亂吵。忽見張安跑到。登時一個個揼拳勒袖。又要動手。張安百忙中却瞟見那壯班上李頭兒。正些着牙兒。哈着腰兒。脚下是丁字步。一手高舉馬棒。那一手却似指非指。有似劍訣。呆着不動。張安大駭。便不顧衆人。急忙一望那僧人。不由滿面堆笑道。原來是法暉長老到此。俺家主人想望的緊哩。說罷。喝退衆人。人人都驚驚聳聳。惟有李頭兒還是那福相兒。並且額汗淫淫。氣喘如牛。法暉走去。就他背上只一拍。頃刻便活跳起來。法暉笑道。這人兒便如凍蠅一般。只管向貧僧上頭撲臉。所以暫將他安置在那裏。說罷。望望張安。甚是欣然。自語道。端的精神有異了。於是飄然跟張安直奔客室。張官兒早從牕中望見。不由大喜趨出。一手挽定。哈哈大笑。便相讓而入。賓主落坐茶罷。法暉道。便是

法暉募化  
張安奇極

貧僧疎野的狠。有驚台從。張官兒笑道。爲何吾師也會這等世法。今百樣不說。但恨吾師太也高致。便是下官來罷官時。難道便有辱惠臨麼。法暉道。貧僧念不及此。萬事偶然耳。昔日長官偶然到山。今日貧僧偶然過訪。法非前定。隨緣而生哩。張官兒聽了。甚爲贊歎。便將抵任後許多事故。慢慢談起。法暉聽了。只付之一笑。忽的正色道。今日貧僧來意。却要從長官募化些兒。今長官歸隱山林。想也用不着了。不知肯割愛麼。張官兒聽了。倒有些摸頭不着。暗想法暉高僧。斷不同尋常闍黎。來打官長抽豐。却是他明說募化。又是怎樣樁事呢。正在沉吟。恰好張安端茶走來。法暉用手一指。大笑道。貧僧募化。便是此人。張安聽了。不由一怔。張官兒聽了。一時不得主意。只笑道。長老慈悲。怕不是一片婆心。却恐張安世慕方多。不能領略此意哩。且

輔臣一便  
寡斷以所  
爲情但以  
縛不節而  
來死相隨  
姑妾相有  
以殉者有  
七人所致  
多所以致  
數也

消停商酌不遲。說罷卽命庖下整治伊蒲。就高齋中與法暉小酌。起來法暉更無蔬笋氣味。一般的高談大唾。酒到半酣。張官兒將張安喚將來。便提起法暉來意。命他自己斟酌。你想張安這當兒意氣如雲。一腔世味。自負材武。看得功名富貴。直如拾芥。錦片似前程不肯捨掉。不必說。便是嬌滴滴一個雲姑兒。也便拴得他牢牢的。當時聽罷。只有笑而搖首。法暉大笑道。且去且去。嗣後如憶起貧僧時。且莫以此介意。說罷。站起興辭。張官兒苦留不住。只得相送出衙。眼看他飄然而去。這裏張安便與雲姑說知。不想雲姑倒聽得怔怔的。狠有一點爽然若失的光景。却被張安笑了一場。過了幾天。張官兒行程在卽。張安不免到姊姊處辭行。只見世隆夫婦一對兒沉臉槪嘴。王氏一見張安。不覺洒淚道。你這一去。不知多會子再來了。天可憐見

咱姊弟遇在一處。如今又要分手。張安一面安慰數語。一面望世隆却如不聽得一般。只管攢起眉。滿屋亂踱。王氏便道。你姊夫便爲販貨發愁。如今西藏裏。越法道路難走。聽得同行中。往往失事。那所在盜賊不但兇惡。還會邪術。今不久又當行販。急切間沒有相宜人護行。所以愁得緊。世隆便道。也是我時氣不順。上月曾遣人贖了重禮。赴山東鉅野。請著名鏢師狄子羽。偏他頭兩日。被人家約了去咧。又有人荐直北蘆龍袁廷相。此人當年曾在喜峯口。一個人兒。劫過滿洲貢馬百十匹。數十名健卒。都被他斫翻。那本領真個絕頂。我忙專人去聘。不想他又死掉咧。張安聽了。猛然心有所觸。便笑道。姊丈不須煩悶。若委實没人去。俺便試行一次如何。王氏道。啣。可了不得。那所在連你姊丈都有些畏首畏尾哩。只聽世隆冷然道。我這樣膿包。

著語不多  
而世隆之  
編襟狹度  
並夫婦不  
睦光景一  
一若揭

人不值得你提。若不是老弟夫婦在張耳崖就交代咧。張安忙道。咱且說正經。如姊丈看我不堪此任。也就罷了。世隆這當兒。本是滿心願意。却故意沉吟道。那麼老弟去是很好。却是尊主人行程在卽。便怎處呢。張安屈指一算。便道。如姊丈行販起程在個把月後。我便可趕得回來哩。王氏喜道。既如此。有商量了。世隆眉兒一揚道。你亂的是甚麼。老弟到來。還不去準備酒飯。王氏聽得張安還來。心頭一喜。便不理會世隆嘴臉。真個興匆匆去分咐酒飯。不一時大家吃罷。張安起辭。王氏未免眼角兒酸酸的。那世隆却切囑早回。張安慨諾而去。不幾日張官兒起程。邑中紳民祖餞之盛。十分熱鬧。攀轅臥轍。許多風光。不必細表。他家本楚南岳州。一路上水陸行程。無非曉行夜住。飢餐渴飲。八個大字。這日行到懷沙驛地面。只見市坊荒涼。大半

是小販客店。張安連看數處。只有一家還堪住息。正房五間。頗是寬敞。還有三間廂房。緊靠馬棚。便請張官兒等。就這裏歇將下來。方安置都畢。自己退回廂房。打拂行塵。只聽門外一陣喧譁。便有人大喊。道。這是官面差事。你敢推三阻四麼。就聽店主陪笑道。你將爺們有甚麼不明白。俺們既開店。還怕顧主上門麼。凡事都有個先來後到。沒別的衆位耽待罷。張安出去一望。却是十幾名兵丁。一個個衣着鮮明。手拉高頭大馬。很有些濶綽氣概。正圍了店主人發威風。正這當兒。只見一個精壯馬夫牽了匹龍駒似的駿馬。雕鞍絲轡。風也似走來。隨後躡進一個武官兒。身裁凜凜。面目和煦。眉宇間一團蒼老之氣。望而知爲是位久歷世故的老行伍。一見衆兵紛擾。便喝道。不須如此。既是這裏著不下。我們便分居小店。總比野幕露宿強得多。

哩。張安聽了。覺這人藹然可親。便走上拱手道。尊客如不嫌逼窄。何妨就廂室共住呢。尊隊們就門房屈居。也可將就了。那武官忙笑道。若如此實承愛了。說罷抱拳致謝。便命各兵丁各卸鞍馬。自與張安相讓入室。自有馬夫整理行裝臥榻。兩人落坐各通姓名。便叙談起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料楚材口述藩王宮 張輔臣志作風雲氣

且說當時兩人談起。方知這武官姓料名楚材。現居守備之職。便在陝西總鎮姜瓖麾下。此番爲本官所遣。到雲南吳藩王三桂處。通些餽問。方纔由那裏回頭。言辭之間。十分洒落慷慨。見張安一表堂堂。談到武功。不由甚是贊羨。兩人竟越說越投機起來。少時掌上燈燭。張安伺候主人已畢。大家飯罷。便與那料楚材聯牀夜話。張安素聞



此段開談  
圓圓不但  
反襯輔臣  
熱中並爲  
後來依附  
吳藩伏線

吳藩大名。不由問起雲南情形。料楚材笑道。近來吳藩雄盛繁華。便是一部書也說不盡。單是那座藩王府。真個雕梁畫棟。萬戶千門。到裏面真如天宮一般。吳藩王從容偃仰。窮人世聲色遊賞之娛。真個快活的緊。張安道人都說吳王寵姬。有個甚麼陳圓圓。說起來便如西施一般。這個人還在麼。楚材道。焉得不在。此人是吳藩功名成就的緊要人物。當年一片石之戰。你道是爲着那個來。只是圓圓爲人。狠有意識。如今見吳藩驕盈志滿。他竟退居別館。長齋繡佛。做起冷淡生涯來。咧。這種胸襟。若是男兒家。怕不是急流勇退的人物麼。張安正聽得眉飛色舞。心頭火熱。不由大笑道。依我看這圓圓却憨到絕頂。人生貴適意耳。還是吳藩縱橫豪宕。是丈夫本色哩。楚材只笑着哼了一聲。隨口道。吳藩這時却另有所寵。雖是上了幾歲年紀。每

當操練兵將。依然能上馬握槊。往來如飛。幕下奇材異能之士。甚是不少。張安聽了。正搔着痒處。便道。尊官新從他那裏來。可聞得有甚奇士麼。楚材道。新近有一段驚人之事。便是吳藩所養劍客。裏面有一人名叫保住。此人矯捷絕倫。往來如風。數十丈崇樓傑閣。不消他腿兒一邁。一日吳藩大排筵集會飲賓客。帳下軍弁也都賜筵列坐。大家酒到半酣。恰好某將軍送到一個善彈琵琶的名伶。吳藩大悅。登時命名伶奏技。那名伶叩謁畢。退至殿隅。衆人都停杯頃耳。只見他凝神定氣。和準弦索。登時嘈嘈切切。手法如雨。密如急雨。撒荷。逸如奔瀧。下灘。初手彈了一闋潯陽月。直將白太傅一腔謫怨。盡情寫出。衆人正微笑默歎。忽的四弦一迸。聲如裂帛。但聽得琤琮激楚。一片金戈鐵馬之音。其中風聲樹聲。旌旗刺刺聲。秋笳幽咽聲。渾和作

筆致之妙  
不減琵琶

一處儼從天外飄來。眼前便如臨絕塞一般。一似有百萬鎊騎隨風殺來。衆人聽得心驚胆戰。竟要爭先拔脚。只聽得砉然一聲。萬籟俱靜。衆人這纔恍然是在吳王筵上。好端端的喫酒哩。便是一問曲名。是叫塞風高。於是吳藩大悅。賜了名伶卮酒。不由撫膺道。可惜這當兒反忽雷不會將來。若得那琵琶一奏妙曲。當必更有可聽哩。原來吳藩有一面最精良的琵琶。七寶鑲嵌。價值千金。取名反忽雷。以見可與古忽雷名琴爭勝。便命寵姬惜奴專掌此器。這當兒吳藩夜筵。是在別館。離王府還有十幾里遠近哩。當時吳藩說罷。衆客雖拍手稱妙。不由道。可惜夜深路遠。去取不及咧。一言未盡。只見保住叉手稟道。王爺若要此器。小人不消頃刻。便可將來。吳藩大悅。忽的略一沉吟。命保住暫退。卽喚過兩名心腹將校。附耳數語。兩將校匆匆而

去這裏吳藩依然與衆客歡飲。待了良久。方命保住去取琵琶。這當兒兩名將校早已飛馬到王府。囑咐停當。原來王府下內外護衛十分嚴密。漫說深夜人闖來。便是白日也飛鳥難入。一夜人出入。都有符契的。吳藩欲試保住之能。不給符契。保住正欲顯其能。早默會其意。於是翻身出殿。略一聳身。早已影兒不見。不多時來至府前。只見衆衛士正弓上弦。刀出鞘。的準備拿人。還有外巡之隊。不斷的鳴鑼喝號。往來梭巡。真個把守得鍤桶一般。保住見了。暗暗好笑。他知那王府後苑一帶的參天大樹。正好隱身駐脚。便直奔那裏。方要騰身而上。只見提燈一閃。走過一羣人。保住趕忙伏身。那一班人已踢躡而過。中有一人却笑道。你看這株樹老鴉巢。黑越越的。長大可疑。還許是保哥兒哩。說着。颼的一箭。却將巢兒射落。撲忒忒栖鴉亂噪。衆

人大笑而去。這裏保住趁勢躍過府牆，飛登樹梢。只見鴛瓦參差，廊館連延，都隱現在星光耿動中。便畧一定神，向惜奴院中望去。只見燈光隱約，上浮井院，却靜悄悄沒些聲息。便一躍而入，就廊柱後隱身少刻。伏窻一看，只見那惜奴還未安歇。有個小鬟給他拂拭牀榻。那面反忽雷，恰好韜了錦囊，置在榻頭，保住沉思，還是用輕巧手法爲妙。恰好畫欄上有一架鸚鵡，保住便伸指一撥。那鸚鵡亂撲亂叫起來。惜奴道：「一定貓兒來咧。咱們快去撲貓兒。」保住聽了，便乘勢學着貓叫。惜奴繡簾一啟，兩人衣裙飄動的當兒，保住早隱身而入，挾起琵琶，方掀簾趨出。那惜奴已身轉來，不由失聲大呼。這一聲不打緊，驚起衛兵。頃刻傳呼四徹，奪勇拿人。這時保住早已飛登屋脊，接連着一帶樓閣，他便如驚雀穿枝一般。頃刻間躍到後院樹梢，牆內

外箭如飛蝗。只揀樹枝搖晃處。儘力子射去。那知保住這時。已飛也似飄落。吳藩筵前。半跪聲諾。將反忽雷高獻上來。計他去時。只好兩巡酒的工夫。於是吳藩掀髯大笑。衆客都恍惚如夢。便命名伶重奏新聲。盡歡而散。你道吳藩豪氣。也就壓倒當世了罷。張安躍然道。大丈夫處世。正當如此。俺聞吳藩甚能用。人下士。真個的麼。楚材道。正是哩。他那一團意氣。足以籠罩羣英。却是驕矜之處。也在所難免。他用人性質。不拘親疏。新近他有個微時女婿。找到跟前。此人是江南人。猥猥瑣瑣。一無所能。但知吃飯穿衣。要老婆困覺。吳藩一般的盛具妝貲。將女兒嫁給他。却是新夫婦結婚一月後。吳藩便硬生生將女婿兩口兒遣掉。偏又一物不給。只遣個老僕護行。數千里程途。好不艱窘。夫婦一路怨悵。自不必說。不想到得家。幾乎不敢踏入。只見

點出應期  
爲後文伏  
脈

略及姜瓖  
爲輔臣投  
料張本

自己那片茅檐影兒也無。但見巍峨華煥。好大一所甲第。便如沉沉侯門。不多時美婢幹僕。紛紛叩謁。得到裏面。鋪設的錦天繡地。那一番氣象。就不用提咧。吳藩女婿只驚得目定口呆。搯腕覺痛。方知非夢。原來吳藩早暗地差人準備停當咧。當時便有人從容叩吳藩道。嬌客來投。王爺何不留用呢。莫非倒以親見斥麼。吳藩笑道。不然。我用人初無成見。惟其材能罷了。卽如我姪兒吳應期。何嘗不用在軍中呢。因此吳藩帳下。不乏梟傑之輩。却就服他這點子。兩人越談越投機。不由親近起來。料楚材便道。足下有這等材武。何不乘時立業。到軍中混混。王侯將相。豈有種子。張安赧然道。非不念此。怎奈一時間沒有機會。因將姜瓖軍中詢些情形。楚材道。此人志大材疎。不及吳藩萬一。正說之間。只聽一陣人喧馬嘶。欲知後事。且聽下回分曉。

第二十三回 卜年命閒謁呂仙祠 赴期約重遊河洛地

凜然丈夫語

且說楚材正說得熱鬧。只聽馬棚中踢嘶起來。却是店夥去上夜料。當時兩人談倦。各自歇息。鷄聲一動。楚材率衆起程。殷訂後會而去。這裏張安也便服侍主人登程。路間沒得事。張安與雲姑兩騎馬前後廝趁。便將昨夜楚材一席話一說。雲姑却笑道。憑吳藩怎的豪雄。我看他只是賣國奴哩。張安聽了。也便付之一笑。不幾日張官兒抵家。久官歸田。見了那故園三徑。甚是歡喜。便忙忙掃除安置。接着親朋候望。一連忙了十餘日。方安靜下來。張安閒得沒幹。倒將岳州名勝遊玩殆遍。這日攬衣縱步。徑上岳陽樓。只見雲物空明。蒼波拍天。真是東南形勝。吳楚鎖鑰。低徊良久。不由自慨身世。便信步兒走登呂仙閣。那座閣十分寬敞。中間仙像。塑得來飄洒如生。龕額大書鶴



影凌虛四個大字。相傳當日洞賓仙翁。曾三醉岳陽。又有甚麼飛劍斬黃龍。許多仙跡。所以這閣上籤卜最靈。從朝至暮。籤筒兒休想置案。專有兩三道童。就仙案前伺候此事。原來道童們都你爭我奪的。從師父跟前討此美差。一來穩穩坐地。飽看花鵝鴿似的女娘兒。二來撈摸下幾文香資。背地理鑽鑽狗洞。好不快活。這當兒正遊人雜沓。也有咬文嚼字。就四壁上。看打油詩的。也有搖身晃膊。就仙案前擁擠求籤的。張安正在流覽。只聽東壁下一羣人。哈哈大笑。忙走進一看。只見壁上濃墨淋漓。寫着一首詩句道。

小風兒吹着。月亮兒照着。還像當年情緒。爲甚麼先生去也。總沒還期。可知你鶴兒相伴。端在那裏。拋得奴冷冷淒淒。甚衾兒枕兒。懶去尋厮睡。說甚麼抗志雲霞。怎及

得月圓風軟。好良宵。且作鴛鴦侶。恨將來。推出月兒。掩孤幃。  
莫放風兒入。因爲你當年曾見奴兩人情緒。

張安念了一遍。絕好一段小曲兒。又一看詩題。不由也笑將起來。只見上寫閨怨兩字。下書辱妾白牡丹。也不知是那個酸先生。閒得沒幹。來了段遊戲筆墨。將洞賓戲牡丹一段俚書想起。擬起白牡丹口吻來咧。張安正在好笑。却聽有個讚道。好好。這方是古人說的白香山詩。要今老嫗都解哩。張安懶去再聽。便順步走向仙案前。只見個漢子。急匆匆掉臂擠入。大嚷道。咱老子要出門作生意。幫人家作注買賣。不知有他娘的財運沒有。說罷叩過頭。便搶籤筒。張安一聽。猛想起合世隆定約來。便等那漢子求罷籤。自己也恭恭敬敬求了一籤。只見籤語道。

多財善賈。長袖善舞。匪寇婚媾。禍福倚伏。搶地須臾。  
終奮毛羽。天衢宕宕。憤哉汝止。

直貫下文

上面註着第三十二籤。中平大吉字樣。張安沉思一面。不解其意。便藏起籤紙。慢慢走回。當夜夫婦談起。雲姑便道。你與姊丈既有約會。便須趕回去。也省得姊姊盼望。主人既到家。便沒多事體。我在這裏。你儘可放心。只是姊丈那人。我看非坦易一流人。你那直爽之性。須要處處當心。莫在親戚家。落出褻貶來。張安笑道。俺儘理會得。於是一宿無話。次日張安回明主人。叩辭而行。張安兒夫婦。甚是不捨。却因自己業已。是冷竈門兒。便不肯耽擱他。只囑咐許多言語。令他早回。張安這時興匆匆。早打就衣錦還鄉的念頭。便別過主人。合雲姑。慨然起程。這裏雲姑且侍主人。過安閑歲月。慢表。且說張安一路上。

放開馬兼程而進。不多日早到祥符。此時孤另另匹馬進城。抬頭一望。倒覺有些悽惶。到世隆門前。牽馬走入。只見靜悄悄的。喊了半晌。方將老僕何富喊出。一見張安。甚是歡喜。便一面接馬安置。一面說道。虧舅爺來咧。俺主人等得不耐煩。只是沒好氣。尋人岔兒。一定要候候舅爺。饒得俺主母再三相勸。前日裏他還風火般出去找朋友去咧。便是俺主母也着了點氣。方在鬧病哩。張安不暇細問。便忙忙揮淨行塵。先進去一望姊妹。果然那王氏黃瘦瘦面孔。正在屋內合一個小鬟低吵道。那浪蹄子。終是個強盜老婆性兒。張致的連我都踹下來。你少去踏他門檻兒罷。忽見張安進來。連忙把話掩住。姊妹相見。自然十分歡喜。那小鬟百忙中叩見過張安。却歪着個小髻兒笑道。阿彌陀佛。俺娘娘親人兒走咧。可怕不着他們咧。王氏連忙瞪

了他一眼。喝道。死妮子。還不快給舅爺泡茶去。小鬟一笑跑去。這裏姊弟談叙一番。方知世隆果然去尋夥友。商量行販起程。正談得熱鬧。只聽得窗外嬌聲嬌氣的道。越是人手忙脚忙。偏這死狗兒。橫不楞子。臥在當道。絆了一叫。趨的脚尖兒生疼。這小鬟臭東西。也是猴兒拉屎。壞了腸子咧。怎舅爺回來。天大喜事。就不來給我個信兒呢。虧得舅爺是寬洪大量。若是那鷄腸鼠肚的。不說我眼睛裏沒人麼。一陣胡噪。接着門簾一啟。香風飄處。進來個俏生生婦人。正是沙氏。穿一身淺色衣。雲鬟亂挽。梳作個拋家髻子。脚兒上却著雙紅鞋子。尖翹翹越顯得水葱似的人兒。進得門。先將俊眼一瞟。然後掩口笑道。舅老爺若早來兩天。他也不用張羅去咧。說罷連忙萬福。張安雖是直性。也覺他神情詫異。當時只得回禮。再看王氏。業已臉兒緜得

笛末一般。那沙氏又將雲姑等一千人。一一問遍。方纔頭兒一扭。笑道。俺也喜糊塗咧。快讓厨下。給舅爺備酒飯去。說罷。扭將出去。這裏王氏。嘴兒一撇。一個指頭。恨不得穿入他脊背。低唾道。還是人家想的周到。說了半天話。我竟沒問問弟媳兒。張安不便問沙氏情形。只將雲姑近狀。說了一遍。少時飯罷。姊弟又夜話一回。當晚張安安歇下。甚爲躊躇。思量沙氏。總有些不彷彿。難道姊姊。合他嘔氣麼。果然如此。這世隆爲人。也就有限了。不由深悔此行冒昧。次日晨起。恰好何富進來。一面服事。一面閒話。張安拿話兒引問他沙氏近狀。何富只是笑。又道。左右俺主人沒主張罷了。卽如約下舅爺來。偏又等不得。凡事兒。何從有定規呢。張安得了這悶葫蘆。越法不懂。悶了兩日。世隆還未走回。這日張安正在客室前負手閒踱。只見飛也似從內

笑裏有因

院中跑出個狸貓兒。接着一個彩線毬。隨後擲出。那貓合毬。登時滾作一團。張安一望。猛的心中一動。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曉。

## 第二十四回 覓花狸小婢窺春色 聘飛熊僮夫充上賓

且說張安見毬兒後面。却是那小鬟。笑憨憨追來。一手還提着根綵繩兒。見了張安。只是傻笑。張安笑道。偌大丫頭。還頑弄毬兒。小鬟道。俺那天晚上。爲尋這毬兒。吃那沙淫婦編排俺。說是聽了他的浪像聲。咧。惹得主人兩口兒。只管置氣。俺腿上挨的棒。這當兒還痛哩。說罷將貓毬一齊擄起。就要跑入。張安連忙喚住。到室內給他些菓餅兒喫。小人兒那知輕重。張安趁勢一問置氣之由。那小鬟不由隨吃隨說。將世隆和沙氏一段穢事。和盤托出。原來那沙氏自到郝家之後。起初也循循規矩。儘也像個人兒。當不得世隆沒正經。瞧他有

幾分姿色。不時價合她嬉皮笑臉。專候沒人當兒。尋她瞎三話四。一日世隆急忽忽跑來。沙氏正在榻上。低頭針黹。只見世隆也着眼。不容分說。走進榻。便撩衣襟。沙氏心頭一跳。方一紅臉兒。世隆却笑道。不打緊的。便是這中衣上破綻了一處。請你縫上就是。說罷挺身微笑。沙氏道。這須不得手脚。此間恰好有一中衣。你快到娘娘屋裏換下來。俺好給你縫。說罷秋波一閃。用牙兒咬着櫻唇。不想手兒一歪。哧的一聲。一針正紮在小指兒上。便笑恨道。你看都是你來攪。便這樣撩袍端帶挺身聳肚的。就請娘娘給你弄上。不結了麼。還巴巴的尋俺來。說着拋過件新中衣。世隆且不去取。只笑道。這真是急驚風撞着慢郎中咧。我急於出門。誰耐煩再去換。左不過一針兩擲的事。便停當咧。所以特尋你來。沙氏又驚又笑。軟洋洋的低唾一口。只得



低垂素項。一顆頭幾乎扎在世隆胸上。這時世隆垂下頭。見他雪也似螭螻。趁着漆光似一頭香雲。本已有些模模糊糊。偏搭着沙氏。忽的一仰頸。登時有一股肌香。和着細細髮氣。熱刺刺。甜甘甘。直鑽入鼻孔。於是屋裏轉默無聲響了。從此沙氏。便有穿有戴。手頭兒非常濶綽。針黹呢。不消說。高興纔作。見了王氏。竟有些上頭撲臉。俗語說的好。紙包不住火。這等事體。那裏瞞的過衆人。却沒人多嘴。向王氏跟前。去風波。王氏雖性子儒厚。久而久之。也覷着沙氏。張致得不像模樣。未免指桑罵槐的。啾啾唧唧。便是張安夫婦來辭行的當兒。世隆夫婦正在反目。王氏一時間捉不住沙氏實據。也便稍安下來。不想張安未回前幾日。又鬧了場風波。却是因那小鬟尋毬兒。發作起來。原是小鬟因毬兒不見。便似爲是沙氏屋內的狸奴銜去。二鼓後。

他服事過王氏。便悄悄走到沙氏牕前。方就微月下低頭尋覓。只聽得屋內細語喁喁。小鬟暗恨道。死貓兒。偷銜得毬兒去。落在水盆中。豈不濕掉彩色。想罷忙先向牕隙一張。見世隆正與沙氏並頭睡着。回頭便跑。恰好王氏尋他不見。正遇在穿堂中。小鬟不由劈頭便笑道。娘快去看來。主人在沙大娘房裏呢。王氏聽了。登時如高樓失脚。只覺天旋地轉。便喝退小鬟。一氣兒悄去一望。只見兩人正在不可開交。當時氣湧上來。眼前一黑。礮的聲頭觸牕。這一聲不打緊。沙氏先翻身跳下榻。隨後世隆也便搶出一看。是王氏跌倒窗下。不由羞惱成怒。冷笑道。既是個主婦脚色。可也有些體統兒。半夜間猴在這裏。甚麼意思。說罷竟重重睡一口。掉頭便走。王氏氣極。不由大哭大叫。還是衆僕婦攙扶回房。氣苦當兒。沒加思忖。便將小鬟揭揚出

爲後文王  
氏氣病而  
沒張本

因歎古今  
宦閨間變  
寵辱嫡似  
此者甚多

來。世隆聽得大怒。所以小鬟挨了一頓捶。今日因毬兒想起。所以憤憤。當時小鬟一面說。一面吃完菓餅。便笑道。舅爺千萬別問俺娘娘。他聽得一個沙氏便渾身整顫哩。說罷抱了貓毬。嬉笑而去。這裏張安。沉思一回。好生氣悶。次日見了姊姊。只拿話兒。隱隱勸導。王氏料張安聞知就裏。不由流淚道。這節事。錯在當初。我不應收這禍水。若是在張耳崖遺掉他。那裏有許多緣故。正說到這裏。只聽院中礮的一聲。張安一望。正是沙氏。拎着個土箕。儘力子一擲。挺着頸兒。口內咕嚕而去。連忙搖手。止住姊姊的話。勸慰數語。即便走出。剛到客室。還未落坐。只聽內院中喳喳吱吱。夾着連哭帶嚷。鬧將起來。方在頃耳。只見那小鬟飛也似跑來。喊道。舅爺快去。俺娘娘又生氣哩。張安忙三脚兩步。跨入內院。只見王氏喘吁吁青了面孔。倚了廊柱。只是

淫婦口吻  
如生

發抖。那沙氏却剔眉豎眼。搖起頭兒。冷笑道。人就有臭屎缸。也不犯着常常攪他。你開口張耳崖。閉口張耳崖。難道那所在。就是俺困過覺麼。那個蹄子。沒讓霍峻撈着過。清醒白醒的。誰是傻子。如今却染坊裏。拉出白布來咧。俺不知看那個的面孔。不說這些罷了。俺也不是癩腿瞎眼。在你這裏賴衣求食。老娘耳朵裏着不下許多浪聲氣。咱們等郝世隆回來。便散他娘的。可有一件。姓郝的須給我個四脚落地。若不然俺姓沙的家。也有男人家哩。你們郝家娘兒們。也着個把陪人困覺去。說罷。指手畫脚。直逼到王氏面子上。張安方知剛纔王氏一番話。被他聽得去了。當時連忙喝退沙氏。命小鬟扶姊姊入室。方想解勸。只見何富飛報道。俺主人回來咧。便聽得前院人語喧喧。張安纔要迎出。已見世隆興匆匆走進。一見張安。却笑道。如今更

好了。我儘等你不來。却給你尋了個夥伴兒。於是兩人厮見過。進得室來。王氏起身相迎。未免淚痕猶在。世隆只笑道。你姊弟相叙。只該歡喜。一定是想起老弟婦來咧。張安笑道。正是哩。一語遮過。便略述別後情況。世隆點首道。好好。既張官府家。沒多事體。咱們親戚厮靠着。豈不好麼。說罷。忽的拍手道。我且給你引見個朋友。此人是光州拳棒師。慣走江湖。極有閱歷。姓韓名依仁。人稱賽飛熊。是我好友。引荐。我特地請來。你既有盛名。想必不錯。說罷。與張安直赴外廳。方走到階下。便聽廳內托的睡了一口。卽有一僕大人讚道。端的標師好本領哩。須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曉。

**第二十五回** 炫耀武功大言不慚 侈談活佛法力無邊

且就世隆等聽得僕人誇讚。進廳一望。却是壁角邊跑出個耗子。被

北語謂門  
外漢曰利  
巴頭

韓依仁一唾。唾個正着。哧的聲跑掉咧。依仁得意的哈哈大笑。張安方要回頭匿笑。世隆已給他兩人引見起來。於是各道渴慕久仰。甚麼大名。如春雷灌耳。鬧了一陣。依次落坐。那依仁仍然高據首座。通沒些謙遜。只向張安略瞟一眼。卽問世隆道。你東翁倒不利巴。俺們內功派中。便是行動坐臥。一霎兒都不敢稍弛罡氣的。便如這鼠兒。不消半刻。定然死掉。因這一唾。直傷入肺腑。所以小弟平時。一舉手。一動脚。都要加十二分仔細。惟恐傷及人物。轉將俺拘束的甚麼似的。說罷腰兒一挺。兩手按膝。坐了個四平八穩。真賽如狗熊一般。張安見了。暗笑得肚疼。略談數語。便讚道。韓兄方纔說罡氣工夫。真正精妙入微。這起居飲食。還可以勉強不弛罡氣。却有一樣事兒。不知韓兄此時此際。還可不弛罡氣麼。依仁只道是佩服他。忙問道。甚



色已晚。便就廳中張燈夜筵。那丁從厚去過西藏多次。當時酒至半酣。談起西藏許多人情風俗。真是詭幻百出。今作者且將那山川風俗略爲述來。原來西藏地面極爲寥廓。蒙古人。族雜處。部落甚多。各部酋長。都有等級。如等級名號之類。蒙人最崇敬的是喇嘛佛教。教中僧侶。幾占全地之半。凡部落所在。必有極壯大的喇嘛廟。俗叫作庫倫。其中有一地名土謝圖。爲蒙汗所居。汗便是蒙王的名稱。這所居全藏之中。甚爲繁盛熱鬧。其地北境。有一大喇嘛廟。爲活佛所居。俗呼爲大庫倫。這兩處最盛所在。就是行販雲集之所。丁從厚是到過兩次的。甚麼叫活佛呢。說起根由來。十分奇特。原來這喇嘛教。雖十分爲蒙人尊信。却還不能干預蒙汗的政權。自第一代活佛出現。竟將個獐龍般的蒙王。降伏下去。全境政權。竟都歸活佛執掌。原



來大庫倫南境。有座高山。名叫汗山。峯巒深鬱。形勢甚佳。真個藏風聚氣。氣候溫和。四時花木。便如內地一般。當年有一喇嘛。頗有神通知識。便在汗山之巔。創立廟宇。潛修淨業。等閒價不肯下山。凡居民被野獸所擾。或有疾病。但叩禱這喇嘛。無不所苦立除。於是全境震動。遠近奔赴。每日價從山脚到山頭。焚香禮拜的人。一行行螞蟻似的一片佛號。聲聞數里。到得夜間。只見山嶺神燈萬盞。照徹上下。一片光明燦爛。將岩谷草木。都能籠在毫光中。這等靈迹。早鬧到蒙汗耳朵內。蒙汗本惡喇嘛。那裏容得。正思量箝制他。不想本境東邊有個部落豪酋。方因事要暗殺蒙汗。喇嘛教中本有邪術一派。當時豪酋便尋了幾名極利害的妖僧。暗遣將來。不但想殺蒙汗。便連蒙汗血族。都要除絕。蒙汗方瞞在鼓裏。那喇嘛心血來潮。掐指一算。早已

知道咧。便登時鳴鐘伐鼓。大集蒙人說道。某日某時。必有妖僧兩名。並跟着白衣妖婦數人。從容入境。其人各挾極惡蠱毒。以妖法遍散將來。專害蒙汗。並其族屬。以及貴族等人。凡中毒的。登時軟若無骨。不久皆死。絕惟我深通佛法。能以神通力制服他。却是蒙汗素輕吾教。今若不稽首悔誠。步行登山。親叩到我座下。納下印勅。舉國聽從。我豈能輕救其大禍。但當任其滅絕。我再施展吾法。除却妖僧等。重立新汗罷了。一席話報知蒙汗。真似清天霹靂。登時驚得汗流浹背。便顧不得尊嚴體統。當即換了一身囚服。以示悔罪之誠。命宮眷們捧了名香異菓。心腹大臣。分賚勅印。徒步兒辭宮下殿。一行人恭敬的。走至汗山之麓。蒙汗招頭一望。只叫不迭連珠箭的苦。只見山路盤紆。好不高峻。蒙汗有生以來。出入輿輦。何曾爬過山路。當時怕死。

所以至今  
蒙僧朝京  
西五台山  
者猶每步  
一拜遺制  
也

心切也說不得。只得賈勇先登。並且一步一拜。及至廟前。業已氣僅屬。從容一望。不覺十分震懾。那廟貌壯麗。雖不及蒙汗宮室。十分之一。却只覺有一番肅穆神邃的氣象。於是蒙汗率衆人凜然走進。那喇嘛早知消息。就佛殿中已莊嚴具足。高行弟子。列侍兩旁。自己高據正座。正在垂眉入定。方一開眸。那蒙汗已率衆匍匐坐下。具陳悔罪。言辭切痛。於是喇嘛合掌存想片時。然後將蒙汗喚至跟前。一面給他摩頂。一面口內祝頌良久。揮手道。速去速去。但準備捉人便了。蒙汗不敢深詰。只得踉蹌回宮。心頭還慙懣不已。不想佛法無邊。過了兩天。真個被守宮衛士。捉住了一千僧徒男女。都一個個異貌異音。十分可駭。於是蒙汗親自鞫問起來。一千妖僧。不待受刑。便撐眉睜眼的迷道。俺們便是某豪酋遣得來的。本想入宮施放蠱毒。昨夜

用隱身法術潛入宮苑。不想忽然間光明大放。半空中頓現一尊大佛。金身寶相。莊嚴不可逼視。風雷隱隱中。便擲下風火寶輪。將俺們一千人震壓於地。遂被擒獲。哩。蒙汗聽了。不由與心腹大臣相顧失色。一來喇嘛佛法可畏。二來自己這無上政權。恐不久定要被奪。當時不由勃然大怒。先遣大臣代自己去謝喇嘛。然後嚴整法駕。盛陳儀衛。帶了臣僚刑人。將一千妖僧。親押至汗山之下。細縛停當。一字兒面山跑到。衆妖婦都生得十分妖艷。加以衣飾瑰麗。都是繡絲珠璣。璀璨滿身。這當兒。禿衣露體。一個個細皮白肉。披散了一頭漆光似的長髮。嬌啼宛轉。將行刑屠伯。看得都心軟起來。正這當兒。蒙汗傳命行刑。沒奈何。鋼刀一舉。唳唳排頭殺去。碧血四濺。便如落了半天紅雨。衆尸身參差跌倒。還都血流不止。便有一股血濺到個刑

人身上。那刑人拋刀大叫。登時死掉。當時匆忙中還沒人理會。不想蒙汗回宮後。只過得幾天。這日方在便殿閒坐。只見個大臣匆匆入報道。不好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曉。

## 第二十六回 鬧庫倫蒙王失政權 獵汗山淫女逢異獸

且說蒙汗正在閒坐。只見一大臣驚告道。好叫吾王得知。又是一禍事來咧。那汗山下妖僧濺血之處。忽地遍生長大赤蝎。其毒無比。凡螫咬着人。其人立死。若不速除。勢將蔓延遍地。吾民恐無噍類了。蒙汗驚道。這便如何是好。大臣奏道。依小臣之見。還須去求那喇嘛。蒙汗依奏。立遣大臣去了。於是喇嘛承命。巡行山谷。誦經一晝夜。說也奇怪。赤蝎登時不見。將全境蒙人。頃信的沒人脚處。只有蒙汗却越法不樂。日復一日。那裏肯將政權便交出來。一日喇嘛又復召集民

衆道。今蒙汗食言悛惡。天罰將至。令全城人民。受盲風洪雪之害。凍餒而死。禍發便在眼前了。民人大驚。便飛報蒙汗。那知蒙汗這遭兒。橫了心。竟不理會。又見連日來天氣晴和。越法心下坦然。這日過午後。一輪旭日照得滿宮中花樹灼灼。十分精神。蒙汗連日鬱悶。不由高起興來。便召到得意妃嬪。開樽小酌。令供奉樂工。就花闌外。沒茵布席。合奏新聲。一時間逸響遏雲。風微日麗。蒙汗在高閣上。左擁右抱。淺斟細酌。對着如花美眷。撫有雄盛山河。吃到半酣光景。不由掀髯大笑。正在快活。忽見西北上。簇起一塊烏雲。奔馬似垂垂四布。蒙汗正停杯高望。但聽嘩喇喇一聲響亮。空際長風。飄飄颼颼。登時扶搖直上。吹得門扉戶牖。碰拍亂撞。一時間停杯樂罷。衆宮人都熱羊似擠在閣隅。這時一片晶輝。早被烏雲遮布下來。頃刻天色灰白四

垂如幕。那風也撼山拔樹。價狂吹起。一陣緊一陣。手掌大雪片。早已飛舞起來。蒙汗大駭。趕忙携宮眷。躲向密室。但聽風聲怒鼓。恍如千軍萬馬。宮苑中樹木樓榭。傾圮無數。那雪直落了兩晝夜。深可數尺。奇冷非常。全城人畜。覆壓凍餒。死掉的不可勝數。這時蒙汗方撐不住勁兒。咧。只得仍如前法。登山去拜求喇嘛。大雪後山行。一步一滑。其苦萬狀。到得廟前。將個尊嚴蒙汗。業已弄得泥母猪一般。沒奈何。進見喇嘛。泣言知悔。喇嘛道。我本當拒絕於你。但民人可念你今速回。就城中築下高壇。備全副儀仗。安輿。新率百官。接吾入城。登壇行法。苟有不誠。禍譴立至。蒙汗泣道。今雪雖已止。怎奈陰晦奇寒。無法興工。喇嘛道。這不打緊。汝但轉去。立時便晴。蒙汗應諾出廟。果然陰雲解開。及至到宮。早已青天湛湛。那連日藏形的一輪瑞日。依舊揚

華吐彩。當時衆大臣便不容蒙汗不信。登時高築起輝煌法壇。一時來觀聽佛法的。何止數萬人。直將個赫赫名城擠滿。到蒙汗親迎喇嘛之日。一時法駕之盛。官屬之嚴。由城闖直到山脚。真個鑼鼓喧天。香花遍地。那一番風光氣概。就不用提咧。還說甚麼唐家天子迎佛骨哇。不多時。壇下萬衆仰望的當兒。喇嘛已到大衆一見。登時跪伏滿地。喇嘛現出一團悲憫之色。便攝衣升壇。暢宣佛法。說到精切處。大衆都涕泣皈依。只苦了蒙汗。竟沒人瞅係。自知勢已至此。便索性精除別館。將喇嘛留居城中。又爲建築寺宇。極一時土木之盛。請喇嘛並其徒衆。遷居於內。從此藏地政權。便歸喇嘛。那蒙汗只好事事受成。一時喇嘛靈迹。不可盡述。這便是第一代的活佛。那大庫倫地名之所由來。看官。凡世界上無論何教。那第一個開山祖師。總有些



真正道力。不過傳及末葉。就誣妄百出罷了。即如這第一代活佛。何嘗不垂憲深遠。最講戒行。女色是不敢犯的。每逢出入。都要厚罩蒙面。恐見了嬌嬌女娘兒。有擾禪心。不想第二代上。就大改宗風了。且說第一活佛。不久示寂。遺命傳位某人。他教中傳位之法。但聽當位者臨終指示。不怕指了個一歲娃子。也就算數兒。自有教下大喇嘛等擁登寶位。活佛居處受用。真是極人間享用。你想一個肉人兒。怎能不逸極思淫呢。於是這第二代活佛。廣搜美色。任意宣淫。幹起來沒晝沒夜。便是室壁上都掛滿交媾春圖。活佛倘伴其間。興之所至。往往十餘人連環進御。便是海水般精髓。也要枯竭的。於是不久死掉。這第三代活佛。却只得十四歲。論理說還不該便陷淫障。不想却被個四十來歲半老秋娘。給擺佈煞咧。原來活佛座下大喇嘛有

個妹兒。小名戚娘。生得來畫中人似的。那種嬌媚。自不消說。却還有一種自來香氣。從肌膚中發出。真使人當不得。這時節早嫁給一個貴族。年已將近四十。却是豐容盛鬋。一身兒都是嬌俏。還如處女一般。夫婦和愛。便如鸚鵡。一日偶來朝參活佛。這戚娘盈盈拜倒。正在頂禮。只覺玉乳上蔘的摸來一支手兒。原來是活佛照例來摩頂。不知怎的。就摸到戚娘新剝鷄頭肉上來。於是戚娘大悅。竟一屁股坐在活佛足下。香髮微垂。瓠犀半露。好不可愛。原來這觸乳一節。便是活佛要幸御的記號。在大喇嘛以爲妹子年長已嫁。那裏想到這事兒。當時沒法兒。只得告知那貴族。將戚娘紮扮得仙女一般。選了吉日良辰。便要進御。臨行之前。熱刺刺思愛夫妻。自然難捨難分。因此去便接佛體。須要沐浴身子。便登時濃漬蘭湯。那貴族觸景傷懷。

自知這等風光。是不能再見的了。不由掩面大哭。戚娘過意不去。一面安慰他道。這不打緊。活佛左右。那一個不貪賄惠。只要錢到。咱二人依然常常相叙哩。這時節軟輿在門。戚娘只得上輿而去。活佛得了戚娘。寵幸無匹。那知過得數月。那活佛虛陽鼓動。已成外強中乾之勢。却越法狂淫無度。竟頃刻離不得戚娘。當時便有人獻策道。自古治水之法。必須蘊蓄宣洩。各得其宜。人之調攝精氣。亦是此理。今佛主當厚積其精。纔是活佛從之。於是廣求奮熱丹劑。大把價服。將下去。果然似有微效。這當兒戚娘得便賄通了活佛左右。自輿舊夫。時時歡會。越法滋壯。艷光奪目。一日活佛靜極思動。便大選徒衆。會獵於汗山之下。戚娘歟段相從。與活佛並轡笑語。正馳騁間。忽聽得前隊裏徒衆大喊。接着一聲奇吼。躡出一支異獸。衆皆大駭。欲知後

事如何。且聽下回分曉。

第二十七回 喇嘛邪術變幻無常 孤客迷途險遭不測

且說衆人驚望去。便聽前隊火槍一響。打倒那獸。大家聚攏來一看。非鹿非馬。無角無尾。竟類乎四不象兒。正在猜測喧鬧。早被個中級喇嘛識得。便向活佛獻勤兒道。此獸名狃。最不多見。善能助陽益腎。久服可以長生。遂將炮製之法。說了個源源本本。活佛正在點頭色喜。那戚娘一張櫻口。已喜得閤不攏來。於是罷獵回城。便命那中級喇嘛。將狃獸炮製起來。不兩日奇藥進御。當晚活佛就將藥試用。忽而活佛縱聲大笑。那聲音似嗥似號。十分可怕。戚娘也失聲大叫。於是衆妃嬪不管好歹。闖將進去。只見活佛業已一絲兩氣。大家動問。所以戚娘抖着道。便是活佛喊動當兒。忽見許多惡鬼。攀帷欲上哩。

此女頗有  
烈性

衆人大駭。登時召進個大喇嘛。手持降魔寶杵。牀前誦經跳舞。一回。那知他這裏越跳得兇。活佛那裏越喘得急。不多一會。就向極樂國長行去了。剛剛得年一十五歲。至於戚娘怎生結果。就不必叙咧。第四代活佛越法荒唐。他登位之初。有一個民間處女。生得美麗非常。偶然被他看見。活佛大悅。便登時遣人去召。使人到得那家。正在懸燈結彩。準備明天嫁女。當時一家兒接到佛旨。恨無地縫可鑽。那處女憤然道。不打緊的人。各有志。等我對使者說。遂翩然出見使者道。便請上覆佛主。俺不願侍佛成道。只願民間夫婦。若一定強逼。俺但有一死。使者聽了。明知不可開交。只得依言上覆。活佛果然大怒。立將處女。交付大喇嘛。治他違天之罪。你道怎樣治法。說也可憐。竟將那處女。脫得一絲不掛。繩兒捆定。棄擲在汗山脚下。一片森林中。這

所在便如冰雪地獄。不用說虎豹饑吻。便是連凍帶餓。一個脆弱弱女子。還想活命麼。不想過了三晝夜。大喇嘛走去一望。處女竟不會死。活佛怒道。一個小女子。都整治不來。還當甚麼大喇嘛。便要除掉他的名位。大喇嘛急將起來。只得拿出看家邪法。立將處女負得來。用綿繩兒縛在木板之上。四支分布。用皮帶束好。直豎豎立在廟墻下。活佛看了人家細皮白肉。連不可觸目所在。都軒豁呈露。雖覺過意不去。却暗望他回心就已。當時大喇嘛便準備咒藥。和在粥糜之內。一日三餐。給處女吃下。只隔了一宵。再看處女時。已毛茸茸的化爲一大。便卸將下來。仍交他父母領去。這種邪術。在藏人都知得。當時他父母向忙。大喇嘛納了重賂。請他用法解釋。仍將犬負至廟中。於是大喇嘛重新作法。過得一天。活佛跑去一望。直喜得打跌。依然

邪術可畏

喇嘛真會  
撒謊

是個花容月貌大閨女。更妙的是一見活佛。登時眉歡眼笑。便用棒打他。也不肯去。咧。與活佛恣意淫樂。自不消說。不想活佛樂極生悲。忽然惡瘡發作。原來蒙人居處。不講清潔。加以活佛濫淫。不怕蕩婦娼女。只要中意。便召薦寢。以致毒發。不消幾日。也便涅槃。咧。這其間却驚壞了大喇嘛。因活佛如此而死。是不可示人的。便登時莊嚴道場。召集徒衆。慨然宣說道。今活佛爲救一城生靈之故。捨身而去。你等可知城東北境。塗拉河中。有一極惡魔鬼麼。此魔變化多端。吃人無饜。正潛伏河底。要夜出攫人。活佛知之。趕忙運神通力。持降魔杵。來至河下。將此一擊。魔破腦死掉。不料毒腦汁飛濺佛體。臭不可聞。活佛便就河中解衣洗浴。正在拍浮之間。只見一個赤身美女。香髮四散。笑吟吟遊泳過來。活佛慧眼一覘。早又知是一惡魔。專能化爲

美女。吸人腦髓。意在吞噬全城之衆。活佛大怒趕去。那美女回頭便跑。忽的一回身。噴出一股口涎。活佛一個寒噤。幾乎栽倒。便一分水勢。運杵擊去。那美女大叫死掉。現出原形。正是個羅刹似的物兒。那知我們活佛。却因一口毒涎。偏體潰爛而卒。咧。一席話。有鼻子有眼。好在蒙人崇信心堅。便都以爲誠然。越法尊仰活佛。並那大喇嘛。於是大喇嘛乘機弄手脚。說活佛命遺。傳位於他族中一人。便立將起來。是爲第五代活佛。丁從厚說到這裏。大家聽得十分入港。張安便道。我聞這第五代。就是現在活佛了。我聽說當今皇帝。頗好內典。要在五台山。大會中外名僧。演講佛法。業已遣使召活佛去了。從厚道。正是呢。我料活佛必不肯來。因現在藏地不靖得很。常有一種異族人。素奉天方回教。悍猛非常。專在蒙地。成羣剽劫。兇得很哩。這種人。



生得虬髯偉幹。面目猙獰。不但勇敢。還會些邪術。又因沙漠中糧食艱難。他們有時絕糧。便掠人生煮活剝。大塊價把來當飯。有時節剝煮來不及。便血淋淋斫殺生吃。提起這話。有好幾年咧。我失了一回險。真是拾來的性命。便是有一年我搭了一小股。合人赴藏。那沙漠中常有颶風。刮起來便拄天拄地。人翻駝滾。只如楊花一般。我們正行之間。颶風大至。我當時任他簸蕩。全無知覺。及至甦來。不見同伴。虧得我還識路徑。便向官道上尋喊將來。曉曦日落。通沒踪影。我那時呼音都有些不像人聲。正在張慌。只見數里外坡坨林木中。閃出星星燈火。忙跑去一看。且喜是一處木柵皮帳。便叩柵求宿。不多時柵門一啟。走出個雄偉男子。只一答話之間。我便心下慙懣起來。原來那男子形容兇猛到絕頂。隨後却跟一執火小童。只有十幾歲。當

奇語乍聞  
之險極也

時我進退無路。只得進到棚內。大皮帳裏面。還有個母夜叉似的婦人。正拎着明晃晃的短刀。斫甚麼骨頭。一股腥氣。就提不得咧。我方暗忖。這定是斫取牛髓。因這物兒。是蒙人家喜吃的。不想那婦人剔起怪眉。忽向男子一笑。我登時一身粟疹。那男子却笑道。你儘管收拾你手裏的吧。若鹽料不足用。便擰下些來。說罷一望帳內大木桶。兇睛懶洋洋一瞟。好不可怕。我略陳失道之故。男子笑道。你且吃飽再講。不然餓瘦了。也不中用。說罷。命童子引我到帳左積草旁。那裏有一小帳。狗窩一般。便雜在草中。幾尋不着帳門。於是我躬身走進。小童跑去。拾了幾塊乾肉與我。我吃得一絲兒。便要嘔吐。忙放下。與小童講說。那小童見我是希罕兒。倒戀着不去。忽的低問我道。你這客人想不是俺本地人。難道你們那裏也是……凡是個人。就

須把來殺吃麼。從厚正說到這裏。大家都舉杯忘飲。只見韓依仁却哈哈大笑。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曉。

第二十八回 丁從厚患難拯童子 韓依仁賣力捉偷兒

且說張安等正聽從厚談得起勁。依仁却大笑道。說了半天。這種路子。正須請教俺們標師哩。不然寸步行得麼。從厚老於世故。忙答道。正是正是。便是我那次合夥。也有標師在場。只不過沒同我失險罷了。張安聽了。却望着依仁微微含笑。從厚接說道。我一聽小童話兒。來得蹊蹺。驚惶之下。正想探他底細。只見小童聳耳道。奇怪。那裏的馬蹄響。說時遲。那時快。便見柵外火燎高舉。一羣人騎。潑風似跑來。一聲喊。踹柵搶進。登時白刃如林。直奔大帳。這時帳中男婦。早已覺得。便一聲怪吼。兩把長刀。火雜雜著地捲來。兩下裏各不答話。登時

沒頭沒腦。亂殺亂斫。但見一縷縷刀光。電片似的。少時一個胳膊。飛將起來。那婦人先大叫而倒。便後男子一失神。被人連頸帶腦。剝了一刀。將頭顱偏削去半個。贖了個斜盆兒。還一躍丈餘。纔死掉。我那時魄落魂飛。幸得小童業已嚇昏。方不致有聲息。百忙中一看那人結束。便知是藏中惡盜。就是那常常吃人的了。果然他們七手八脚。將兩男婦衣服剝光。一陣亂刀。先將男子血淋淋支解開。最苦的是婦人還沒絕氣。方在地上。啞羊似的亂叫。就見一人過去。夾頂一刀。血濺多遠。然後也支解停當。便就柵中。點起駝糞碎木。大家一塊塊燒來。夾生便吃。我看得委實當不得。也便昏沉沉睡去了。及醒來。天光已亮。那羣人不知多早晚去咧。於是我定定神。喚醒小童。只見殘骸鮮血。一榻塗糊。先到大帳一望。却見那大木桶。居然沒動。隨手

全是筋節

掀蓋一看。不由驚極。裏面却是大塊的鹽漬人肉。我至今想起桶內那半段脚來。還要惡心哩。於是世隆搔搔首。肅然站起。滿斟一杯。敬在依仁面前。從厚接說道。我當時忙問小童。小童哭道。俺也被掠來的。還有個哥子。早被他們吃掉。俺見他們擺佈人。便合昨夜被那干強盜擺佈他們似的。你老客是福大。不然便到桶兒內咧。我方恍然所遇。都是惡盜。只是小童兒十分可憐。左右我單單一身。且樂得他作伴兒。於是携了他。尋喊一日。幸遇夥伴。便將小童兒帶回內地。如今在我夥伴處學生意。倒樸實得很。你道這藏地惡盜。何等歹毒。若遇見會邪術的。更不得了。我聽近來同行人談起。說刻下藏地。有一種聖巫。世傳祛邪神符。將來到那裏。再探探底細罷。這一席話。已至夜深時分。次日還須齊備行販人貨。便忙忙終席各散。那依仁便住

寫韓依仁  
做作可笑

在廳內間。他本來眼底沒人。又疑惑從厚一番話。是震嚇他。睡到五更頭。忽然想露一手兒。於是爬起來。搬了兩張茶几。一頭枕頭。一頭枕脚。空懸着高臥起來。果然不多時。曙色已分。張安推門進來。他明瞭見。却只作鼻息如雷。張安且會湊趣。明知他清醒白日。却作出不敢驚動他的樣子。悄悄的週回審視。吐舌贊道。呵。這等工夫。真個古今罕有。莫怪人稱賽飛熊。真名不虛傳。我張安便學到老。能趕上人家一絲兒。也就謝天地了。遇見這種高手。還不當拜老師麼。說罷。只管嘖嘖。依仁聽得滿心窩都是舒齊。以爲我一醒來。他定然翻身拜倒。我只給他個高腆臉。那纔寫意哩。想罷。只作猛醒。躍然而起。一看張安。沒事人一般。只瞧着畫壁。隨口道。韓兄起身。這般早哇。倒將依仁弄得很沒意思。只得自己巴巴的搬開茶几。還指望張安或來

丁從厚確  
是老世故

請教。那知張安渾如未見。要是機伶些的。便應知業已貽笑大方。不想依仁自滿之見。又深一層落想。以爲張安全不懂武功。正這當兒。世隆也便進來。大家談幾句。催用過早膳。便回到店號裏。簡料行裝。從厚接入。都一一指說分明。只見人馬車駝。秘雜雜填滿後院。行帳衣裝。刀槍鼓角。鑼棒之類。都有。另外還有火槍小炮弓箭之類。專防有警對敵。此行共二百餘人。便由四商夥分領。看那番部勒。便如軍旅一般。所販去貨物。都已捆載停當。以外還有庖夫執役雜務等人。依仁見如此大陣仗。都仰託在自己身上。不由驕氣滿面。跳鑽鑽東指西畫。信口指揮。通沒些道理。從厚便笑道。咱們人貨雖多。在內地走。只如尋常行商。得到藏地。纔須分布。哩。况韓兄護行。益發妥當。不過了。說罷哈哈大笑。依仁聽了。越發得意。世隆看罷。便訂準明早起。

語道着

程談了幾句。便領依仁等走出。從厚送到店外。却暗將張安捏了一把。張安會意。便道。左右俺沒事。且合丁兄談談。於是世隆等自去。這裏從厚重復讓進張安。屏人密語道。我看此行。舅爺須多多分神。我雖不懂武功。看韓標師那人是靠不住的。因他沒有沉著氣概。倘或遇事。一定要手忙腳亂。不但藏地盜多。便是毗連內地之處。好多重山峻嶺。時有能人出沒。韓標師如此輕驕。怕不濟事。這樁事本是俺主人沒主見。既有舅爺去。還巴巴慕名請他作甚。千萬望舅爺莫合他一般見識。說罷便是一揖。張安還禮笑道。不勞囑咐。俺此行本是遊戲乘興。誰耐煩與他較量。却是俺姊丈正在傾佩他。咱們諸事也未執拗得。只好暗暗調護罷了。從厚大悅。叮嚀良久方散。次日曉色甫分。世隆等一齊到店。大家飽食罷。各命鞍馬。擁了車駝人衆。喜鞭



放過。浩浩登程。張安垂鞭緩轡。出得祥符城。望望街坊平野。不由增今昔之感。一路無話。無非飢餐渴飲。便取路直北。更西出張家口。按程前進。一處處山川氣候。不必盡述。那依仁閒得沒幹。或射隻雀兒。或打個兔兒。必要狗顛似的。獻給世隆。每逢歇宿。他却要擺起臭架子。將一班人衆。呼來喝去。大家厭惡的狗屎一般。一日宿在店內。店後面是一帶破籬笆。三不知鑽進個小偷兒。正在車縫間探頭探腦。想撈摸點東西。恰好依仁晚飯。多吃了口燒羊肉。睡到半夜。只覺肚兒內翻筋斗。趕忙跑向後院。撞個正着。便大喝一聲。一把揪牢。然後大喊道。了不得咧。有警動咧。衆人大驚。一時間各抄兵器。跌跌撞撞。趕將來。世隆張安也忙提刀趕來。舉火一照。却是個秋鴨子似的小偷兒。爬在地只管亂抖。衆人都唾道。這猥瑣物兒。便放掉他罷。依仁

小題大作

大怒。便重重向衆人唾一口道。你們說的比吃燈草灰還輕巧。俺姓韓的吃東家稀的。拿東家乾的。你甚麼來咧。難道竟擺樣兒拿薪金麼。你說他猥瑣。焉知不是大股強盜遣來探路的。若不被俺捉住。還了得麼。說罷拾過偷兒。先是一頓拳脚。然後大喝道。端的你從實說來。你們大頭子。現在那裏。同黨多少人。是專心要劫物不是。今日遇見我賽飛熊。算你們倒運。說能搭起油鉢似拳頭。在偷兒面前一晃。偷兒哭告道。俺的爺爺。俺就是街上窮小子。小名牛兒。因飢寒耐不過。想偷摸點。誰可知甚大頭子小頭子哇。俺還有個八十二歲的老娘哩。望爺爺恩典罷。依仁大怒。手起一拳。那偷兒半邊臉已青青紫紫。越法殺猪似哭叫。便是世隆也道。依仁這等的小題大作。狠可不必。正要向前解勸。只見人叢一分。店主人揉着睡眼擠進來。不容分

說。照偷兒屁股便是兩脚。一回手搶過衆人一把刀。向偷兒便剝。衆人大駭。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曉。

## 第二十九回 西藏路商客戒行程 烏梁墩英雄欣聚首

果然討厭

且說衆人急忙搶過刀。那老翁還喘吁吁跌脚道。牛兒你這小子倒不錯。真給我貼金。竟摸到你伯伯店中來咧。昨天我給你的柴糧呢。原來那偷兒却是店翁族姪兒。聽說店中住了濶客。想來抄個彩頭兒。衆人正見依仁做作的討厭。不由齊笑道。這一來許沒甚麼大頭子咧。便大家勸依仁放掉偷兒。扯個精淡各散。次日在途中。依仁越法顧盼自得。大家也沒人理他。行了數日。業已漸近藏界。從厚便打疊精神。每夕住歇。都是他指揮安置。原來此開沒多村鎮。趕至日落。隨處紮帳。他佈置之法。是列帳居中。各有門戶途徑。帳之外便是車

駝環圍以外便是巡邏之隊。一般的口號鈴柝分班掉換。直至天明。依仁這時抖起精神。單在世隆跟前賣弄。惟有張安只有愁吃愁睡。一概不去理會。這日正行到烏梁墩地面。此處便是入藏大道。途中行人頗頗不少。極目一望。荒沙斷岸。連株樹木都不多見。但覺悲風蕭蕭。曠野傳音。世隆等正策馬趨行。忽的後面潑刺刺放過兩匹馬。馬上兩人。一色的硬裝毡笠。腰佩長刀。背弓挾箭。前面那人。生得紫巍巍面皮。虬髯環眼。後面那人。却生得瘦小。只是顧盼之間。精神流露。揚鞭之間。兩人相顧一笑。一抖轡頭。風也似直趨前路。世隆也是老手兒。如何不瞧科三分。便催馬向依仁道。須仔細呀。莫不是風兒麼。依仁大笑道。妙極妙極。俺正手兒發痒哩。說罷便要當先跑去。世隆回望道。張老弟還在後面。且等他。依仁鼻孔裏一笑道。那樣嬌哥。

兒別嚇着他罷。說話間張安已到。方說得一句有風。依仁業已跑去。於是世隆緊跟車駝。張安鞭馬跑去。只走了四五里遠。差不多追及依仁。便是前面塵頭壘起。一聲胡哨。從壘道高崖邊轉出十餘人騎。明晃晃各執器械。爲首兩人。正是方纔所見的人。依仁大叫道。你這干鼠輩。認得俺賽飛熊麼。剛放馬停刀。但聽弦聲一響。一箭早到。正射在依仁大腿上。一咕碌翻身落馬。只管伸腿兒。張安大怒。先手起一鏢。將騎中一人打落。這時那紫臉大漢。一陣貫索箭。刷刷的飛出十二支。好張安真是慣家。舞起長刀。便從箭林中飛馬過來。紫臉漢略一帶馬。那瘦小漢子。用兩柄雌雄劍。早飛電似接住張安。於是紫臉漢掛弓挺刀。也來夾攻。三騎馬攪作一團。殺了個難解難分。後面餘騎。喊聲大起。張安一面格鬥。一面留神。見他兩人。雖是英勇。却只

是馬上武功。這當兒若稍用劍術家數。立能殺掉他。畧一沉吟。忽起了些不忍之心。於是賣個破綻。回馬便走。恰好世隆引衆趕到。兩人不及答話。那瘦小漢子業已趕到張安馬後。張安忽的一回馬。從馬上用個健翻冲霄式。竟躍起丈餘。瘦小漢子一劍斫空。身子一探。張安趁落下之勢。啣的一腳。正踹在敵人腰背。登時跌下馬。被張安捉縛起來。這時世隆方力戰紫臉漢子。張安將瘦小漢交給衆人。方要來助世隆。只見紫臉漢大叫道。不必動手。俺有語講。世隆略一住手。那紫臉漢先拋却刀。滾鞍下馬。納頭便拜。慨然道。俺良友被擒。義不獨生。便請壯士將俺兩人殺在一處。說罷詞氣慷慨。面無懼色。這一來倒將世隆怔住。其餘賊騎也便一齊拜倒。張安略一思忖。大喝道。你這奸計。來賺那個。說罷揚刀便剝。不提防紫臉漢却將頸兒一

迎。虧得張安手快。急忙掣回刀。扶起他道。足下何人。我看你如此氣概。儘是條漢子。爲何作此剪徑行爲。紫臉漢道。俺也是走藏商人。却因虧折血本。流落難歸。權在這烏梁墩地面。苟圖生活。先是有一夥草賊。專以殺劫行旅。被俺除掉。因并其衆。此去數里。便是俺屯幕之處。壯士不棄。可能辱臨。容俺仔細奉白。還有心事相告。說罷虎目之中。淒然淚下。張安一見。越法動了惺惺惜惺惺之意。尙未開言。只見世隆道。俺們趲路正忙。足下既不要買路錢。已見盛情。咱們改日再見罷。幾句話將紫臉漢羞得無地可容。從厚趕忙向世隆一使眼色。道。此人既在藏中生意。我們便請教些近來藏中情形。未嘗不好。正說之間。那瘦小漢已大叫道。白兄你看怎樣。我說這營生不是人幹的。果然人家看着不穀朋友咧。要依我話。早討飯回鄉咧。張安大笑。

一回兒就  
忘了痛處

便過去與他解縛。不待世隆吩咐。便命他兩人率衆前導。大家剛要上馬。只聽草地中呻吟有聲。方纔想起韓依仁來。忙扶起一看。業已塵頭土臉。不成模樣。咕起雙白蛤眼。只管眦牙裂嘴。一面亂罵道。暗箭傷人。不算本領。來來。咱們再較量一下子。紫臉漢跑去連忙陪罪。從厚匆匆將方纔大概一說。他登時又抖起威風。胡噪道。你那屯臉。須不是龍潭虎穴。有我韓依仁。壹百個沒要緊哩。大家一笑。看他箭傷。虧得不重。忙尋出金創藥。與他敷好。架在馬上。一行人直奔屯幕。紫臉漢前驅引路。走過數重沙阜。却見一土岡。十分高峻。原來都是飛沙積土。不知歷幾多歲月。凝結而成。一般的盤紆曲徑。勢如山岳。岡陽一片平陽。却現出一片列幕。中央一株老樹。就上面懸一方尖旗兒。這當兒守幕餘衆。早得信息。連忙列隊迎出。張安望去。不過



百餘人。當時大家紛紛下馬。世隆從厚便先約住自己人騎就幕旁歇息。然後與張安等跟紫臉漢直入中幕。大家坐定。各通姓名。方知那臉紫漢姓白名成功。山西人氏。家世行商。他却酷好武功。善用馬上鐵戟。擊刺如飛。少年曾入行伍。以獨騎殺賊數十人。後因醉後毆殺同伍。遂又逃落軍籍。那瘦小的是遼東人。姓葛名秉貞。形貌不逾中人。膂力獨絕。舊以販馬爲業。往來北京。其人意氣甚豪。曾以數千金借客。欲刺權要。事兒發覺。因此北京駐不得足。與成功素來契好。兩人便捩擋家貲。學計然治生之術。不想過得幾年。却在藏地爲邪盜所算。盡喪資本。兩人心下不甘。便逗留藏中。頗得治盜情形。無奈資本無出。因此權占在烏梁墩地面。只不過數月光景。當時兩人說罷。張安等也將行販大略一說。成功道。慢說張兄如此本領。藏中盜

不足懼。便是俺兩人若不爲邪術所中。也不致便有失閃。從厚忙道。我們此去。雖有韓張兩兄護行。所躊躇的。就是盜中邪法。今遇白兄等。千萬指教一二。依仁昂然道。左右是邪不侵正。只給他個不理會罷了。成功正色道。這却不然。俺當初何嘗不如此著想。只是事到其間。眼睜睜被人制伏住。除非韓兄一團正氣。或能勝邪。也未可知。他們邪法。實有所本。所以藏地喇嘛。分黃衣紫衣兩派。這紫衣一派中。便有邪術相傳。却是其人亦賢不肖不等。其中有知識通佛旨者。便將邪術用之於正。卽如密宗經典。何嘗不廣演神通。專演符咒。但看其人用在那裏罷了。所以想法藏盜邪術。還須請教紫衣僧徒。俺們失事之後。方知此番情形哩。一席話說得大家連連點頭。依仁那股正氣。不知不覺。悄悄兒收起來咧。張安方要叩詳細。便見秉貞命嘍

爲後文入  
姜瓖軍中  
伏線

囉整備飯食。世隆忙道：不必費心。我們還是趕路要緊。成功那裏肯依。從厚一望天色。業已不早。又搭着要問祛邪之法。便勸世隆駐此一宵。白葛大悅。須臾飯備。外邊人騎自同商夥。自有嘍囉等應候。這裏主客六人相讓入坐。一面吃。一面與張安談起武功。喜的白葛兩人手舞足蹈。成功慨然道：俺自流落以來。壯志殆盡。已今見張兄氣概。又令人豪興勃勃。說罷振起兩臂。作個開弓勢。哈哈大笑道：但看張兄本領。何愁後來不建牙專閫。異日倘值際會。可能容俺兩人爲馬前一卒麼。張安這時不由奇氣盈湧。拍手道：妙妙。雖辱見譽。但俺張安一副銅筋鍊骨。也思量不負此生。倘與兩兄同建功名。真個妙極。此後我三人。無論那個先得就建業之途。便互相牽引。你道何如。三個說得入港。不由撫掌大笑。從厚湊趣道：還有俺韓兄哩。一定將

來都是武將加鋒的。今日烏梁墩一會。真可傳爲佳話哩。依仁聽了。只哼了一聲。世隆覺他沒意思。便笑道。我合韓兄都是看破紅塵的。但多掙幾個錢。便萬事都足。從厚笑道。多掙幾個錢。談何容易。真個的快請白兄見示祛邪之法罷。成功笑道。不須忙得。少刻細講。正說熱鬧。只聽依仁呵哨一聲。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曉。

第三十回 祈神符道出紅柳海 拜聖蹟相現摩耶宮

且說大家正在叙談。只見依仁呻吟撫腿。原來用過湯飯。皮肉一和暖。熱氣兒串到瘡痕。故覺疼痛。於是命嘍囉扶他先就別幕安息。這裏匆匆飯罷。已張燭燎。張安道。白兄等權據此處。非爲善策。似不如各還鄉里。以謀際遇。白葛同聲道。正是。正是。從明日起。張兄等赴藏。我們便散衆還鄉如何。張安聽了。甚是欽佩。於是從厚又叩問祛邪。

符名甚奇

之法。成功道。此去入藏第一站。便是檉柳岡。從厚道。不錯。此間檉柳正旺時。遮天蓋地。燦若紅霞。俗又名紅柳海。成功道。那麼丁兄。既到過此地。可知有個紫衣僧徒。人都稱爲神巫的麼。從厚道。這却不曉得。俺當年走藏時。雖聞有邪盜一說。却還不多見。不似如今鬧得兇實哩。成功道。這聖巫。名叫摩耶。因此地所居之處。人便叫作摩耶宮。便在這紅柳海西南方。去官道五十餘里。此人道法非常。踪跡莫測。立願拯人。專破一切邪法。他有一種神符。經他靈咒。咒畫而成。名爲天女吉祥萬應神符。佩在身旁。諸邪不畏。若涉藏地。非此不可哩。世隆喜道。如此却容易得很。左不過迂道半日。就得咧。成功道。郝兄。不可看易此事。這聖巫隱現不常。那摩耶宮。並非有宮室廟宇。不過是一片沙坨。七株老橡。天然生就的。勢如北斗。土人就那裏環築矮垣。

不過歲時令節。去剪除草棘。再就是祈禱摩耶的人。時或一至。誰看見摩耶。到底是甚麼樣兒呢。從厚沉吟道。神變如此。去求符到煩難得緊。成功道。這也無妨。只要求符人一念虔誠。摩耶立見靈跡。若稍涉侮慢。他且會擺佈人哩。諸兄到那裏。但看沙垞後面深谷中。投掉的牛羊福牲。陳陳相因。簡直如肉壑一般。更奇的是歷年投下。不增不減。總是半谷兒。且不腐臭。卽此便可見靈奇一斑了。秉貞道。不錯。不錯。那谷裏不但是福牲。整個的人屍都有。便是心存侮慢。或身犯不潔的求符人。白兄之話。諸兄且須當心。今有一句要緊話。便是諸兄到那裏。拜禱通誠畢。不怕見一隻貓兒狗兒。或卽是摩耶化身。都未可知。千萬不可狎慢的。大家聽了。甚爲凜然。當時從厚又詳問了道塗。便喚進四商夥。命他宣示衆人。明日入藏。務秉虔誠。不可胡言。

亂道。張安又與白葛兩人。欸洽好久。方纔各自安歇。次日張安等起程。白葛兩人。甚是執手戀戀。成功慨然道。俺們散衆在卽。積草無用。但看背後火起。那便是我們大散伙咧。此後再會。俺便向祥符岳州兩處。訪兄消息罷。於是張安等執手告別。兩人送了三四里。方纔轉來。依仁這當兒。箭瘡已好。聽得從厚說給他須求神符一節。只管暗笑。便道。這種師巫鬼崇的事。咱們內地也有的。是哩。便說得一朵鮮花一般。從厚忙道。韓兄若懶去。便在站相候。最好不過。左右咱的人將車駝。也須有人照護。依仁笑道。這是千古奇聞的異事兒。俺怎的不去瞻仰瞻仰。那摩耶倒底是怎樣個三頭六臂的脚色。俺將來回家。說說古也是好的。正說之間。張安偶一回頭。果見烏梁墩地面。一把火隨風直上。不由拍手喝彩道。好好。丈夫作事。正當如此。依仁就

世人真有  
此厚臉人  
可笑亦復  
可憐

從厚詢知情由。却笑道。強盜這碗飯。本也難吃的。咱們這一遭兒。倒把他倆給指教過來咧。說罷腰兒一挺。又拿出他那老態度。張安向從厚不由一笑。一望前隊人騎。早蠕蠕的轉入藏界。大家一面加鞭。一面細玩風景。真個劃然畫界。大不相同。但見平沙四塞。黃雲低覆。到此空曠大野。方顯得天似穹廬。白草颼颼。悲風肅肅。只見日光也便似減一層晶輝。一隊人騎。前後相趁。只如蟻兒相似。正行之間。忽然午風鬱起。熱烘烘吹面如炙。須臾即過。從厚道。藏地尋常。便多子午風。到得夜分。還有這麼一陣。又名爲離合風。便如人呼吸往覆一般。因此地土厚水深。山川氣鬱。鬱到極處。便起颼風。並且此處人性較朴。信仰心堅。所以心氣相感。能與神靈通。因之諸怪變事。往往有之。即如邪盜等。便可見藏人特性。想也有些關乎地理哩。張安道。對



寥寥數語  
極爲精闢

對不但地理。你看藏人奉佛教的居其大半。怎的會外乎相傳下來的宗教歷史。所以其人深默多感。其愚獷一類的人。自然邪氣易入哩。從厚聽了。極稱有理。依仁只白瞪着眼不作聲。不一時日暮到站。大家紮帳安歇。從厚老頭兒。果然三令五申的。教大家存想虔誠。當夜部署定。是世隆張安合自己前赴摩耶宮。預備了香燭福牲。載在車上。只選三五人隨行。却命依仁。合四商夥看護車騎在站。依仁怒道。這不是開玩笑麼。有事兒不用俺。難道俺韓依仁閒得沒鳥弄。巴巴的萬里程途。來與你們看堆兒。說罷攘臂大跳。一迭聲要獨自轉去。世隆作好作歹。方把他安慰下來。只得也算上他。當晚大家齋戒素食。獨有依仁。却背地理偏了塊乾牛脯。從厚事兒忙碌。那裏覺察。次日晨光甫動。一行人上馬。擁了車兒直奔摩耶宮而來。一路上大

家緘默。惟有依仁。却肆口無忌。正行之間。草中驚起隻兔兒。依仁大笑道。了不得。這莫非是摩耶聖巫麼。衆人聽了。只好不去理他。不多時。穿過一道土澗。盤紆上來。早望見那片沙垞。只見白茫茫被初日一照。恍如座小雪山一般。果然隱隱見一帶短垣。中有七樹。參天直上。樹梢柯葉。都盤糾作鸞鳳之形。雲氣往來。真個似有靈氣。大家正在馬上指點相詫。只聽刷一聲。頂上黑雲相似。飛過一羣神鴉。翔舞歡噪。向大家一打旋。直奔七樹。從厚大悅。方一舉手加額。却聽依仁大叫道。真喪他娘的氣。衆人一看。不由都笑起來。原來依仁正仰起面孔。張了大嘴。觀望得入神。不提防一堆稀鴉糞。從空而下。躲閃不及。登時連臉帶頰。鬧得一榻糊塗。當時依仁大嘔大吵。衆人忙忍笑給他收拾。從厚正色道。韓兄及到此地。便當從衆虔誠。纔是依仁沒

得說。只撇了嘴。不一時已到垞下。大家下馬。世隆從厚躬費香燭。命從人抬了福牲。大家恭敬的步上沙垞。只見短垣。都是碎石築成。並且砌得玲瓏異常。作些花草古器花樣。垣扉鏡錮。光景是終古不開。就透空處一望。裏面却碧草芊芊。十分滋潤。這樣草色。藏中是不多見的。於是從厚肅然起敬。便就垣門外設好香燭福牲。與大家叩禱一番。只是這當兒。未免心下怏悒。惜乎不曾問白葛兩人。這神符端的從那裏來呢。正在起來徘徊。忽的一陣微風。吹得樹葉兒噦噦作響。便聞垣內似有人叱咤一般。大家怔望去。又不見甚麼。於是從厚再爲叩禱罷。便撤去香燭福牲。命人抬起垞後深谷。大家跟去一看。不由相顧動色。依仁先大喊道。奇怪。裏面有人屍。還不算。你看這男女兩尸。還摟抱得親親熱熱哩。從厚連忙搖手。命將諸物投入。方率

衆回身。却見垞下沙徑中。轉出一羣犬。後面一個小女孩。蓬頭赤腳。披着件布桶衫。跳舞而來。口中銜着個鍬叫子似的物兒。吹得吱吱怪響。吹了一陣。隨口唱道。

天清地寧神所枯。百厲遁藏蒙人福。  
惟上帝之惡奸邪兮。  
假吾術永鎮茲土。

一片歌聲。十分清適。偏搭他搖頭晃腦。宛然是個天籟女孩。張安方心中一動。那依仁已大叫道。我看蒙人都黑粗的驢腎一般。偏這娃子白俊的有趣。大起來絕好個大閨女哩。不想從厚深通蒙語。一聆詞意。頓時悚然。忙向世隆道。此女容態有異。定是摩耶現迹。一句話提醒世隆等。忙合從厚趕將去。倒身便拜。並述求符之誠。這裏依仁慢騰騰跟去。只光了眼呆望。便見那女孩嬉嬉笑道。俺這羊是留着

把來殺喫的。不是賣的。俺知得甚麼符不符。你們要羊毛。便給你一撮子。說罷就羊屁股上。真個揪了一撮。遞與世隆。世隆方在遲疑。從厚心思甚快。忙道。主人還不叩謝。於是三人拜倒。纔站起來。那女孩大笑道。自己肥羊兒留着不喫。却合人要羊毛。你看背後。突的不是一隻肥羊兒。哄得大家一齊回頭。那女孩羊羣登時不見。大家情知有異。方要望空頂禮。却見背後真有一隻老羝羊。又仔細一看。不由大驚。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曉。

第三十一回 閒入穹廬渾忘主客 初經瀚海別有風光

可惜變得  
不像

且說世隆等細看那老羝羊。頭角宛然。只是後兩足未變。還穿着皮靴兒。正是依仁。大家不由大驚失色。從厚頓足道。白葛兩兄。本說得明白。不可心存侮慢。無奈他只管拗性。今既如此。快些至誠拜禱罷。

說罷合世隆等伏祝良久。只見那老羝就地一滾塵。眨眼間還是依仁。却模糊糊一揉眼。怔道。俺怎的坐在地下咧。世隆不好直說得。便道。此間真是靈地。咱們不可留戀。快些轉去罷。於是恭敬揣起羊毛。便尋歸路。依仁一路上昏頭搭腦。還不曉得是怎麼檔子事。到站中。世隆先取出羊毛一看。不由連聲叫怪。那裏是甚麼羊毛。竟是一厚搭兒靈篆神符。數了數。正合衆人之數。從厚喜道。看此光景。真個不可思議。衆皆大悅。便每人分佩起來。依仁這當兒。那裏還敢作聲。這日起程。只走了五十餘里便住。當晚帳中閒談。從厚道。此去三五站路程。還不足奇。惟由大瀚海而北。中經大沙漠。此間最是蒙盜出沒之所。却須當心。我聞人說過。凡蒙盜劫人。必先試邪呪。或忽起黑風。沙飛石走。或四面野火燔空。中有無數奇鬼猛獸。種種危險境界。彈

指立現務令人震懾失錯。人騎相亂。他方將貨貨駝騎。一概攝去。其人生得虬髯黑面。裝束詭異。都喜戴錐也似白尖帽兒。一望可辨。張安笑道。我們既有神符。便不怕他。只磨得刀快。準備殺賊罷。依仁道。正是說罷。一擗肚兒。忽又自語道。這兩日想是牛脯吃多咧。只管口裏臃得緊。衆人聽了。都暗暗好笑。次日按程前進。甚是平穩。一處處河流樹木。田疇部落。還合內地邊境。不相上下。這日大家正聯騎笑語。走近一片大大屯幕。只見迤邐遠近。如亂塚一般。那列帳也井然秩然。各闢道徑。却是帳製精粗大小。迥然不同。想是貧富不等之故。聽得大隊旅客過。一個個都探頭探腦。那蒙人婦女。戴了手鐲似的大耳環。穿得大紅大紫。兩隻脚喘着大皮靴。只管指手畫脚。却大半一張面孔。油晃晃大而且肥。退光漆似的顏色。間有稍爲白皙的也。

都膚粗異常。張安等正在觀望。只見遠遠高聳聳飛來一個怪物。似乎像人。却長大異常。又彷彿不止兩隻腳一般。須臾走近。却是個肥胖老翁。鬚髮皓然。穿着一件極垢敝的布衣。油晃晃塵膏和揉。不知歷幾多歲月。一張肥屁股。坐在四人局頭。後兩人兜掇住臀。前兩人緊抱其足。便這樣轆也是昇將過來。見了張安等笑容藹然。與前面兩人問答數語。其中一人語音。却是女子。頃刻間已掇到半里以外。光景十分好笑。從厚道。你莫看這老物兒。一定是藏中大富翁。但看他這件破布衣。如此油膏。便是大富晃子。傳世之物。原來尋常人。熱時裸體。冷時只服旃裘。非富至有羊牛千萬頭以上的。得不着這件破衣。因此衣爲大喇嘛所賜。所用之布。都係中土之物。大喇嘛穿過一二代。方纔肯把來賜人。實爲無上榮耀。得此衣者。必擇日稱賀。大



餉僧徒。一喫便是牛羊數千頭。必大餉三四次。方將破衣穿起。詡詡驕人。當大餉之時。大家嚼得口邊油沫。並手頭膏垢。一古腦兒就破衣擦抹。其油垢越厚越妙。以見來肉食之豪。便如燭淚成堆。足誇大富。其人死後。方將破衣殉葬。視爲重要大典。却必剪留一片。爲奕世相傳之法物。以見世家喬木之意。貧薄之輩。往往不遠數百里。踵門求一見法物。被除不祥。並以送窮。久而久之。其家珍藏起來。便如中土人寶存周鼎商彝。等閒不許人見哩。衆人聽了。都各大笑。這日行抵一處屯幕。大家歇住下。因日光未落。張安便合從厚信步走至一家穹廬。其中却是老夫婦兩口兒。並兩個二十多歲的大女兒。一見從厚等和氣非常。堅要進廬歛茶。張安方在遲疑。那兩個女兒已一邊一個。捉住張安胳膊。一面推擁。一面撫摸張安滑溜皮膚。仰起頭

兒孜孜憨笑。從厚却他不過。便合張安一笑入去。老夫婦款客十分殷勤。便忙忙點進酪茶。握擠着坐在淳氈上。那種親熱法。直不辨誰是主客。那兩個女兒早笑吟吟跑入別帳。從厚方與老夫婦說得幾句話。他倆個已花大姐似的跑來。只見從頭到脚。將中土的釵環彩布。並珠寶瓔珞之類。插帶的花花綠綠。叮叮噹噹。其中寶石貓眼等。真有價值萬金的寶光。直射多遠。不容分說。便撲向張安。夾坐左右。老夫婦見了。滿臉兒都是笑。張安覺得跼踖。方要躲避。從厚却結實實。瞟了他一眼。竟索性也擠向兩女兒身邊。兩女兒大悅。登時眉歡眼笑。便有一個。靠到從厚懷裏。那一個便挽定張安頰兒。一手摸着張安腮頰。便如引逗小孩兒一般。少時那個忽的翹起一條腿。脫出半段。便勒張安之臂。來比顏色。引得挽定張安的女兒。格格亂笑。忽

的咕啾咕嚕畫眉似哨了一陣。張安不大懂得。從厚却笑着說了兩句。兩女大喜。一個便捋從厚長鬚。那一個却站起。花蝴蝶似的亂舞一回。便連老夫婦也越法喜氣融融。於是從厚略嘗酪茶。問了些此去路程。即便起出。行得數步。一回頭。還見那兩女指點呆望。張安只覺好笑。便問從厚道。怎的丁兄兩句話。他們便歡喜呢。從厚笑道。古人說得好。入國問俗。入地問禁。此間風俗淳質。不甚嚴男女之界。所以我目止你不須躲他。因一躲避他。便以爲瞧不起他。你不見兩女兒盛裝示客。那便是親愛極咧。我說的兩句。是誇他宛如天女一般。這贊語出自中土人之口。他怎的不大悅呢。張安道。如此說來。他們很重視中土人了。從厚歎道。凡外地無論那裏。何嘗不尊敬中土。有若天人。可歎咱中土人。自不長進。作出些事來。無義少信。連自己都

侃然正論

對不住自己。還說甚乎格遠人久而久之。便被人輕視下來。所以往往鬧的外夷搆難。累年興兵。卽是當今主上。方召活佛。會講佛法。却是其用意所在。恐怕不爲外人所信哩。馭夷非難。當先檢點自己。便如方纔兩女。我們若因其親慕之勢。乘便淫辱之。下次老夫婦見我們。還有好面目相向麼。事兒大小不同。却是一理哩。張安聽了。甚是佩服。因次日便涉瀚海。近於沙漠。從厚特地又申誡大家一番。次日拔帳登程。果然途中屯部。漸次稀少。已分時已抵瀚海。極目一望。惟見平沙浩浩。漫空一白。風起沙旋。遠望去起伏有勢。真如波捲一般。正行之間。忽的一陣旋沙。就馬前沖起。便如一座浮屠。風捲而前。裏面轟轟怒鼓。頃刻間已到十里外。日光一淡。長風徐起。從厚驚道。颶風要來咧。快些人騎車駝。聯在一處。方大家部署定。只聽萬鼓齊鳴。

背後一座灰白色大山。飛也似趕來。被淡日一映。其中明星灼灼。從厚一聲號。大家齊伏。這時風山已到。登時將一千人吹得亂滾。昏沉沉許久。方纔相攜爬起。一望那山。却平舖了捲到前途去了。從厚道。虧得不是激烈颼風。不過被風中沙礫。打破些頭面罷了。原來風山中明星似的。便是凝沙石塊。於是依然起行。那風日漸漸晴和。剛走得十餘里。衆人忽一左顧。只見一二里外。忽現一曲清溪。碧水灣流。稻苗正秀。一片青翠。翠風光。宛如江南風景。大家塵頭土臉。忽見這清美風光。只喜得直咽口唾。從厚笑道。此間幻相最多。便如濱海有海市一般。不須驚詫。果然不多時。微風一起。一切鳥有。大家稱奇道。怪一路行去。不覺日色西斜。一片返照。射到黃沙上。金紫相絢。十分奇麗。大家正在緩轡延眺。只見隊中一人。忽然戟手大叫起來。欲知

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馬鶴子獨力誅羣盜 丁從厚談話警淫夫

如此奇景  
好看煞人

且說大家隨那人手勢向西一望。只見天盡處一片紅霞。便如雲錦。展眼間越拓越長。廣光氣絢爛接天。盡地儼似一幅大錦障。將西方遮得嚴密無痕。微風一振。忽的霞障上現出一片城垣樓閣。雉堞旌旆。十分嚴聳。並隱隱似有人騎往來。鼓角之音。須臾忽見萬騎風馳。戈戟森然。大纛軒起。直赴城闔。張安不由勒馬大叫。一聲未盡。霞障上又簇起一層光氣。儼如施了一層粉絳紗蒙。上面却現出一汪洋巨海。雲濤拍天。洶洶浪湧。指顧之間。忽現出三隊戰艦。其上甲士如林。旌旗飄拂。在海面上往來馳逐。離合變化。矯疾如飛。便如水軍試武一般。忽然海水騰沸。艦隊都沒。暮風一起。霞陣亦無。於是大家齊

怪人  
人多作

歎奇景。得未曾有。當日擇地歇。下次日未及午。已涉沙漠。走了二十餘里。未免大家各有戒心。偏是依仁排場得兇。早已渾身結束。在馬上按刀。左顧右盼。不住價在隊前後晃來晃去。正行之間。真個聞得對面一聲胡哨。頃刻間由一沙阜斜坡。轉出十餘騎。上面人體貌詭異。面目猙獰。各挾長斫刀。尖帽高聳。風也似搶來。從厚忙撫張安之背道。張兄當心。果然蒙盜來咧。一言未盡。忽的眼前黑暝如漆。略一張目。忽又四面火起。拉雜雜直燒將來。且有許多猛獸奔曠。左右衆人一聲喊。未免要慌亂手脚。從厚叫道。我們既佩靈符。不須慌得一言未已。陡見前面現出一道大河。其中黑浪掀天。水怪盈湧。一個個張牙舞爪。電目血口。隨波撲來。張安這當兒。早將靈符高揭。便聽得一聲怪叫。萬象都杳。大家定神一望。却見那盜首口角邊溢沫。翻身

害人適足以害己

邊荒大俠傳 第三十二回

一二二

落馬。直僵僵死在地下。原來這種邪呪。被人破得。便禍歸自己哩。當時張安等不由勇氣百倍。便見餘盜大怒。電也似長刀一揮。拍馬闖來。張安躍馬挺刀。手起處先斫翻一個。早有四五騎攢刀齊上。頃刻間殺作一處。其餘三騎馬。便奔世隆。兩下裏喊聲大舉。白刃翻飛。只見蒙盜果然悍驚異常。却是武功本領。那裏及得中土家數。頃刻間張安刀光起處。早又斫翻兩個。那兩騎便奮不顧身。裹住張安。正在戰酣當兒。不想世隆被三盜困住。偏搭着還有四五騎。竟斜刺裏直奔車駝。這當兒依仁方在車駝邊。裝腔作勢。顛這刀兒大歎道。偏我又離不得這裏。合這干毛賊頑。還用真殺真斫麼。只消用個手法兒。嚇跑他們就是咧。正在胡噪。身旁四五盜騎。業已搶到他這纔慌了手脚。方叫得一聲慢着來。早有一刀。劈頭便剝。他連忙舉刀一架。方



曉得敵人兵器。狠有斤兩兒。這一急非同小可。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前後左右。雪片似刀刃。直潑上來。不由一面招架。一面失聲大叫。轉眼間。大汗如澆。鏗鏗落馬。忽見一騎。獐龍似飛來。一聲大叫。踹入重圍。那柄刀。風旋雨驟。不消頃刻。已將敵騎。沖得屢分屢合。早有三顆賊首。圓彪彪滾落馬下。那兩騎。馬情知不敵。死命沖出。落荒而逃。依仁喘呼呼。定神一望。却是張安。原來張安力戰兩騎的當兒。忽見餘盜。直奔車駝。料得依仁不濟事。便一擺刀。回馬便走。早將刀鋒。隱在肘後。果然一盜不捨。縱馬趕來。張安忽的一帶馬。後馬走得勢發。兩個馬頭。幾乎相併。那盜方一趕刀。張安已大喝一聲。回鋒一肘。早將那盜刺落馬下。這種輕妙家數。蒙人是不會堤防的。當時那後面一盜。看得分明。驚惶中也便溜之大吉。所以張安趕來。救得依仁。當時

寫張安之  
勇越覺韓  
依仁之不  
濟

不暇合依仁答話。方要飛馬去助世隆。只見兩商夥踉蹌跑來。大叫道。俺主人被強盜掇得去了。張安急望果見三四騎如飛向西而去。張安大驚。方一抖轡。早見從厚空手策馬。率十餘人趕去。張安鞭馬大叫道。丁兄莫慌。俺便來了。一騎馬電光似早抄出從厚馬前。挺刀大呼。百端入羣盜隊中。後面從厚趕到。便率衆齊上。先奪得世隆。這裏羣盜頃刻間。兩人落馬。張安殺得性起。一刀斫去。又將一盜頭顱削去半個。只賸個斜盆兒。被馬馱出多遠。方纔栽落。只賸一盜鼠躡而去。這場惡鬥。張安獨力誅掉八九人。當時從厚等驚定。檢點一物不失。世隆手臂上被一刀傷。却不打緊。轉收得盜馬八九匹。大家稱謝張安。自不消說。依仁老着臉子。還誇自己力鬥四盜。這日大家疲倦。又走了三四十里。便歇。次日起程。道中稍有行人在沙漠中直走。

四五日。便先抵一處。名爲賣買城。此處甚爲熱鬧。從厚便交易些貨物。住了六七日。方取道直赴大庫倫。一路上聚落漸稠。人物繁庶。氣候兒也覺溫和。知是全藏最精華的所在。每逢歇住。值有大屯幕。蒙人子女。往往擁擠聚觀。也隨便購些零碎貨物。依仁閒得沒幹。便與人家子女調笑親近。古詩說得好。野花偏豔目。客子易傷春。蒙女雖粗醜的多。却也有姣媠白皙。絕勝中土的。又搭着裝飾詭異。情致溫婉。另有一種風光。早將個自謂斷絕那回事的韓依仁。引得心內蟲鑽似的。一日歇住下。偶與從厚閒步。走至一家大包帳內。凡有大包帳的。便是藏中富家。依仁從容一望。果然裏面鋪設得十分整齊。毡衣絨毯之類。都種輝煌。並有中土名錦古磁等物。其中兩個男子。笑顏款客。依仁一眼望去。早見帳角有兩個二十來歲的婦人。一個生

來得兀突

得長長身裁。風姿嬌娜。那一個却生得嬌小秀俐。一對兒正望客人。抿嘴價笑。依仁知得蒙俗。便老了臉子走去。一屁股擠坐在兩美中間。方左顧右盼。鼻兒內聞得人家口脂散馥。吐氣如蘭。正在心窩內。都是受用。只見帳幕一動。走進一人。也不過平人服裝。却是胸前懸一張梵文金符。看那面色。狠露着傲然自得。竟彷彿到了自己家一般。十分自由。那兩男子忙忙致敬。他只略略頷首。這當兒。兩個婦人早拋掉依仁。花枝似扭將過去。那人更不客氣。竟紮實實將嬌小婦人。摟入懷中。一壁偎親玉頰。一壁摸撫香乳。那長身婦人也便一扭頭兒。偎在那人身後。一彎玉臂。便搭向那人肩背之間。滿臉都是笑。竟將從厚依仁。孤鬼似丟在那裏。再望兩男子已不知躲向那裏去。咧。依仁當時滿腹疑團。正想看個究竟。只見從厚笑而招手。只得快

快走出。當晚大家閒話。談起蒙俗。從厚歎道。我們離鄉作客。處處都須仔細。俗語說。少不至蘇杭。因蘇杭繁華。少年人往往失足。據我看來。豈但蘇杭可畏。卽如這藏地。你道客人沒有陷入淫障的麼。這藏地既沒男女防閑。交接甚易。又搭着本地人居處不潔。梅毒最多。我當年與人合夥入藏時。親見三兩人偷出漁色。死掉性命。你道不可畏麼。衆人笑道。俺們年壯的自然可畏。像你老人家。這把年紀。不怕當活佛去。也不要緊咧。說罷相與大笑。只聽一人微笑道。噫。奇怪得緊。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曉。

### 第三十三回 密賣金符妄懷邪念 縱游佛殿滿目奇觀

且說衆人一望那人。却是依仁。原來他自見那兩婦人一番情形。只是放不下疑團。當時不由問起從厚。從厚笑道。你不見那來人。佩着

已種死根

冷語森然  
直指後文

張金符麼。那符是由活佛座下大喇嘛手中弄來的。只要有這符無  
論到誰家。任意橫眠豎臥。見了可憐娘兒。隨便弄鸞。不怕其親夫在  
旁。只好乾瞪兩眼。因蒙人崇敬這符。便如活佛一般。往往有新媳婦  
兒。取吉利。巴巴找個佩符的人來。作這破題兒。第一夜哩。衆人聽了。  
都各大笑。依仁急問道。這張符想不易得罷。從厚沒加思忖。隨口道。  
容易得很。大喇嘛就喜的是錢。他出賣這符。是很好一筆進款哩。惟  
其如此。蒙人梅毒之盛。這也是一個原因。你別看那人佩了符。戲弄  
人家姑娘兒。揚揚得意。只怕是道催命符。也未可知哩。依仁聽了。却  
暗暗心喜。當晚各自安歇。依仁却反來覆去。良久方睡。又走了五六  
日程途。這日下午時分。已抵大庫倫城。只見三街六市。熱鬧異常。人  
民往來。倒有一大半是僧徒。但見香花梵唄。一處處誦經不斷。居然

是佛國風光。所見奇風異俗。不可盡紀。從厚世隆。便忙着安下客寓。揭出商標。自有當地。搨客販客等。兜攬貿易。講說行情。忙得不可開交。四商夥分頭奔走。核積賬目。張安依仁。雖是利巴。也來照料一二。過得數日。方稍靜下來。只是歸途貨物。不能一時便齊。只得靜候。暇時節。大家便各處流覽。依仁這時早動了漁色之意。瞅空兒便買了張喇嘛符。且把來藏在身畔。衆人那裏曉得。這大庫倫喇嘛寺。本極著名。一日大家飯後。便厮趁着前去遊玩。到寺門一望。果然規模宏大。建築精麗。金碧崢嶸。照耀半城。裏面相輪浮屠之類。高聳雲表。於是走進。各處隨喜一番。其中殿宇佛像。越法莊嚴。往來遊人如織。轉走良久。忽到最後一處偏殿。五楹廠峙。只那石柱礎雕刻精工。已非中七所及。却是雕像的禽魚花草。進得殿內。越法稀奇。只見諸佛菩

薩像。一個個精赤條條。作出許多交媾之態。滿殿中春色繚亂。不可逼視。張安不由咄咄稱怪。從厚道。他們本地人看來。並不爲異。此名爲歡喜佛。據云示此色身。還是警醒愚蒙之意。正說之間。只見一羣蒙女撞來。喜孜孜縱觀良久。還不肯去。中有一個却笑道。咱們去罷。明天便是大喇嘛作道場之期。那纔好看的緊哩。這把戲誰沒玩過。儘管看他作甚。說罷。一路吱吱喳喳。又撞到別處去了。其中一女圓團團面孔。甚是可愛。依仁這廝。自恃有符。恨不得登時跟追去。只碍着有伴兒。沒奈何結實實釘了人家兩眼。隨衆出殿。又走至一處偏殿。却見裏面有三件物兒。甚是奇特。一是一具大大的華妙金輪。便如風車兒一般。上下承以大輪。中貫巨軸。輪葉爲數。凡一百八。恰合牟尼串珠之數。純是赤金作就。奇光奪目。更精工的。每葉上皆雕繡



梵字真經，相傳此輪一轉，抵多少經誦功德。一是拄破地獄九環錫杖，也是純金所製，上面雕範之工，都象作地獄變相，真個毛髮如生。杖頭是一范金玲瓏寶塔，觚稜鈴鐸之類，無不具足莊嚴。此杖能免罪孽，資冥福。凡蒙地富人，欲親死免九幽之苦的，必須大具金帛，誠求活佛，然後活佛建大道場，俟座下喇嘛祈誦畢，親自持錫杖登壇，瓓琅琅連拄三下，就彷彿見罪囚由地獄脫然而出，再一物就是降魔寶杵，越法利害得狠。據說此杵是人長巨脛骨所作，也不知始於何年，最能降伏惡魔，如飛天夜叉之類。此杵一擊，登時消隕。凡寺中行打鬼之法，壇下僧衆各持一杵，說是寶杵之護法。活佛寶杵是不肯輕用的，這三件東西，便是活佛歷世相傳的衣鉢。當時大家看玩良久，依仁覺得沒甚趣，方催促大家轉去。忽聽背後嗤的一笑，回望

去却是那圓臉兒的蒙女。拉了個佩符的人。嬉笑而去。依仁沒奈何。隨衆走回。恍若有失。這日傍晚。掉個謊。獨自走出。便懸起護身金符。搖擺擺望見大包帳。大踏步便入。果然沒人擋阻。只是所見婦女都不中意。末後走入一帳。十分齊整。只見一蒙婦面壁擁衾而臥。看那身段兒。很是俏麗。帳中只有一老婦人。見依仁意有所在。便殷勤數語。悄悄拍臥婦香肩道。這裏有貴客坐地。遲一霎兒你再困臥罷。那臥婦嚶嚶一聲。老婦人含笑而去。這裏依仁心花大放。便搭趁着走到臥處。剛要扳過婦人面孔。想飽看嬌模樣兒。只見那臥婦一個呵欠。掉轉面孔。還睡眼惺忪的。向依仁一膘。這一來不打緊。嚇得依仁掉頭便走。一團高興。頓然打掉。原來是一奇醜婦人。一張臉肥而且潤。鼻頰上紅一搭紫一搭。已露出瘡毒斑痕。依仁這一來。方纔色心稍

分明是做  
作

歛。慢怏怏走回。只見從厚等。正談論明日去看大喇嘛作道場。依仁心有所觸。便暗暗打疊主意。當晚便老早安歇。次日大家興匆匆。準備出遊。下午以後。交易事畢。便相與結束。方要就市中遊玩。一喚依仁。却攢起眉毛呻吟道。今日俺肚兒。只是不舒齊。不耐煩去咧。說罷揉着小腹。一屁股臥倒。大家也不在意。便慢步而出。先向街坊上一路縱觀。只見士女雜沓。大半是向喇嘛廟去的。原來這道場熱鬧。全在夜裏。白日間只有舖設莊嚴。却是傾城游人。業已擁擠不開。於是從厚等先走向廟。道中却見鳴鑼之輩。三五人分頭赴街。原來是召集執事僧衆的。從厚等到得廟門。業已有許多僧徒。紛紛而入。一個個捧持壇儀法物。奇奇怪怪。也不曉得是些甚麼物件。於是隨衆擁入。一擡頭。早見大殿前豎起四面大旗。高矗天半。上面金彩輝煌。

畫着四天王神像。一個個甲冑赫然。橫眉怒目。中有一神。脚底下踏着個赤體魔女。披髮凝眸。十分姣麗。大殿上一切陳設。罽瓶盃鉢之類。都是鍍金。殿之東隅。却有一華美高座。特爲活佛而設。却是活佛尊嚴。那裏肯等閒到場。不過大喇嘛代行其事罷了。這時廟中執事女僧。早已扮起各種鬼裝。往來奔走。衣飾奇妙。自不消說。從厚等在縱目。只見四名女僧。擡來一桌麵食。却製爲各種禽獸之形。生氣勃勃。似飛似走。張安等甚爲詫異。從厚笑道。此名爲妙醞。便是乳酪油麵。和塑而成。還有一種醞物。名爲醞酒。這兩樣都是道場供神所需。因此物有微妙馨香。感得鬼來奪食。便趁勢打服他。俗語云。不啻醞酒。枉在藏地走。這兩樣物兒。好吃得緊哩。等到晚間。再來看打鬼之法。更是有趣。說罷。就殿前後走了一回。隨卽出來。就廟左

近耽延一霎。不多時。天色已暮。由廟門直至大殿。金燈萬盞。點得一條燭龍一般。這時鳴鐘伐鼓。大吹大擂。價先打開場法器一通。然後是管笙細樂。梵曲淒清。繞殿合奏罷。方是執事僧領。振鈴宣偈。以靜衆喧。但聽膜拜扑扑之聲。不絕於耳。從厚等相隨走入。恰好大喇嘛岸然登座。背後十二衆。一色的金冠法衣。各捧經器之類。座案前却有兩僧。特選的長軀偉幹。扮作金甲神道。畫面掛髯。十分威猛。口哺之間。却橫勒一幅白布。從厚笑問世隆道。東翁可曉得這是甚麼意思麼。便是怕口氣觸鬼。鬼不來搶食。便無從打他了。世隆一笑。正這當兒。忽的一聲怪響。這音兒剝剝喳喳。十分慘厲。便真覺陰風颳起。滿堂人都相顧動色。即有一僧。披着件一口鐘式的法衣。口吹樂器跳舞而入。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打魔鬼千奇又百怪 走包帳一箭中雙雕

且說大家一看那僧所吹樂器。形似海螺。白滲滲的顏色。仔細一望。却是段胛骨。從厚道。此名綱動。爲蒙僧法器之冠。果然隨後有僧衆十許人。諸樂並奏。循聲赴節。徐步而入。就殿東西。相向列立。那樂聲越奏越急促。正到繁會當兒。只聽殿外吱吱亂叫。便有兩個小鬼頭。墨靛塗面。風車似搶入。就殿中互相騰擲。或踞步輕趨。或滾伏疾走。作出許多怪狀。末後兒竟皆牙枯眼。趨向大喇嘛座下。剛一伸雞爪似的瘦手。便聽殿外嘩嘖一響。兩條鐵鎖怪蟒似飛來。卽有兩長大夜叉。大吼跳進。一個個青面朱髮。撩牙血口。燦火似目光一瞬。早抖索套定小鬼頸兒。只用力一頓。兩小鬼登時便翻起筋斗。這一來。張安却大悅起來。因見他身手捷疾。頗有武功。方知人說蒙人笨拙。不

喇嘛打鬼  
如是而已

堪武功全是外行話。咧。正想着個究竟。那兩夜又已將小鬼捉捉而去。於是大喇嘛合掌凝神。便有座下侍僧。各掬飯食。向人叢中拋擲。一回。這當兒。鑼鼓喧天。梵唄潮湧。一片香烟燈彩。融合作一處。鬧得滿殿上烏烟瘴氣。須臾稍靜。忽有十二人合隊而進。各戴假面具。老少妍醜。其狀各別。所穿衣服。越法奇詭。其中有個女相。扮得妍麗非凡。一壁價跳舞。一壁價扭扭捏捏。向衆伴飛眼風兒。引得衆伴互相追作。惟出許多勾頭攬背醜態。末後一件。竟忽地摟住他。親得嘴噴噴。怪響。張安悄悄唾道。這個未免離奇傷雅了。從厚道。我聞得人說。却也不甚了然。據說所扮的。都是諸菩薩化身。各有名稱。又有說是便是歷代活佛的轉世。死後都爲護法上神。每逢大作道場。必須扮演將來。便彷彿永永紀念。昭示佛果。張安悄悄吐舌道。呵。暗。你看除那

個女相之外。其餘那裏還相人。中間那瘦高條子。直如髑髏。難道活佛便寵愛這樣人麼。從厚沉吟道。或者是別有用意。警醒世人。就佛眼看來。那個粉黛美人。又不是黃土髑髏呢。正說之間。世隆悄指道。你兩人莫講道。突的不是俊人兒來啦。從厚等急望。果見又有十人。從容走入。一色的錦衣花帽。趁着可喜的俏龐兒。身段兒不長不短。不肥不瘦。各執腦骨碗髑髏棒。銅叉綵絡等物。嫵娜而前。真個頗有風致。原來是特選白晳女僧。分扮作十地菩薩。所以特爲出色。只是所執武器。大半是死人白骨。頗有兇慘之狀。當時從厚等仔細一看。甚麼叫腦骨碗髑髏棒。便是人的整腦蓋合脛骨製成。一般的上綴彩帛。和銅叉舞將起來。倒也十分別致。正在縱橫疾徐。忽聽鼓鈸大作。卽有下級僧衆百餘人。徐趨而入。此時舞容樂聲。高下相應。最後



面却有一隊女僧。一個個抹粉塗朱。妖妖嬌嬌。緝袍寬帶。手中各執藍絲巾一方。緣以彩穗。便如百蝶翔空。招展而入。就殿中繞行一週。從厚悄指道。這都是大喇嘛的外相好。要是活佛親臨道場。他許多寵姬美妾。都須跟將來。那才有趣哩。正說之間。又進來一班男女。都盛服輝煌。項掛念珠。胸前各懸一金鑄小佛。便依次跟衆女僧環行道場。却是施主家一千眷屬。此時大喇嘛座前。便有上級僧肅然起立。吐音宏朗。宣說開經偈。殿中羣僧依次和誦秘密神呪。如羣蛙亂鳴。加以鈴鐸暴振。正這當兒。便見有執事僧。盡舉麵食紛擲滿地。那十二護法神。登時跳近前。舉起潑風似快刀。四面亂斫。據說這便是斬除厲鬼。正在觀者神聳當兒。又有一長大僧人。全身甲冑。扮作將軍模樣。手使方天畫戟。戟枝上綴滿金鈴。晃琅琅一聲響。殺將入來。

登時左五右六。颼颼舞起。殺了個四門。然後持戟卓立。自稱爲某神。某神。凜凜然待問禍福。於是施主觀者紛紛膜拜。叩問休咎畢。各恭獻所執藍絲巾。還惴惴然恐神不我佑。這時滿殿法器。鬧得春潮一般。廟中觀者。也便徐徐四散。從厚等知道場將散。也便走出一路上。且談且行。須臾到寓所。只見依仁。一個人兒對了燈。顛頭播腦。兩頰上紅于于顏色。恍如中酒。口內隨便吟唱。十分得意。見了大家。方纔定神。便笑道。你們偏我瞧熱鬧去。倒底是怎樣風光寫意呀。大家一說。他有意無意的聽了兩句。一頭歪倒。沉沉便睡。大家也不在意。不想過了半月。依仁一頭病倒。初起是口乾舌燥。渾身火熱。過了兩天。加以氣喘盜汗。那頭面上已隱隱有紅斑發出。只過得一宵。通體都是斑點。不多時便潰爛起來。膿液流離。只管殺豬似嚷痛。大家慌了。

却道你  
偏人家弄  
熱鬧去一  
笑

毒發了

爲後文相  
許張本

所謂人之  
將死其言  
也善

手脚一看病勢。知是梅毒。便一面請人調治。盤問他得疾之由。依仁那裏肯說。惱得世隆氣豬豚一般。只管咒自己瞎眼。不該邀他來現世。張安聽了。却暗暗好笑。從厚終究老練。憐依仁萬里間關。客死可愍。便背了大家。懇切切一問他。依仁這當兒求生念切。又見從厚一番誠懇光景。不由感動。先自己著實實打了兩記耳光。然後滴淚道。俺這是孽由自作。還有甚說得。將來蒙大家福庇。好了固好。萬一不幸。丁兄切記。將我這得疾之由。詔告後人。以爲大戒。人無論到那裏。切莫犯這淫字。只俺韓依仁。便是榜樣了。說罷。抖着兩手。由褥底摸出一張喇嘛金符。從厚一見。早瞧料三分。剛接符要細審視。那依仁已原原本本。自訴起來。原來依仁。那日並不曾真個肚痛。特地趁空兒。要尋個快活。當時見大家走去。看道場。他便一咕嚕爬起。結束整

齊佩了金符。隨後出來。一路上東張西望。只揀大包帳所在。趁去。果然金符有靈。引得衆人們十分殷勤。問有尋常婦女。在路相遇。都眉歡眼笑。要求兜搭。依仁却看不中意。昂然而過。走了良久。忽見一二十多歲的蒙婦。生得水零零兩隻眼。向依仁睨來。睨去。依仁這時。已是渴喉嚨。不由笑着走進。捉住婦人手兒。婦人笑迷迷。甚有風情。只是脚步兒。只管前却。百忙中又向西望望。與依仁調笑良久。方纔相牽入帳。依仁急色當兒。也不在意。見帳中有個男子。便一屁股。牽這婦人坐下。男子一望金符。不由滿臉是笑。忙殷勤一回。與婦人從容數語。悄然走出。這裏婦人却一歪身。靠在依仁懷裏。仰起嫩臉兒。嫣然一笑。依仁想吻他。却見一雄偉男子。虬髯如戟。大踏步進來。一般的佩着金符。腰間懸一把鋒利匕首。婦人猛見。忙推開依仁。花枝似

招展過去。那男子只將依仁略瞟一眼。登時牽抱婦人。偃坐一處。依仁好不有氣。却是懾他雄偉氣概。便賭氣走出。走得數十步。方在悶悶。忽聽背後嬌聲一笑。急忙回望。直喜得跳了兩跳。原來正是那個圓面孔的女兒。手中拾了一把彩紙花兒。一身盛裝。光景是要看道場去。當時依仁略一回身。那女兒已到肩下。秋波一閃。只管向依仁。嘻開櫻口。纖手一揚。便將金符摸弄。依仁大悅。趁勢兒一彎臂。勾抱住他香肩。低問他包帳所在。那女兒只格格憨笑。便捏起懸符。向後面一指。依仁望去。且喜只有數十步遠。一處中等包帳。後臨短巷。當時兩個挽臂走回。途人見了金符。都各致敬。直將依仁快活到雲眼裏。人得帳去。却見一半老婦人。枯坐帳內。見了依仁。殷勤非常。煙酒脯酪等物。流水價敬上來。又嫌酪劣。便忙忙走向相識的大包帳。尋

依仁想已  
快活入雲  
眼兒咧

取佳醪。偏搭着那家兒佳醪方盡。又巴巴從鄰家覓取。這一耽延。爲時不小。半老婦人捧了醪。匆匆走回。方到帳外。已聽得裏面噶噶細語。沒法兒只得暫就鄰帳躲避。且說依仁正在留戀。忽聽短巷中一派鼓樂之聲。一問那女兒直喜得依仁披衣不迭。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